**目** **录**

[留守女士 乐美勤(1)](#bookmark1)

[午夜心情 赵耀民(41)](#bookmark2)

[北上 李伯钊(139)](#bookmark3)

[金子 田芬(231)](#bookmark4)

**留守女士**

乐美勤

乐美勤，男。国家一级编剧，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写过话剧、戏 曲、电影、电视剧多部，获各种奖励多次。根据同名话剧改 编、拍摄的电影《留守女士》荣获1992年埃及国际电影节金字 塔大奖。

人 物

乃川，子东，丽丽，雪华，陈凯，杜先生，乃川父，乃文 (演唱者),服务员小郭、阿格纽、小陆、小肖。

**第** **一** **场**

〔八十年代末期的某一年，圣诞节后的一个夜晚。 〔上海西区，某酒吧茶座——戏剧沙龙内。

〔欢快的舞曲不停地播放着，服务员热情地引观众入 座，并送上饮料。观众围张张小圆桌而坐。观众席 中心辟有一个小小的舞池，观众可以随乐曲跳舞。 舞池即是演区。

〔舞曲渐弱，戏剧沙龙的主持人丽丽向观众致词。

丽 丽 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大家 光临我们的戏剧沙龙，大家可以在这里欣赏欣赏音 乐，和朋友聊聊天，喝喝饮料，跳跳舞。同时，大家也 将会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体验一段耐人寻味的人生经 历，最后还可以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自由的交谈。 我们将尽量为大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希望我们能够

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舞曲又起，宾主翩翩起舞。

〔一组舞曲后，只见服务员在忙碌。随着灯光的引 导，乃川出现在厅内。她高挑个儿，秀气明媚，上身 穿白色上衣，上衣下露出一截白色裙子，脚蹬白色长 皮靴。她属于那种梦幻气质的女性，虽已三十四岁，

看上去比这个年龄要年轻。乃川双手插在上衣口袋 里，静静地走来。

小 郭 来啦! 乃 川 哎 。

〔小郭下。

乃 川 (走近吧台，转身发现丽丽在人群中)嗨，丽丽!

丽 丽 (抬头)乃川，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你的人影，我还 以为你已经远走高飞了呢。

乃 川 哪里。我爸爸的心脏病又犯了，在医院里住了 一个 月，我也陪了一个月。

丽 丽 你也真不容易。今天这么漂亮，是有约会吧?

乃 川 别瞎说了。这一阵子天天下雨，每天跑医院，好容易 有这么个好天，出来散散步。(环视四周)你这儿生 意不错嘛!

丽 丽 天天客满!

乃 川 哎，海翔有信来吗?

丽 丽 有 …… (做手势)很厚。

乃 川 你又在想他了?我看，海翔走了以后，你像丢了魂似 的，做生意也没心思了。

丽 丽 (忽然举杯猛喝一 口酒)不要再提这个狗杂种! 乃 川 (惊异)怎么啦?

〔丽丽走进吧台里面，拉开抽屉，递出一叠纸。 乃 川 日本寄来的?我可不懂日语。

丽 丽 是日本寄来的，不过是他妈的英文!

乃 川(疑惑地翻动那叠纸，惊诧地抬头看看丽丽)离婚文 件……什么时候收到的?

丽 丽 昨天。不过，前几封信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说为

了他去日本我花的几万块人民币，他会用日元还我。 啧，我的小姐，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来，(倒一杯橙汁 给乃川)念给我听听!

乃 川 (看看文件，为难)丽丽……

**丽** **丽** 你怕什么,又不是和你离婚，(命令地)念!

乃 川 (看着文件)他说，他的婚姻是一个由于缺乏经验而 造成的错误……

丽 丽 什么,缺乏经验?他妈的他和我结婚时根本不是个 处男!

乃 川 他说，结婚以后，他很快就发现两人在文化、性格和 生活情趣上差距很大，难以沟通……

丽 丽 嘿嘿，这倒不错。他是大学生，我比他大三岁，可以 做他的大阿姐。再往下念!

乃 川 他还说，他出国已经两年，夫妻分居，本来就很淡漠 的感情就更难以维持，因而要求解除名存实亡的婚 姻……

〔 停 顿 。 丽 丽 没有了? 乃 川 没有了。

丽 丽 (古怪地笑了一下)就这些?

乃 川 嗯，还有一些好像是他律师写的……

〔丽丽忽然咯咯地笑起来。 乃 川 (吃惊地)丽丽!

〔子东上。他三十六岁，高瘦身材，穿茄克衫、牛仔 裤，洒脱沉着。

子 东 老板。

丽 丽 哦，来了。坐吧台，还是加个座?

子 东 加个座吧。

丽 丽 (招呼服务员)阿格纽，加个座。(对子东)你先坐一 会儿。

〔服务员放好桌椅。 子 东 你忙吧!(入座)

丽 丽 (对乃川)他太太也在美国。 乃 川 谁 ?

丽 丽 (指子东)他!(喝酒)

乃 川 (伸手按住酒杯)丽丽，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这样。 丽 丽 (醉态)嘿嘿，海翔说“谁也没有咱俩爱得深。”乃川，

这爱情 … …

〔小陆端了一杯咖啡送到子东面前。 小 陆 没加糖。

子 东 谢谢。

丽 丽 (忽然捂住胸口)呃——

乃 川 不行，你快去躺一会儿!(不由分说把丽丽扶下吧

台，入内室)

子 东 小姐，怎么啦? 小 陆 什么怎么啦?

子 东 你们老板娘好像不大对。

小 陆 我不知道。(下)

〔 静 场 。

〔小肖忽然从内室奔出。

小 肖 不好了，丽丽晕过去了。阿格纽——(喊叫着下)

〔通往内室的门口，子东进，乃川出，几乎相撞。乃川

匆匆拿起吧台上的电话，拨号。稍顷，子东出。 乃 川 糟糕，救护中心是忙音。先生，你能不能 ……

**子** **东** 行，我去拦车。(至窗口)喂，出租，稍等一会儿。(折 回)正好门口有辆车。

〔子东欲下，吧台上的电话铃骤响。

乃 川 (听)严子东?噢 …… (对在座的顾客——观众)哪位

是严子东?

**子** **东** (闻声转过身来，压低嗓音)哦，是我。(用手示意不 接电话)

乃 川 (看了子东一眼)噢，他不在。(挂上电话)

〔乃川、子东走进内室。一阵忙乱的人声，众人扶丽 丽上车去医院。

小 陆 ( 对其他几位服务员)你们留下，我陪她去医院。 (下)

**阿格纽** (对顾客们)非常抱歉，发生点小事，没什么,请大家 继续。(下)

〔稍顷。子东从侧门复上。 小 肖 怎么样?

子 东 送走了。

〔小肖下。乃川静静地上。

**子** **东** (转过身，略显惊异)你……怎么又回来了?

乃 川 丽丽不让我去，她就是这个脾气。小陆送她去了。 子 东 看来，你跟丽丽很熟嘛。

乃 川 丽丽是我中学里的同学。

子 东 哦，她丈夫丁海翔也是我同学。 〔 停 顿 。

乃 川 你知道吗?海翔……向她提出离婚了。 子 东 哦?

〔乃川、子东身处一片朦胧的灯光中，那情景很像一

个梦境 。

乃 川 那个时候她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很可爱。 〔停顿。子东注视着乃川，乃川似有感觉。

子 东 哦，还没请教芳名呢。 乃 川 我叫乃川。

子 东 谢谢您，刚才让你替我撒了个谎。 乃 川 ……

〔吧台上的电话铃又响起来。 乃 川 会不会又是你的电话?

子 东 很可能。

〔乃川把电话机推向子东。子东不接。 乃 川 你不接?

〔子东点头。

乃 川 对不起，我先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病人。 子 东 我跟你一块儿走，送送你。

乃 川 不，我家离这儿很近。 子 东 我家也不远。

乃 川 我喜欢一个人走走。 子 东 … …

乃 川 再见。 子 东 再见。

〔乃川下。子东仍然站在那片灯光中，他注视着乃川 离去的方向。

**第** **二** **场**

〔第一场之后。冬末春初，除夕之夜。

〔乃川家。这是一幢陈旧的西式小楼的底层。左侧 有一个半圆形的露天阳台，屋里有一组沙发、低柜、 小圆桌等，房间布置得简洁而富于情致。茶几上有 一个棕黄发亮的葫芦，细腰、圆头、圆肚，腰上系了一 根蓝丝绳，绳头上打着一个如意结，下面是长长的两 根穗子，古朴可爱。

〔乃川正在收拾小圆桌上的餐具。乃川父坐在旁边 的椅子上看报纸，他五十多岁，但因多年患心脏病而 显得苍老清瘦。

乃川父 (看着忙碌的女儿)唉，看把你忙的，我对你说过，就 我们两个，别弄那么多菜!

乃 川 两个人……好歹也是顿年夜饭。

乃川父 前年吃年夜饭时，陈凯还没走吧，去年，还有乃文

…… (稍停)陈凯有信来吗? 乃 川 十天前刚过来一封。

乃川父 是吗，我没听你说过。

乃 川 我忘了告诉你，信上……也没说什么。还是老样子。 乃川父 今天是除夕，他应该打个电话来。

乃 川 美国人可不过春节。(坐下)爸爸，罗伯特教授到我 们医学院来过了。

乃川父 罗伯特?哪个罗伯特?

乃 川 就是爷爷在英国念书时的同学。 乃川父 我记得，记得。他现在怎么样?

乃 川 现在他是世界著名的外科学权威。他一到我们那 里，就向我们院长问爷爷的情况，院长就把我找去

了。他还说，他要来看你。 乃川父 真的?

乃 川 他看了我的那个实验，很感兴趣，照他的意思，我可

以去英国进修。在那儿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实验室。 乃川父 ……那很好嘛。(陷入自己的思绪中，久久不语) 乃 川 爸，怎么了!

乃川父 哦，我在想，那时，你爷爷在国外已经有很好的生活 和工作条件，可是他和一些已经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一心一意要回新中国来。当时，西方对中国实行封 锁，企图阻止他这样的人材回国。我们一路上绕了 很多地方，吃了不少苦头，走了整整两个月，才回到

国内。到上海的第二天 …… 乃 川 陈毅市长就接见了我们全家。

乃川父 是嘛!你祖父才四十出头，就被任命为医学院院长， 三年后，他又在国内首次成功地指导了断肢再植手 术，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乃 用 那又怎么样呢?爸，你忘了六八年祖父被迫害致死 时，罪名就是“里通外国”。

乃川父 那是“文革”。

乃 用 “文革”也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好了爸，不谈了。

来 ， 喝 茶 。

乃川父 唉，这个陈凯啊，这儿有好好的家，好好的工作，单位 里又这么重视他，他的事业在国内很有前途，何必要 去赶这个热闹。还有乃文，放着工程师不当，非得去 给日本人洗碗。

乃 川 当年，孙中山、鲁迅，都是日本留学生，周恩来、邓小 平，也漂洋过海去欧洲勤工俭学过。

乃川父 这我比你清楚，周总理去法国前还到过日本。那个 时代，年轻人出国是为了寻找救国真理，不要说他 们，你祖父不也是千辛万苦从国外回来的吗?

乃 川 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差嘛。(随手从低柜上一堆杂志 中抽出一本)我读一段留学生写的东西给你听：“我 在史莱德先生家做管家。那天，他开车送我去车站， 白色的林肯牌在海堤上疾驰。猛抬头，大西洋上，暮 霭淡紫。海的那边，伦敦、巴黎、奥斯陆、布鲁塞尔已 入深夜。身后，红日落下山脊，东京、悉尼黎明无声 降临-  这些城市里，我的走出了国界的同辈人，正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撞击世界的铁门!”

乃川父 有气魄!不过，有这种境界的年轻人怕不多吧，很多 人出国只是为了“扒分”。

乃 川 “扒分”也没什么不好，中国人那么穷……

乃川父 为了“扒分”,为了谋生去国外的人，与火车站广场上 那些背着铺盖卷的盲流有什么两样?

乃 川 你没听人家说，现在是乡下人忙着进城，城里人忙着 出国。人往高处走，世界才能前进!



· 注“扒分”:上海方言，赚钱的意思。

乃川父 唉!不过，话说回来，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也不是办 法，夫妻这么长期分居，总是不好。

乃 川 爸爸 … …

乃川父 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有些动情)你妈去世 一 晃七 年了，多亏了你照顾我。(稍停)其实你不要管我，你

自己的事要紧，你走了，我总有办法的 …… 〔停顿。

乃 川 好了，爸，时间到了，休息去吧!

乃川父 你也早点休息吧。这个年，把你忙得也够累的。 〔电话铃骤然响起。

乃 川 (拿起话筒)喂，国际长途?噢，请接过来。(对望着 她的父亲)大概是陈凯打来的!(对话筒)啊，是乃 文，你好吗?我和爸爸……都很好，是的，我们刚吃 过年夜饭。跟爸爸说几句话?等等，乃文。

乃川父 (走近电话机，从乃川手里接过话筒)乃文，你好吗?

〔乃文：“爸爸，我很好，我可想死你们啦!” (哽咽)

乃川父 我们也很想你。

〔乃文：“爸爸，姐姐做的莱有我做的好吃吗?” 乃川父 没有，没有。

〔众人：“乃文，快点，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乃文：“哎，来了!……爸爸，我们几个留学生正在

聚餐，就算过 一个除夕吧!晚上还要接着去打工 …."

〔众人：“乃文，快来啊，大家等你呢!” 〔乃文：“好，来了!”灯暗。

〔灯光复明。东京近郊中国留学生借居的一个房间。

塌塌米上的矮桌杯盘狼藉，几件衣服散乱在地上。 这场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是用灯光、服装、道具、效 果演出的一场戏。

〔甲：“今天是大年夜，应该高兴，来，干杯!”

〔乙：“让大家高兴高兴，橄榄头，给我们来一段!” 〔众人：“对，来一个，来一个!”

〔甲：“我给大家说个笑话。从前，日本没有麻雀，于 是有个大臣命令手下人到中国去捉五只麻雀。”

〔北京青年(故意纠正):“不，是引进!”

〔甲：“对，引进麻雀。那个大臣的手下人来到上海七 宝镇，抓来抓去，只抓到四只，还少一只。怎么办呢? 大臣的命令可不能违抗。于是，他在大臣的花园里 抓了一只鹦鹉放进笼子里。大臣见了非常高兴，可 再仔细一看，不对呀，有一只怎么很面熟啊!手下人 连忙回答说：‘这只鸟是……是翻译。'"

〔众人大笑。

〔四川青年：“是啊，什么茶道、花道，都是从古代中国 引进的，连他妈的日文一半也都是汉字。”

〔北京青年：“对。东京有什么好，马路就没有咱们北 京的长安街宽。”

〔乃文：“日本的男人是世界上最下流的。我在酒吧 当招待时， 一个叫长谷川的矮男人居然掏出十万日 元，要我陪他过夜，我拒绝了。他就故意把一杯清酒 碰翻在自己身上，然后到老板那里告我的状，哼，我 就被老板炒了鱿鱼。”

〔四川青年：“我在饭店打工， 一上午打扫了十六间房 间，老板只付给我四千日元，可那个日本女人，只打

扫了十间，却拿了两万日元，大概他妈的这女人晚上 陪老板睡觉来着。我一气之下，就跟老板‘沙哟那 拉'了!"

〔北京青年突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众人愣了一下，然后齐声唱起来。

〔甲：“有酒不可无歌，乃文，你是金嗓子，唱一个!” 〔乃文：“好，我给大家唱一个。”

〔乃文上，唱起《我想有个家》,先是在歌台上唱，后又 围着乃川唱。歌后，乃文下。一片沉默。

〔乃川斜靠在沙发上，随着手中信纸的飘落，渐渐进 入梦幻。陈凯出现。

陈 凯 乃川，乃川!

〔乃川喜迎，依偎在陈凯的怀里。

陈 凯 乃川，你好!时间过得真快，有时又觉得太慢。又过

春节了，就剩下你和爸爸两个人了。 〔乃川、陈凯走向沙发，坐下。

陈 凯 你知道吗?我最近换了 一 个工作，替餐馆送外卖。 今天中午送了三小时外卖，挣了三十美元，外加一顿 好饭，抵上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了。也就是骑自行 车，把食堂电话订的饭菜送上门去，一个月能挣五六 百，对付生活费。假期三个月，一天干十二小时，挣 上四五千，一年的学费就有了。就凭这，日后写留学 生史，纽约五百家中餐馆功不可没。纽约大街上，放 眼望去，满街汽车湍流中，过江鲫鱼般窜行的自行 车，倒有一半是送外卖的中国学生、学者，嘴上刚有 茸毛的本科生、两鬓挂霜的教授，让人瞧着，悲壮莫 名……乃川，我们分别已经两年多了，你一个人，一

定非常寂寞，我想，其实你不妨找一个男朋友作作 伴，只要不动真情，不真的陷进去就可以了……担保 的事我正在努力……美金二百元另寄。(隐去)

〔乃川看着信上最后一段话，蹙眉沉思。

〔一个穿茄克的男人出现在门口，是子东。 子 东 你好!

乃 川 (意外)是……你! 子 东 不速之客，吃惊吗? 乃 用 有一点儿。

子 东 记得你说过，你家就住在这里，墙上有爬山虎，我正 巧从你窗下路过，看到你屋里有灯，就进来了。

乃 川 很高兴你来，(指沙发)坐吧。 子 东 这个葫芦很漂亮!

乃 川 是我丈夫从美国托人带回来的，他的一个台湾同学

送的，祝我们事业如意，早日团圆。 子 东 有意思。

乃 川 你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我记得你不喜欢加糖。 子 东 对，就来杯咖啡，不加糖。

乃 川 (倒咖啡，在子东侧面的沙发上坐下)在哪里吃的年 夜饭?

子 东 哦，在家里。这房子很不错，地段好，又安静。 乃 川 我祖父留下的。真的吃过啦?

子 东 (一笑)你的眼睛真厉害。(稍停)这么大个上海，大 年夜竟找不到一个吃年夜饭的地方——“欢度春节， 休息三天”!(稍停)我只吃了一包方便面。

乃 川 (起身)看在你曾经助人为乐的份上，我赏你一顿饭 吃。你等一会儿，很快的。

子 东 不不，聊聊就行，再说我也不饿。

〔乃川坐下。两人似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轻柔的音乐。

乃 川 没想到你会来，因为我们一共才见过两三次。

子 东 三次。不过，第一次看见你时，我大概足足愣了十秒 钟。

乃 川 十秒，那么精确?

子 东 对。后来，我想了很久，大概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

欢过你这一类型的女孩。 乃 川 (笑)哈，年轻的时候?

子 东 穿一身白衣服，从梧桐树下飘然而过……像小说里

的情节一样。

乃 川 哦，我丈夫……也把我叫做“小说女人”。

子 东 是吗?现在，这样的女孩不多了。地球在变暖，女人 在雄化。

乃 川 照你这么说，我倒成了稀有动物了!(轻轻甩了一下 头发，笑起来)

子 东 这样的女孩子真不多。

〔 停 顿 。

乃 川 我不是女孩，我已经三十四岁了。(稍停)没听人说 吗，现在上海华亭路上的女孩子，漂亮的都快走光 了 。

子 东 是啊，剩下的都到宾馆陪老外了!现在是华籍美人 儿专嫁美籍华人。

〔窗外音乐声起。安迪 ·威廉姆斯演唱的《忧愁河上 的金桥》在屋里飘荡。

子 东 这首歌很棒。

乃 川 你也喜欢安迪 ·威廉姆斯的歌? 子 东 我有他所有的唱片。

乃 川 我丈夫来信说，他最近又出了张新唱片。 子 东 我太太已经给我搞到了。

乃 川 是吗?(顿)旋律很美。 子 东 词也写得很棒。

乃 川 你的英文不错。 子 东 马马虎虎。

〔两人沉浸在动人的歌声中……子东情不自禁地哼 了起来。很长的一首歌。

〔对面房子里传来喧闹声。

子 东 (走近阳台)对面住的什么人，乱哄哄的。

乃 川 (走近窗)个体户。那幢小楼原来是 一 个音乐家住 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杀了。现在全家搬走了， 把房子卖给了 一个个体户，要在楼下开个什么卡拉 OK, 大概快开张了。你看，门口那一大箱是什么?

子 东 大概是炮仗。中国人习惯守岁，守到十二点钟随后 就大放鞭炮。(看表)啃!都十一点了，你累了吧?

乃 川 你想走了? 子 东 不早了。

乃 川 其实我们干吗不守岁? 子 东 守岁——我们?

乃 川 怎么样?

子 东 要是有炮仗就好了。

乃 川 我这儿有!好像还是去年留下的。(找出一支大爆 竹来)

子 东 只有一个?好，一个也行!

乃 川 公安局的人说，我们这里不准放炮仗。 子 东 点着了往下一扔，谁知道是谁放的! 乃 川 好，我去拿火柴。

子 东 等一会儿，只一个炮仗， 一定要充分体现它的价值! 十二点一敲，抢在他们之前，把炮仗点着扔到他们的

窗子下，吓他们一大跳，你看怎么样? 乃 川 哈，那一定很好玩!(走向阳台)

子 东呵，其实我们干吗不坐到阳台上守岁。 乃 川 干吗不呢?请吧!

〔乃川、子东走上阳台，相对而坐。轻柔的月光洒在 他们身上。

乃 川 没想到，你还有恶作剧的天赋。

子 东 这方面，我是老手了。在插队时，有一次我用五只老 鼠夹子，夹了六只老母鸡，给整个集体户饱餐了一 顿 !

乃 川 真的?

子 东 那会儿，我们知青在一起守岁，有说有笑、有哭有闹 的。没想到——今天 ……

乃 川 ( 一 笑)没想到今晚我和你一起守岁?本来，九点钟 的时侯，我就以为今天已经结束了。如果你不来，我 大概已经睡觉了。

子 东 我也没想到，我会跑到这儿来。(稍停)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应该是朋友了。对吗? 乃 川 可是，我还不知道——

子 东 不知道什么?哦，我是新闻图片社的摄影师， 一流技

术，四级职称，大学毕业，三十六岁，太太在美国。 乃 川 你太太 她叫什么名字?

子 东：她叫雪华。

乃 川 她喜欢什么颜色? 子 东 黑色。

乃 川 和我猜想的一样，敢于穿黑色的女人一定又漂亮又

自 信 。

子 东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她也会突然变个花样，比如，夏 天，换上一条草黄的布裙，上面是土黄的短衫，戴一 顶草帽，朴素又别致。

乃 川 (想了一下，很快)真妙!(停顿)你一定很想念她? 子 东 她是一个很精彩的女人，我们感情不错。

乃 川 我和我丈夫感情也很好。

子 东 除了我太太喜欢的颜色，在和我交朋友之前，你还想 了解什么?

乃 川 其实，我们的共同点在于：你是一个留守男士 … …

子 东 留守 … … 男士?这词很棒，这么说你是一个留守女 士!

乃 川 对。我是留守女士! 〔 沉 默 。

子 东 我好久没有这样快活了。凭我的直觉，你在任何地

方都一定会讨人喜欢。 乃 川 哪里，不是这样的。

子 东 嗯，你……

乃 川 你想说什么?

子 东 我有几个朋友都是留守男士，昨天在一起喝酒吹牛，

他们说，现在时兴一种做法，叫“合同情人”。 乃 川 “合同情人”?

子 东 那不过是一种说法。我是说，我们不妨也可以订个

合同，这样就可以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你 说呢?

乃 川 你教我学英语。

子 东 你管我 一 顿饭吃。

乃 川 啊，你是这个意思，不过要先约法三章：只是朋友



子 东 except loving——不谈爱情!

〔 两人笑 。

子 东 那好办，见了面先互致问候：我先问候你先生。 乃 川 我问候你太太。可是，合同都有期限。

子 东 期限吗，我们两人中有一个结束留守，合同就自然终 止 。

乃 川 一言为定!

〔两人笑，击掌拍手为约。

子 东 (看表)呵，时间到了!(拿出爆竹)快! 乃 用 我来点!(点燃爆竹)

〔爆竹的引子丝丝地燃烧起来。乃川忽然害怕地发 出一声尖叫。爆竹没有炸响。

乃 川 怎么没响?

子 东 大概受潮了!

〔屋外，爆竹声响了，震天动地，不绝于耳— 子 东 新年好!

乃 川 新年好!

子 东 问候你先生! 乃 川 问候你太太!

〔乃川、子东握手。灯暗。

**第** **三** **场**

〔盛夏的某日，午后。

〔乃川家，景同第二场。

〔子东疲倦地走来，进屋，见没人，就在沙发 上躺下，很快睡着。

〔乃川从内室走出，正准备挂电话，发现子 东在沙发上躺着。

乃 川 (叫)子东，怎么累成这样? 子 东 ( 惊 醒 ) 噢 … …

乃 川 今天去美领馆签证的人多吗? 子 东 要是不多，我能排队排到现在! 乃 川 签出的人多不多?

子 东 基本上都签出了。 乃 川 那你怎么样?

子 东 挺好。

乃 川 今天是大胡子，还是小黄毛? 子 东 是大胡子。

乃 川 对你怎么样?

子 东 对我很热情，他看了我带去的摄影作品，说我把上海 滩拍得very beautiful!

乃 川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子 东 去哪儿?

乃 川 你没签出来?

子 东 嗯，还缺一份材料，领事馆的人说，材料补齐了，就可 以。

乃 川 噢……吃饭了没有? 子 东 吃了点。

乃 川 那喝点啤酒吧!(取酒，倒酒)来啊! 子 东 ……看样子你是不希望我签出?

乃 川 签不出也好，我们一块儿留守吧!

子 东 好。为咱们继续留守再干一杯! 〔电话铃响。

乃 川 (接听)喂，好，你等一下。(对子东)嘿，怎么是你的 电话?

子 东 ……噢，大概是串线了! 〔乃川暗暗一笑。

子 东 (接听)喂，啊，嗯，啊，不许胡说八道。(会意地看乃 川一眼)哎，好，我就来。(挂上电话)我到单位去一 下，顺便把咱们去千岛湖拍的照片拿回来。 一会儿 见 。

乃 川 一 会儿见。

〔子东下。乃川打电话。

乃 川 Hello.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r.Chen Kai?……Won't he come today?……Oh.Thankyou.(挂断，另拨)Do you speak Chinese? 哦，我找陈凯，我是他妻子。哦，陈凯 不在，请问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那你是哪一位? 是他的女朋友。请问，你 ……

〔对方挂断。乃川父推开虚掩的房门入，他显得更加 消瘦了。

乃川父 (关切地)电话打通了吗? 乃 川 打通了，他不在。

乃川父 那你在和谁讲话?

乃 川 他的同事。爸爸，你怎么起床了?上次买的药吃完 了吗?

乃川父 还有一点。乃川，不要再花美金去买这么贵的进口

药了。唉，陈凯好久没来信了吗? 乃 川 这个月又寄来两百美金。

乃川父 噢，这一阵常来的那个年轻人是做什么的? 乃 川 他是摄影师，他太太在美国，他也快要走了。

乃川父 还有七天，是你妈去世七周年的忌日。

乃 川 我知道，知道，爸，这些事我都安排好了。 乃川父 唉，我这身体啊!

乃 川 你自己身体要紧，还是去躺一会儿吧。 〔乃川父女下。

〔丽丽上。她穿着十分艳丽的时装。 丽 丽 乃川，乃川。

〔 乃 川 上 。

丽 丽 又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你，你怎么不到我那儿去? 乃 川 我到你那儿去了几次，都没见到你，你在干什么? 丽 丽 是吗?……那我今天不是特地来看你了吗?

乃 川 哦，我晕倒了!

丽 丽 怎么样，你好吗?

乃 川 不好。

丽 丽 怎么啦?

乃 川 刚才我给陈凯打电话，深更半夜的是一个女人接的!

丽 丽 真的?嘿，这有什么,别大惊小怪的!刚才我路过美 领馆，哈，这儿的领馆区快成了上海一大景观了。现 在是头等的奔欧美，二等的跑日澳，三等的横向联系 亚非拉……地球上凡是有人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都 敢去，西班牙、希腊、汤加、喀麦隆、扎伊尔、巴拿马、 秘鲁、巴西、厄瓜多尔，还有哥斯达黎加——啊!我

们的同胞遍天下。

乃 川 (笑)怎么像说相声。

丽 丽 自从那次在医院住了七天，我也想了七天，从医院里 出来时，我已经大彻大悟脱胎换骨了。

嗨，这个礼拜，我一连看了七个。 乃 川 七个什么?

丽 丽 七个老外!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到七十几岁的老爷 爷，从黄头发、蓝眼睛到绿眼睛、红头发，有些我名字 都叫不全，都快把我搞糊涂了。哼!那小子神气什 么?出国?我也出给他看看，看谁的日子过得舒服!

最近我跟史密斯先生在一起。 乃 川 哪个史密斯 … …

丽 丽 他今年五十八岁，有三儿一女，是菲利浦电器公司驻 比利时首席代表。在安特卫普海边有一栋小别墅。 过两天，我们就去涉外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了。

〔杜先生—一个年近四十的陌生男子站在门口。

杜先生 (很有礼貌地)请问这是陈凯先生的家吗? 乃 川 啊，是。你是……

杜先生 我从纽约来，我姓杜……

乃 川 (稍显兴奋地)哦，杜先生，你好，请这儿坐。这是我

的朋友丽丽。 **丽** **丽** 你好!

**杜先生** 真没想到，陈先生还有一位这样出色的太太。 **丽** **丽** 你有客人，我不陪了。你们谈吧，再见!

(下)

〔乃川引杜先生在沙发上坐下。

乃 川 (冲咖啡)杜先生，您和陈凯是同学? 杜先生 不是。

乃 川 同事? 杜先生 不是。 乃 川 朋友?

杜先生 也不是。

乃 川 那您是……

**杜先生** (一笑)按照美国的方式，我应该坦率地告诉您。我 的妻子现在是你丈夫的情人，也就是说，你的先生现 在是我太太的伴侣。

乃 川 (惊愕)这 ……

**杜先生** 您很吃惊?真抱歉。

乃 川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杜先生** 陈太太，今天我是来请求您的帮助。我考虑过这件 事情，只有您才能帮助我。

乃 川 请……请你说下去。

杜先生 我和我太太到美国已经九年了，因为我父亲在洛杉 矶，我们直接办的移民。尽管我父亲有相当的财产， 到了美国后，我们还是一切从头开始。直到我们有 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公司。这几年，为了公司的业 务，我必须去世界各地跑，也许因为我很少有时间陪

伴我太太，她在感情上很饥渴……三个月前，我终于 发现，当我不在纽约的时候，她都和你先生住在一 起，我很震惊，但是，我并没有让她知道我已经发现 了他们的隐秘。

乃 川 这……为什么?

**杜先生** 我想挽回我的婚姻，并且，不要让她感到难堪。当 然，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像那些有了麻烦的美国 夫妻一样，但那样的话，也许会留下不可弥补的裂痕 ——在这一点上，我的思路还是中国式的 …… (停 顿)我们的家业，我们的事业，这一切，都来得太不容 易了。况且，我们的女儿只有五岁，她很可爱。

乃 川 杜先生，我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我好像帮不 了您的忙。

杜先生 不，只有您才能帮助我，见到您之后，我更坚定了我 的想法。你丈夫虽然混得并不好，但对我妻子来说 他无疑另有一种魅力，不然的话……在美国，我比他 富有得多。我想，您是很爱他的，而他对您的感情也 并没有消失。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您不在他身边的缘故。陈太太，如果您去美国有什 么困难，我愿意帮助您。我可以帮您办妥去美国的 一切手续。(期待地看着乃川)

乃 川 谢谢，杜先生!不过我想，这件事我就不麻烦您了。 杜先生 噢……(拿出一张名片，写了几行字，交给乃川)这是

我在上海的地址、电话，您考虑一下，再给我一个回 音，好吗?(起身)我告辞了。

( 下 )

〔乃川久久地伫立不动之后，默默地走向沙发， 一下

子扑倒在沙发上，抽泣起来。她捂住嘴，双肩在耸 动。房门开了，子东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进来。

子 东 照片取回来了，你别说，你的那几张还真不错，挺有 味道。嘿，你知道我刚才碰到谁了?丽丽的前夫丁 海翔，这小子现在可真神气!那样子就像哪家株式 会社的老板，旁边还跟着一个姑娘，看样子不像中国 人。他明明看见我，却装着没看见，我就故意走到他 面前，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突然发现)你怎么 啦?

乃 川 没什么?

子 东 你不舒服?

乃 川 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子 东 到底怎么了?

〔 乃 川 抽 泣 。

子 东 出什么事了?

乃 川 你走，你走，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子 东 (转过脸来，看到茶几上的名片)是不是陈凯……(似 乎明白了，在乃川身边坐下，安慰地)如果这件事是 不可避免的，还不如让它早点发生，也许我们都得准 备经受这一切。

〔子东拥着乃川，为她擦去眼泪。他们相互注视良 久，两颗孤独的心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 收 光 。

**第** **四** **场**

〔 深 秋 夜 晚 。 〔 乃 川 家 。

〔乃川在客厅里不安地走动，她显然消瘦了，从她臂 上戴的黑纱，我们知道她父亲已去世了。丽丽拿着 小碗和苹果从内室走出。

**丽** **丽** **你把这吃了吧。**

**乃** **川** 我爸爸去世多亏你帮忙，谢谢你常来看我。 丽 丽 (看乃川吃不下)那我给你削个苹果。

乃 川 我自己来。

丽 丽 我给你削。(边削边说)这两天我可苦死了，整天忙 得团团转!这老头天天吃西洋参，精神好得要命，一 会儿要上城隍庙湖心亭喝茶，一会儿要上西郊公园 看熊猫；一会儿要看杂技，一会儿要听昆曲，整天“丽 丽”、“丽丽”地寸步不离，把我累个半死!(见乃川心

神不定)哎，你在想什么,又在等子东? 乃 川 (苦笑一下)约好六点钟见面的。

丽 丽 什么!我的姑奶奶，都过两个半小时了，晚饭也没 吃?你怎么对男人这么耐心?

乃 川 这一阵他很忙，可能……又被什么事情缠住了。

丽 丽 你有几天没见到他了?

乃 川 十多天了。(稍停)他说，过一个星期他太太要回来 探亲 ……

丽 丽 所以，他就开始躲你了。告诉你吧，昨天，我倒是看

到他了。 乃 川 在哪儿?

丽 丽 在锦江十一楼，他陪了一个老女人在吃饭。肯定就 是那个老女人，穿一身大红裙子，说话像老鸭子叫， 我和老头进去时他们好像已经坐了好久了，那个老 女人直往子东身上靠，子东还给她点烟，殷勤得很。 〔乃川咬住嘴唇，脸色变得很难看。

丽 丽 唉!你呀就是太把这种事情当真!(稍停)陈凯有信 吗?

乃 川 昨天刚收到一封信，说去帮我找新的经济担保人，但 很难。

丽丽 都不是好东西!小姐，你就听我一句忠告，你像是活 在上个世纪的人，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谁像你这 样，傻瓜似的，守着一条空船做梦!不要相信什么爱 情，那全是骗人的鬼话，趁你还年轻，长得又不差，好 好替自己打算打算。(停顿一下)我告诉你，如今，漂 亮女人本身就是一张出国护照，你懂吗你?哟，那老 头还在等着我呢。(取包)快把这吃了，别傻等了。 过两天我再来看你。(下)

〔乃川显得烦躁焦虑。子东急上。

子 东 对不起，我又迟到了。刚从嘉定赶回来，今天一早到 古漪园拍了几张年历照片，本来以为中午前可赶到 这里，谁知半路上车子抛锚了，一直拖到现在……按

照合同规定，你现在该供应晚饭了。 〔乃川不理，欲往外走。

**子** **东** 别这样。(稍停)你听我说。

乃 川 你还想说什么?——这几天，你很忙，有很多事情要 做，有很多人要见，都非常重要，所以，没有时间来陪 我，是不是?

子 东 我向你道歉——

乃 川 (打断)你还想跟我说什么?你陪那个老女人比陪我 更重要!

子 东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个老女人是我导师的太太， 过去待我不错，这次回来做生意，要我陪她几天，帮 她办点事，这又有什么?就像你说的，一个老女人，

年纪都快跟我妈妈差不多，我想你不会吃…… 乃 川 (冷笑)吃什么?我凭什么?我是你什么人?

子 东 你今天怎么了?(欲拉乃川的手)

乃 川 (甩开)不要碰我!(朝室外走去，穿行在观众中间)

子 东 (追随)乃川，乃川……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可以 说嘛!你这样干什么?

乃 川 你没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没想干什么,我只是要 告诉你一句话——你这个人，活得也真是太好了 ——在美国，你有又美丽又成功的妻子，足以满足你 的虚荣心，保障你的前途；在这里，你有一个随时守 候着你，而你又不必对她负什么责任的情人；现在， 你又找到一位有钱的贵妇人做你的保护人……你也

太自私、太功利了吧!

子 东 (打断)几天不见，你变了。 乃 川 我没变，你也没变……

子 东 变了的是你对我的感觉，对吗?人生那么短，不自私 一点、不功利一点怎么行呢?可我并没有自私到不 顾一切、功利到不讲友情呀!你是不是把我想得太 坏了，或者说，我本来就没有你想得那么好。(又欲

拉乃川的手) 乃 川 别碰我!

子 东 我已经让你讨厌了是吗?让你难以忍受了是吗?你 的心情我理解，可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对你

*说……*

〔乃川注意地望着子东。

子 东 也许我们做错了什么?

乃 川 你的意思是——你后悔了?

子 东 不，不，我是说，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从 那个“情人合同”开始——我们太天真了，把自己当 成了柏拉图，而其实，我们只是两个凡夫俗子，两个 普普通通的人。

乃 川 你别说得那么好听，我知道，你是后悔了，你是害怕 ……你怕那样一个夜晚之后，我会对你有更多的要 求，我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会缠住你不放，你干 吗要瞒着我呢?你是在故意躲避我，因为你妻子要

回来了! 〔 沉 默 。

乃 川 整整一个星期了，我像个傻瓜似的，每天不停地打电 话找你，我算什么人，我真活得没劲!(稍停)我和单

位领导吵了一架，我辞职了。 子 东 辞职了?

乃 川 我的位置本来就有很多人眼红，巴不得我走。

子 东 莫名其妙，你怎么这么轻率，你已经三十四岁了。

乃 川 你放心，我辞职不会牵累你，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再

来找你。我原想从你那儿得到一点安慰，我把你当 成一个善解人意的君子，现在看来你简直像个小人! (欲走)

子 东 乃川!(喊住)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苦闷、你 烦恼、你孤寂，你需要有人理解你、体谅你、安抚你， 可是，难道我不希望有人来理解我、体谅我、安抚我? 不错，我太太在美国，混得不坏。可我是一个男人， 我不想活得窝囊。人不能光靠感情活着，为了在出 国前积一笔钱，我利用一切机会，拼命找活干，我拍 广告、拍挂历，我替人拍婚礼录像，我得向人赔笑脸， 耐着性子与各种人周旋，然后没日没夜地干，干，干! 累得回家就像狗一样倒头就睡!有时候，我真想把 照相机砸了!你知道吗?(喘气)关于那个女人，你 以为我真有兴趣陪她吃喝玩乐?我是没有办法!因 为没有她，我也许就出不了国。我是自私，我是功 利，我是卑鄙。可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这样做的 痛苦，你了解吗?我很珍惜对你的感情，这一点你应 该清楚!(忽然)我走了，再见。(转身欲下，又返回 来)本来，我不想告诉你，雪华来信说，她公司里最近 很忙，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乃川慢慢转过身向子东扑去，两人又紧紧拥抱在一 起。灯暗。

〔圣诞颂歌起：“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在 欢快的乐曲声中，灯光复明。

〔纽约曼哈顿区某住宅楼二楼的一间客厅。 一只大

旅行箱显眼地立着。 一个女子伫立在窗前，她身穿 一套时髦而又华贵的黑色披风。她转过身观众才看 到这是一位漂亮的东方女士，但在她脸上又有些西 方人的特点，略有些不自然的感觉。她很干练，但看 得出心情有些不安。她就是雪华，她突然想起什么, 坐在沙发上，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又放下笔记本， 目光落在茶几上。茶几上有一本书和一个小相框， 她慢慢伸出手去拿起相框，凝视。电话铃响。

雪 华 (起身接电话。说话干脆、动听)哈罗，我是雪华。 对，都收拾好了，十一点半出发去机场。好，公司业 务请你再催一下，十天以后再跟你联系。谢谢，再 见 !

〔陈凯出现在门口。

陈 凯 (喘着气，显然走得很急)呵，您是雪华小姐吗?我叫 陈凯。你好!

雪 华 哦，你好，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陈 凯 我也以为赶不上了呢，真抱歉。你怎么走得这么匆 忙?

雪 华 本打算推迟，可公司还是让我按时休假。来，请坐! 实在抱歉，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没什么好招待你，喝 点饮料吧!

陈 凯 (坐在沙发上)不用，不用!(从背包中取出一个纸 包)麻烦你把这个带给我家里，上面有地址和电话号 码，你给我妻子打个电话，她自己会来取的。本来不 想麻烦您，但这些都是她办护照急用的一些材料



雪 华 这我理解，我一定给你带到!(接过纸包)华山路?

你家也住在华山路?

**陈** **凯** 怎么,你对那一带很熟?

**雪** **华** 我家住在华山路303弄，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陈 凯 3 03弄，弄堂门口有一只垃圾箱。

雪 华 对，对，出了弄堂，马路拐角上有一家小吃店。 陈 凯 我出来时，小吃店已经改成酒吧了。

雪 华 是吗?那条弄堂，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像出它的每个 角落。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天天爬上屋顶， 高唱革命歌曲。

陈 凯 你——也爬屋顶?

雪 华 (笑)难以想像是吗?

陈 凯 (笑，气氛轻松)是的，尤其是在这里，(环视屋内)纽 约的留学生住曼哈顿的不多，而你这儿……我去过 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家，你这儿是最好的。这套房间，

月租大概要七、八百吧? 雪 华 是 的 。

陈 凯 这次回去，是探亲吧?

雪 华 出来四年了，回去看看母亲和女儿，我很想她们，正 好也把我先生接出来。公司给了我十天假，我很快 就会回来的。

〔楼下人们唱起了《平安夜》。

陈 凯 美国人过圣诞节真是热闹，听说，现在上海人也过圣 诞节了。

雪 华 不过，我想那味道总是不太一样，就像美国人烧中国 菜。

〔窗外开始飘起雪花，人们唱得更欢快了。

陈 凯 (起身，走至窗前)下雪了，我妻子是最喜欢雪花的

雪 华 (看着陈凯)你想念她吧?

陈 凯 (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复杂的感情，一言难尽……我 妻子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就像小说里的女人…… 我无法想像她到美国来怎么生活。其实，她并不适 合这片土地。

**雪** **华** 你我就适合吗?人是会改变的。还不是环境改变了 我们，哪一个留学生不是这样过来的?哭过、绝望 过，甚至像狗一样挣扎过。美国，可不是一个浪漫的 地方，它让我们都成了白菜帮子——实实在在，毫无 幻想。(目光落在茶几的相框上)每个人都变了，变 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忽然把相框按倒)

〔陈凯愣了一下，显然对雪华的这个动作感到有些意

外。沉默。 陈 凯 我该走了。

雪 华 不，很抱歉，你能不能再待一会儿?我今天……心里 好像有点乱……

陈 凯 是有些激动吧，分别三年多，很快就要见到亲人了。 雪 华 不……你说，我长得怎么样?

陈 凯 (不知怎么回答)这 … … 雪 华 我这张脸……

陈 凯 你长得很美，有点像……不，应该是说很像好莱坞的 大明星……

雪 华 我的老板也这么说，甚至说我有东方人的特点，比他 们有魅力，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使他在那么多的应 征者中挑选了我……直到成了他的秘书和助手。于 是我从李雪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这儿，我从来

没有觉得不自在，可是，当我决定回国探亲，拿到飞 机票时，我却……我丈夫……他还认得我吗?

陈 凯 (不解地)怎么会呢，变化再大，也不至于面目全非， 况且，你们是夫妻……

雪 华 (继续自己的思路)我走下飞机，向他迎面走去，他却 认不出我。当我告诉他：我就是李雪华、他的妻子， 他会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女儿也会认不出我， 还有，我的母亲，她会像以前一样……(捂脸)我突然 感到一切都很荒诞，在我的人生中怎么会有这样的 一幕。(稍顿)四年了，在这里，我什么苦都吃过，我 都熬过来了，可今天……当我想到即将面对的情景， 我真有些怕 …… (捂着脸)

〔陈凯明白了什么,拿起茶几上的小相框。 陈 凯 你的脸动过手术?

雪 华 这是我刚来美国时的照片。你还能认出她吗? 〔 停 顿 。

陈 凯 (仔细看看像框里的照片，又望望面前的雪华)美国

的整容技术的确高明。

雪 华 (情绪突变，若无其事地)哈，哈，我和他约定，在虹桥 机场见面时，我手拿一份《纽约时报》,我在电话里对

他这样说，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 停 顿 。

陈 凯 (拿起茶几上的那本书)《莎士比亚妙语集》,你在看 这本书?

雪 华 是的，我很喜欢，里面有段非常精彩的话。(翻开书， 念)“如果你做了熊，你要死在马蹄践踏之下；如果你 做了马，你要被豹子所攫噬 …… "

陈 凯(看着书接念)“如果你做了豹，你是狮子的近亲，你 身上的斑纹将使你送命!”

雪 华 “……你没有安全，没有保障，你要做一头什么野兽， 才可以不受别的野兽的侵害呢?”我，究竟像一头什 么样的野兽?(看表)很抱歉，时间不早了，我该走 了。(迅速披上风衣)今天，真对不起!

陈 凯 (拎起手提箱)不，你是一个不平常的女性，我很佩服

你的勇气和胆量。而且，我们还谈了莎士比亚。 雪 华 (一笑)请吧!(与陈凯同下)

**第** **五** **场**

〔圣诞节之夜。

〔酒吧，茶座，还是乃川、子东相识的地方。 〔舞曲响起，灯亮。

〔服务员在忙碌着。丽丽上。

丽 丽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圣诞之夜，欢迎大 家在这里尽情狂欢。借此机会我向大家发布一条有 关我的新闻。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接待大家，明天我 就要和我的丈夫史密斯先生离开上海去比利时了。 谢谢大家经常光顾，谢谢大家对我的好意，我会永远 记住这一切的。谢谢，谢谢!(见乃川进，迎上)

乃 川 明天要我送你吗?(见丽丽摇头)那么,祝你走运。

丽 丽 走运?(一笑)你以为我快活吗?(泪光闪闪)明天这 个时候我就在法兰克福换飞机了。永别了我的青 春，永别了我曾经拥有的一切!(对乃川)怎么样，今

天还是给你加个座? 〔乃川点点头。

丽 丽 阿格纽，加个座。怎么子东没和你 一 起来? 乃 川 我们约好在这儿见面的。

〔小陆上。

小 陆 丽丽，史密斯先生来电话，要你去一趟。

〔丽丽离去。乃川入座，小陆服务。 乃 川 来两杯咖啡，不加糖。

〔小陆送上两杯咖啡。子东上。他一改往常的装束， 穿一身黑色西装，目光在搜寻什么,终于发现了坐在 角落里的乃川。乃川也发现了他，四目相对。稍顷。 子东在乃川对面坐下。

乃 川 你来了! 子 东 … …

乃 川 你看起来不错。 子 东 好像是 … …

乃 川 来，喝咖啡，没加糖。 子 东 谢谢。

乃 川 (点头) ……你太太来了吗?

子 东 今天晚上到，我就去虹桥机场接她。 乃 川 你签证办好了?

子 东 一个星期后，我和她一起走。

乃 川 你的留守生涯可以结束了。(稍顿)我们的合同真的 到期了。(稍停)按我们的老规矩，今天，最后一次， 我问候你太太。

子 东 我问候你先生。(稍停)陈凯来信了吗?

乃 川 有信来。不过，我已和杜先生联系了，请他帮我办好 了赴美的一切手续。

子 东 我祝贺你，你的留守生涯也要结束了。 乃 川 谢谢你。

子 东 你恨我? 乃 川 恨你?

子 东 不管怎么样，我会记住你。

乃 川 记住?……像一枚书签，夹在一本旧书里。 子 东 我会想念……那一支炮仗。

*乃* *川* *一切都过去了。*

子 东 (看看手表)我要走了。我们还会见面的 …… (走至 下场处)

乃 川 子东……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子 东 (走回桌旁)我听着。

乃 川 (沉默)我怀孕了。 子 东 (惊奇)你说什么? 乃 川 没什么。

〔《我想有个家》音乐起。 乃 川 子东，陪我跳个舞好吗? 子 东 嗯。

〔乃川、子东在音乐声中默默舞别。乐终，两人依依 不舍地挥手，乃川热泪盈眶。

〔光圈渐收。

〔舞曲起。灯亮。演员谢幕，分发说明书。

丽 丽 亲爱的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光临我们的戏剧沙龙， 下面就请我们沙龙的组织者——《留守女士》的导 演、我们剧院的副院长俞洛生先生向大家说几句话。

导 演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是我们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小剧 场戏剧的一次尝试和实验，刚才大家和我们一起共 同体验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人生经历，我想它一定会 激起大家的许多思考。根据这个剧本的内容、体裁 和风格，演出时我们作了些修改，创造了这样一种形

式的演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大家也完全 可以不喜欢。我们非常希望知道大家的想法、感受、 意见和要求。下面大家可以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 进行自由交谈，在这儿没有台上台下之分，我们同在 一个空间里，大家贴得非常近，也没有红色的帷幕把 我们隔开，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地和我们的演 员交谈、聊天、跳舞、玩儿，要不，你们花八元钱就亏 了!

〔戏结束了，但戏剧沙龙在一段自由交谈和签名热潮 中继续着。

**午夜心情**

赵耀民

赵耀民，男，38岁，上海青年话剧团二级编剧，发表并演 出过的话剧作品有《红马》、《天才与疯子》、《原罪》、《亲爱的， 你是个谜》、《闹钟》等十一部。

我们不愿沉湎其中的，是我们无法忘怀的……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刘来娣——女，二十七岁，工人。

安 然——男，三十一岁，乐团演奏员。

刘招娣——刘来娣的姐姐，二十八岁，无业。

刘长庚——刘来娣的父亲，五十多岁，垃圾贩子。 刘老太——刘来娣的祖母，七十多岁。

老麻- — 男，四十多岁，外地来的拾荒者。 小 麻——男，二十岁，老麻的徒弟。

李大亮——男，三十二岁，水产个体户。

姚冰儿——女，二十六岁，大学毕业生，无固定职业。 老 邬——男，四十多岁，乐团行政科长。

领班、招待、大堂经理等。

**地** **点：**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

场 景：1. 紧靠苏州河的棚户区；2.有一间小屋的大楼屋 顶。以这两个中心场景的转换带出城市的街道、天 空、酒吧和饭店的一隅，造成一种流动感和压抑中的 空旷感。空间的设计采用多层次的平台和房屋的框 架相组合。整个场景应是透明的，或局部透明；必要 时，人物可以穿越任何一堵“墙”。灯光和音乐起着 突出的作用。

**第** **一** **幕**

1

〔舞台前区渐亮。

〔初春，深夜。寂静的街。路灯下，一杆公交车站牌 孤零零地竖立着。末班车刚刚驶过。刘来娣目送着 远去的汽车，徘徊着。她感到有些寒意，裹了裹身上 的大衣。渐渐地，可听到淅浙沥沥的雨声。她摊开 手掌，试了试雨的大小，犹豫着该不该离开。一把伞 从她背后伸过来。她诧异地回头，看见一位陌生男 子，他是安然。

**安** **然** (像老熟人似地)你到底要上哪儿?

〔刘来娣本能地避开雨伞。

安 然 春天的雨要下很长时间。你这件大衣很值钱吧? 〔刘来娣决意离开。

安 然 你去哪儿?我看你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坐了三个来回 了。末班车开走了，下一趟车要在零点四十八分经 过本站。这段时间你打算怎么消磨呢?

**刘来娣** (有些愤怒地)你一直跟着我? **安** **然** 是的。

**刘来娣** 你想干什么?

安 然 不干什么。和你一样，我也没地方去。 刘来娣 你怎么知道我没地方去?

安 然 那你为什么毫无目的地来回坐公共汽车?难道你还 嫌我们这个城市的交通不够拥挤吗?

**刘来娣** 这与你无关。

**安** **然** 坦率地说，我没地方去。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塞 满了人，我无法逃离人群，可我又害怕孤独。你呢?

**刘来娣** 我可以回家。(欲走)

**安** **然** 我可以送送你，我有伞。 **刘来娣** 谢谢，不用。

安 然 干吗不?你看我不像个有教养的人吗?

**刘来娣** (第一次正眼看安然)教养不一定都看得出来。

安 然 这话说得好极了。我没看错，你是个可以谈谈的人。 **刘来娣** (揶揄地)你这人有点自说自话。

安 然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是能沟通的。尽管这种机会非

常少，但值得试试。你不想试试? **刘来娣** 试什么?

安 然 试试和一个偶然相遇的陌生人谈谈话，了解他，认识 他 。

**刘来娣** 不，我没这份兴趣。

安 然 你有。我看得出来，你有兴趣。你只是有点害怕。

其实，你很安全。瞧，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夜间值班电 话，那上面有报警号码。另外，从这儿向前走二十 米，就是一个派出所。当然，最关键的，我不是个歹 徒 。

**刘来娣** (微微一笑)有时遇上个疯子也怪麻烦的。

安 然 (摸摸自己的脸，笑着)我像吗?我没说错，你有兴

趣 。

**刘来娣**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安** **然** 奇遇!你明白吗?生活中需要奇遇。这个大城市， 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人际交 往的机会却少得可怜。下班以后干什么?回到吵吵 嚷嚷、庸俗无聊的家里?看那些折磨我们神经的电 视节目?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怎么办?上夜校读外 语、学电脑?你有机会出国或者跳槽吗?去卡拉 OK,花不起钱；谈恋爱，都是靠人介绍的老一套，提不 起劲。关键是没有奇遇!奇遇是新生活的契机，它 能唤醒我们人人都有的、平时却昏睡着的激情。你 不想有些奇遇吗，哪怕一生中仅仅一次?

**刘来娣** (避开安然的目光) ……

**安** **然** 你渴望奇遇。你心里很明白。

**刘来娣** 你是谁?圣诞老人，还是算命先生? **安** **然** 我渴望奇遇。

**刘来娣** 所以你跟踪我?

**安** **然** 我还不知道我这么做的结果。

**刘来娣** (带着一丝嘲笑)你指望有什么结果呢?

**安** **然** 我不知道。这不完全取决于我。至少……我们也许

能成为朋友。 **刘来娣** 如果不能呢?

**安** **然** 我不作失败的假设。我们坐下来谈好吗?那个花坛

边是干的。(坐到花坛边) 〔刘来娣犹豫着。

**安** **然** 就算一起等车，没什么关系吧?

**刘来娣** (坐下)你常常这样在马路上找人谈话?

安 然 不只是在马路上。我喜欢和陌生人交谈，这样会有 各种各样的开头和结果，每一次都不一样。遇到开 朗的人，我们的谈话会很轻松，就像进行一次愉快的 短途旅行；碰上内向的人，我会耐心地寻找话题、选

择词句，就像开一台保险箱，很有趣。不是吗?

**刘来娣** 看来，你是把和陌生人搭讪当成一件正事来做的。 **安** **然**，照你看，什么才是正事?

**刘来娣**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多着呢!人们每天都在做 着许多正经事。

**安** **然** 如今大多数人的正经事恐怕就有两件：赚钱，花钱。 **刘来娣** 不完全这样。

**安** **然** 国家大事?那轮不到我们去操劳。探索宇宙的真 理、生命的奥秘，还是创造永恒的艺术和人间的奇 迹?那些都已经有人在做了，而且做得不坏，至少 你我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剩下的还有些什么事 呢?

**刘来娣** 我是说那些平凡的事情，比如工作…… **安** **然** 你做什么工作?

**刘来娣** 我是工人……我们厂生产变压器，我负责绕线圈。 **安** **然** 在流水线上?

**刘来娣** (沉默)是的。

**安** **然** 你热爱你的工作吗?

**刘来娣** (模棱两可地)这是我的职业。

**安** **然** 这是谋生。谋生当然是件正事，赚钱和花钱嘛! **刘来娣** 这是人人非做不可的事。难道你例外?

**安** **然** 不，怎么会呢?我只是不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一

件事上。谢天谢地，我既不在纽约，也没去东京。能

留在国内也是一种福气。 刘来娣 你做什么工作?

安 然 (没回答，掏出一包“三五”烟)抽烟吗?

刘来娣 不 。

安 然 (燃起一 支烟)你我虽然都不是那些干大事的人物，

但你我的心灵和他们是一样的。 一样需要做梦， 一 样需要清新的呼吸、雨水的滋润，就像现在这样。这 也是正事，非做不可的事。

〔刘来娣沉默着，眼神有些飘忽。

安 然 我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她的夜晚。豪华的建筑、溜来 溜去的出租车、暧昧的私人酒吧、漂亮的女人……这 种浮华的情调容易使人想入非非。生活很美。 一切 都像在某本小说或某支乐曲里描写的那样。

刘来娣 你……整天干些什么?

安 然 一部分时间用来赚钱， 一部分时间用来花钱；剩下的 时间嘛，用来幻想。

刘来娣 这么说，现在是你的幻想时间? 〔两人相视一笑。

安 然 你喜欢什么?我是说，除了坐公共汽车。 刘来娣 (又笑了笑)能给我一支烟吗?

安 然 当然，偶尔抽支烟是一种绝妙的享受。(欲为刘来娣

点烟)

**刘来娣** 不，我只是想手里有样东西玩玩。(停顿)我也常常

幻想。

**安** **然** 想些什么?

**刘来娣** (停顿)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 一只鸟呢?

安 然 什么鸟?“金丝鸟”?

**刘来娣** (不满地看了看安然)有一次，我看见一只丹顶鹤飞 过城市上空……

〔空气中，似乎有一阵翅膀的律动。 **安** **然** (感兴趣地)后来呢?

**刘来娣** 消失了。因为公共汽车到终点站了。 〔两人都笑了。

安 然 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一切都有点过时。我们该正 式认识一下了，我叫安然，安然无恙的安然。你呢?

刘来娣 (迟疑地)我姓刘。 **安** **然** 名字呢?

**刘来娣** (有些窘)我的名字不好听，叫来娣。 **安** **然** 这么说，你有个弟弟?

**刘来娣** 没有，我只有个姐姐。

安 然 那你的父母一定很失望。

**刘来娣** 我未满周岁，母亲就去世了。 安 然 真不幸。你父亲对你好吗?

**刘来娣** ……还是谈谈你的事吧。我对你还一无所知呢。

安 然 会知道的。我这人很容易被了解，或者说被误解。

我们走走吧，这儿马上也要被淋湿了。 **刘来娣** 去哪儿?

**安** **然** 这座城市有许多可供像你我这样不想回家的人消磨

时间的地方，一些舒适、漂亮、活跃思路的地方。去 吗?(站起身)

〔刘来娣等了一会儿，也站起身。

〔安然打开伞，望着刘来娣；刘来娣走到伞下。 〔暗。



2

〔与此同时，主区亮。

〔紧靠苏州河的棚户区。刘家坐落其中。 这是一间带阁楼的平房，门前有一方天井， 倚墙搭出半间披屋；另一边墙下堆着许多 废铜烂铁、零碎建材和破旧电器。 一棵细 细的梧桐树被这些垃圾围在中间，枝头抽 出几片新叶。墙外有一盏路灯，照着逼仄 弯曲的弄堂。

〔拂晓。展曦从遮挡天空的高楼背后露出。 房里暗黜黜的。传来苏州河上驳轮行驶的 突突声、邻近点心铺的鼓风机声以及牛奶 车的叮当声。路灯灭了，标志着城市的瞌 睡眼已经睁开。

〔提着菜篮子的刘招娣从弄堂深处走来。 她拐进家门，在天井里放下菜篮，打开煤饼 炉门，捅了捅，又扇了扇；她被烟呛了一下， 咳着走进披屋，拎起马桶……躺着的刘老 太动了一下。

**刘老太** 来 娣 !

**刘招娣** 来娣不在家。 **刘老太** 叫你爹来。

**刘招娣** 爹还没起来。

**刘老太** (固执地)叫你爹来。

〔刘招娣没理睬，拎着马桶走出去，穿过天井，消失在 墙背后。传来刷马桶的声音。

〔屋里，响起刘长庚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刘长庚拖着 鞋，系着裤腰带走出。他从梁上取下蒙着布的鸟笼， 来到天井里。他伸了个懒腰，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朝 地上吐了口痰，慢悠悠走到梧桐树下，把鸟笼挂上， 揭开布盖。鸟笼里是一只鹦鹉。

**刘长庚** (逗着鹦鹉)发财、发财。 〔鹦鹉：“发财发财。”

**刘长庚** (满意地)唔。(从口袋里掏出半块巧克力，喂鹦鹉) 发财、发财。

〔鹦鹉：“发财发财。”

〔刘招娣把干净马桶晾在门外，走进天井。

刘长庚 招娣，叫那两个乡下人快起来，吃了早饭就把这些垃 圾搬走。今天居委会要来谈动迁的事情，省得叫他 们找麻烦。

**刘招娣** (把头伸进房门，喊)起来吃早饭!

〔这时才看清，房内打着地铺。两个外乡来的拾荒者 老麻和小麻从被窝里钻出，穿上衣服，拿着毛巾、牙 刷，走到门外的水斗旁漱洗。

〔刘招娣热牛奶、烧泡饭，又进屋收拾地铺。刘长庚 坐在门槛上喝牛奶。

刘长庚 (捡起一块废铁)嘿，这要是块金子该多好!(扔了废 铁，冲着门外)你们俩快点。八点钟以前要把这些垃 圾都搬走。

**老** **麻** 船要到中午才来呢。 **刘长庚** 你们到河边去等。

**小** **麻** 刘老板，您胆子太小了!前阵子我们在乌镇路桥花 老板那里送货--—

刘长庚 (不悦地打断)什么花老板、乌老板，都是大兴的!从 老闸桥到叶家宅，这整个一条苏州河，你们去打听打 听，只有我刘长庚是正宗收垃圾的!

**老** **麻** (讨好地)对，对，您是垃圾大户，是大户…… **刘长庚** 招娣，泡饭开了!

〔刘招娣应声跑出房间，揭盖盛饭，又端上几样小菜。 小麻(皱眉)天天吃泡饭。刘老板，我们可是干力气活的

呀 。

刘长庚 别没良心!你们连吃带住，我一天才收你们八块钱。 现在市面上是什么消费水平?再说，这泡饭也不是 蹩脚东西，是泰国进口大米烧的，是我们上海特产。

我们上海人就喜欢吃这个! **小** **麻** 怪不得你们上海人都有胃病。

**刘长庚** 算了，算了。招娣，到弄堂口去买几只肉包子。乡下

人，只晓得吃肉!

〔刘招娣应声出门，下。 **老** **麻** 刘老板，不用了……

**刘长庚** 好啦，别假客气，帮我卖力一点倒是真的。 **老** **麻** 放心!我老麻做生意向来对得起朋友。

〔披屋里，刘老太在床上挣扎着想爬起来。 **刘老太** (用力地)杭啃嗨!杭啃嗨 ……

**刘长庚** 老娘又在闹什么?(走进披屋)你要干什么? **刘老太** 我要起来!

**刘长庚** 你能起来我倒有福了。类风湿关节炎，老年痴呆症， 瘫了十几年了，你苦，我也苦。上有老，下有小，老婆

死得早，做你儿子不容易。太平点!要吃东西我给 你拿去。

刘老太 我要起来!

刘长庚 起来干什么?

刘老太 房子马上要拆了!

刘长庚 不会把你埋在里面的。你马上有新房子住了。 刘老太 几时?

刘长庚 快了。

刘老太 快、快把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 刘长庚 又发神经了!

〔天井里，老麻停下筷子，注意地倾听。 刘老太 金首饰、金元宝……

刘长庚 做梦!

刘老太 杭啃嗨……(气喘吁吁地)造这房子那年 ……你爹

……埋在……西墙下…… 〔老麻凑进门边谛听。

刘老太 快挖!别叫拆房子的人挖走 ……

刘长庚 挖你的坟!老头子摇了一辈子垃圾船，会有黄货?

下辈子吧!老娘，下辈子你投胎傍个大款。

刘老太 那些金首饰……我藏着给来娣做嫁妆……

刘长庚 (疑惑地)你真有东西藏着就赶快交给我。不然，你 眼睛一闭，只好带进火葬场了。

刘老太 你爹常常半夜三更地来向我要，我不给他，他就勾我 的魂……

刘长庚 (把刘老太的被褥翻翻捏捏，一无所获)过两天叫招

娣帮你里里外外换个干净!(出门) 〔老麻急忙闪开。

**刘长庚** 唉，老娘神经病又发了。 〔刘招娣拿着包子进来。

**刘长庚** 来，吃包子。趁热吃，趁热吃。

〔一辆摩托车由远及近的声音，刹车声。片刻，李大 亮一手拿着头盔，一手提着一大塑料袋活虾，出现在 刘家门口。

**李大亮** 招娣。

**刘招娣** 大亮……(第一次露出笑容)爹，大亮来了! **刘长庚** 噢。大亮，几天不见，又赚了不少钱吧?

**李大亮** (憨厚地笑着)嘿嘿 ……

**刘招娣** (对李大亮)吃包子吧，刚买来的。 **李大亮** 哎。(接过包子)

**刘长庚** 做海鲜生意就是比干我们这一行有赚头。要是我年 轻十岁，哼!

**李大亮** 刘叔，这是今天一早进的河虾，我急着给你送来。 (递过塑料袋)

刘长庚 (接过塑料袋，笑逐颜开)唔，这值好几百块钱呢! (朝房内喊)来娣，来娣!她还没起床。大亮，在这 儿吃早饭。叫来娣给你煮鸡蛋。来娣昨晚还说起 你呢!

**李大亮** (腼腆地)不了。(期待地朝房内望着)让她……多睡 一会儿吧。

〔刘招娣的脸色变得晦暗起来，她端起一碗泡饭走进 披屋，喂刘老太吃。

**刘长庚** 她该起来了。来娣!(对老麻、小麻)哎，你们吃完了

该干活了，快，把垃圾搬走，车在门外，没锁。

〔老麻、小麻开始往门外搬垃圾。李大亮脱下外衣，

帮忙一起搬。

刘长庚 (进房内，朝阁楼上喊)来娣，该起来了。当心敲掉奖 金!(爬上阁楼，掀开布帘子)

〔阁楼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没有人。

刘长庚 (下了扶梯，来到披屋)招娣，来娣今天怎么这么早就 走了?

刘招娣 她根本就没回来过。 刘长庚 她昨晚没回家?

刘老太 来娣呢?叫来娣来 …… 刘长庚 去哪儿了?

刘招娣 不晓得。

刘长庚 讨债鬼，心越来越野了!

刘老太 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快去报告派出所 …… 不好，出事啦!

刘长庚 哎呀老娘，你就别瞎凑热闹了!招娣，你给大亮弄点 吃的去。

刘招娣 人家是冲着小妹来的。

刘长庚 我有数的。他不是因为看上了来娣，会把我当老子 孝敬?我看这小子不错，有力气，又能赚大钱。你看 他一辆摩托车起家，生意越做越大，银行里起码有六 位数……

刘招娣 你看中他有什么用?小妹不会嫁给他的。 刘长庚 为什么?

刘招娣 小妹说，他身上永远有股鱼腥味，只有猫才肯嫁给

他 。

刘老太 (笑着)我想吃鱼!

刘长庚 放屁，她一个工人，想怎么样?

**刘老太** 来娣心气高。心高命薄，天女下凡 …… **刘长庚** 神经病。(走出门去)

〔天井里的垃圾已经搬空。 **老** **麻** 刘老板，我们走啦。

**刘长庚** 走吧、走吧。晚上带两瓶酒来。 〔老麻、小麻下。

**李大亮** (抹着汗)刘叔，我也走了。

**刘长庚** 哎，吃了早饭再走!招娣，给大亮煮鸡蛋。(朝李大 亮笑笑)来娣做早班，一大早就走了。

〔刘招娣走出披屋。

**李大亮** (拦住刘招娣)招娣，你别忙，我吃过包子了，吃饱了。

〔刘招娣把毛巾递给李大亮。 **李大亮** (擦汗)谢谢。我走了。

**刘长庚** 那你来吃晚饭，来娣晚上在家。 一起搓麻将。 **李大亮** 好，我晚上再来。(下)

〔响起摩托车的声音，远去。

〔刘招娣拿着毛巾，听着那声音，有些发呆。

**刘长庚** (从树上摘下鸟笼)我练香功去。你也可以把摊子摆 出去了，上班高峰，生意好做。

〔门外传来姚冰儿的喊声：“来娣!来娣 …… ”一个时 髦女郎出现在门口。

**姚冰儿** 来娣在吗?

**刘长庚** 哟，大学生，来娣昨晚住在你那儿了?

**姚冰儿** 没有啊，我有好几天没见到她了。她昨晚没回家?

**刘长庚** 唉，我是管不了她了，她又是个没娘管的……你找来 娣什么事?

**姚冰儿** 好事!我认识个“台巴子”,他在上海开了家公司，想

找个秘书。我介绍了来娣的情况，人家很感兴趣，想 尽快跟她见个面 … …

刘长庚 (两眼发亮地)这好啊!咱家来娣长得漂亮，当个工 人太屈材。大学生，这事你可一定要成全她。来娣

对你，比对她亲姐姐还亲呢!招娣，你说是吧? 〔刘招娣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姚冰儿 这不用说，每次有好事，我总是第一个想到来娣。

**刘长庚** 那是，那是。大学生，你是有办法的人，以后也给招 娣留意留意。她人长得粗相，脑子又笨，好差事不敢 想，只求找个有钱的男人，我也算对得起她死去的娘 了 。

姚冰儿 你想让我帮你卖女儿?搞搞清楚，招娣姐不是你收 的垃圾。

**刘长庚** 冰儿，你这张嘴真凶!从小就这样……

姚冰儿 好啦，好啦，我没时间跟你多说了。我晚上再来，你 叫来娣今晚别出去。(匆匆离去)

刘长庚 (追出门外)好，好，我让她一定等你!晚上你一定来 啊!(进门)这个小婊子，大学毕业不工作，照样穿金 戴银。唉，这才不枉做一场女人!(提起鸟笼)发财、 发财。

〔鹦鹉：“发财发财。”

〔刘长庚走出门去，下。

〔刘招娣从屋里拖出一个扎满香烟牌子的破竹筐，又 把几包外烟装进一个旧拎包，准备出门。

〔刘来娣突然出现在门外。 **刘招娣** 你……没去上班?

刘 来 娣 (跨进家门)我今天病假。

**刘招娣** 你病了?

**刘来娣** (微笑着)不；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刘招娣困惑地看着刘来娣。

**刘来娣** (忽然夺下刘招娣手中的破筐，扔在地上)姐，今天你

也放假，好好玩一天! **刘招娣** 你今天怎么了?

**刘来娣** (注意到天井里没了垃圾，欣喜地)垃圾都搬走了? 真好。

**刘招娣** 还会再搬来的。

刘来娣 看，树上又长出好多新叶。 刘招娣 昨晚下了一夜的雨。

刘来娣 (回忆般地)是的，一夜的雨 …… 刘招娣 你在哪里?

**刘来娣** (仍看着树叶，带着满足的神情)在雨里 …… **刘招娣** (摸了摸刘来娣的额头)你真的没病?

〔刘来娣不高兴地甩开刘招娣的手，进屋。

〔刘招娣大惑不解地看了看刘来娣，捡起竹筐走出

门，沿着弄堂慢慢远去。 〔太阳升高了些。

**刘老太** (有节奏地)杭啃嗨、杭啃嗨、杭喃嗨…… **刘来娣** (跑进披屋)奶奶，你想要什么?

**刘老太** 来娣，快，快帮奶奶挖金银财宝!

**刘来娣** (笑)奶奶，你又说胡话了。外面太阳很好，我背你出 去晒晒太阳。

〔刘来娣跑出披屋，在太阳底下搁起一把躺椅；她把

刘老太背到椅子里躺下，脱下大衣盖在刘老太身上。 **刘老太** (哼起了小曲)“太阳出来哎，暖洋洋来哎哟…… ”

**刘来娣** (坐在刘老太身边)太阳多好啊!

**刘老太** (继续哼着)“太阳里飞出来哎，红头鹤来哎哟…… ” **刘来娣** 奶奶，那不叫“红头鹤”,叫丹顶鹤。

**刘老太** 那是玉皇大帝最宠爱的妃子。玉皇大帝送给她许多

金银财宝，王母娘娘生气了，戳瞎了她的眼睛，拔光 了她的头发，她就变成了一只仙鹤。那红的是什么? 是她的血啊!

刘来娣 从此以后，她在天上飞来飞去，想找到金银财宝，献 给王母娘娘，她就可以重新回到玉皇大帝的身边去 了 。

刘老太 她找不到了呀，她眼睛瞎了呀!

刘来娣 她会找到的，会的。太阳里有座金矿，到处洒下暖洋 洋的金子，屋顶是金的，树叶是金的，河水也是金的



〔刘老太眯着眼，像是睡着了。

〔刘来娣双手托腮，陷入沉思；她慢慢站起身来，走向 舞台前区 ……

〔一架钢琴弹出温暖的、略带忧伤的曲子。 〔 渐 暗 。

3

〔钢琴声在继续。前区亮。

〔午夜。大饭店酒吧一隅。安然和刘来娣坐在小圆 桌前。桌上点着蜡烛，放着红酒和饮料。

**刘来娣** 跟我说说你的事，好吗?

安 然 我是个弃儿。我是我父母非法偷欢的罪证。我的存 在使他们感到尴尬。于是，我被送给一个终身未嫁 的老姑娘抚养，她是我母亲的密友，一个音乐教师。 她向我出生的那个小城市里的所有人反复宣告：孩 子是无罪的!可她越这样说，越使我感到有罪。我 的罪是与生俱来的，是原罪。为了证明她是对的，她 拼命培养我，巴望我出人头地。她的严厉和苛刻是 歇斯底里的，像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接受了这一切， 把它看作是赎罪。我终于考上了音乐学院，又进了 号称远东一流的老牌乐团。但我并没有出人头地， 我的位置在乐团的“富余人员”名单里。自我出生的 那天起，命运就注定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 沉 默 。

安 然 这儿怎么样?

刘来娣 气氛很好，但也很贵，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

安 然 麻醉灵魂的地方。酒，烛光，音乐，这些东西会使我 们失去现实感。不过，这只是我们这种人的想法。 (用手指了指周围)对他们来说，这儿是看不见子弹 的战场。瞧那个戴金丝边平光镜的家伙，他正在瞄 准目标猛烈开火。他要说服那个戴三只金戒指的奸 商为他的小情妇买下那套别墅。他肯定把那房子说 成是人间天堂，可事实上那里也许只是一片农田。 你再看那几个洋鬼子，他们举杯庆贺什么?也许他 们的美金又攻下了一颗图章，那些积压的集装箱正 远涉重洋向我们开来。而那边那个独斟独饮的女郎 嘛，出售的是她随身携带的资源。从她焦虑不安的 表情中可以看出，今晚她生意不好。

**刘来娣** 你总是这样用仇恨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吗? **安** **然** 不，我不仇视他们。我只是在欣赏。

刘来娣 欣赏丑恶吗?可事实也许并不像你所瞎猜的那样。 也许，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是在热情邀请朋友们到他 的别墅去度蜜月，那些外国友人正在为他们中间某 个人庆祝生日，那个姑娘……她因恋人失约而有些 着急了。

安 然 (微笑着)她的恋人之所以失约，是因为在地铁工地 奋战。工地上出了点事故，他为了排除险情，光荣负

伤了。是吗?

**刘来娣** 你觉得这很好笑?

**安** **然** 不，很动人，很神圣。你教会了我怎样看到生活中的 美好，让我感到自己很猥琐。这正是你吸引我的地 方 。

**刘来娣** 你在嘲笑我。

**安** **然** 没有。我只是觉得没有把握。生活毕竟不是供我们 任意猜测的谜语，它常常和我们的愿望相反。看见

那个弹钢琴的人了吗? **刘来娣** 怎么?

安 然 你有什么感觉?

刘来娣 他只是在弹给自己听。

安 然 对。在这儿，没人会注意他，他也不在乎别人。他是 一台音响，是空气，是局外人。他同这个大厅的关 系，就像我和生活的关系一样。知道吗，我现在干的

也是这一行。

**刘来娣** 你也在宾馆弹琴?

安 然 每天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一个月可以赚不少钱。

**刘来娣** 那今晚……

安 然 我正要去另一个地方“扒分”,却遇见了你。 **刘来娣** (低下头去)你会被“炒鱿鱼”的。

安 然 无所谓。我这门手艺，眼下是供不应求。我要感谢 我的养母!

**刘来娣** 可她想要你成为一名音乐家。

安 然 谁不想?学艺术的当初都为了当艺术家，到头来绝 大多数都成了手艺人。这可不能怪我。

**刘来娣** 音乐的天分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应该珍惜才是。

**安** **然** 我太珍惜了!我从不带学生。你想，要是人人都学 会了弹钢琴，我岂不是没饭吃了?

**刘来娣** (有些忧虑地望着安然)你为什么喜欢故意把自己说 得很坏?

安 然 (避开刘来娣的目光，嘟囔着)嗬，我算什么?什么都

不是…… 〔 停 顿 。

刘来娣 (突然地)为我弹首曲子，好吗? 安 然 现在?

刘来娣 现在。就用那架钢琴。 安 然 为了证明什么?

刘来娣 证明你不只是为了赚钱才弹琴。 安 然 你想拯救我?(沉默)好吧。

〔安然站起身，拿着酒杯走向舞台深处。那儿亮起一 束光，照着一架钢琴。他在钢琴前坐下，放下酒杯， 默然许久。

〔刘来娣走到安然身边。

〔突然，安然重重击键：一阵猛烈汹涌的旋律骤然响

起，如滚石，如霹雳，带着强烈的回声，似乎在宣泄他 内心压抑已久的风暴……大堂内响起人们不安、不 满的嗡嗡声。安然不顾一切地弹奏着。

〔一个领班模样的男人上。他走到钢琴边，试图制止 安然。安然摔开他的手，继续弹奏。

**领** **班** 先生 … …

〔安然再次摔开领班的手，直到弹完最后一个强音， 然后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领 班 先生，这儿是五星级宾馆。请您约束一下自己的行 为。

安 然 (蔑视地)五星级又怎么样?不就是要更多的钱吗? 我付得起!(扔出几张钞票)

领 班 付钱也不行。您无权骚扰其他客人的安静!

安 然 (大笑着，对刘来娣)你听见吗?这叫骚扰!不是为 了赚钱的演奏，就叫骚扰!你懂了吗?你还想证明 什么?

领 班 先生，您喝多了。请您马上离开这里。

安 然 看，我不受欢迎!驱逐出境!(对领班)给我倒酒! 领 班 我不想惊动保安人员。

刘来娣 (挽起安然的胳膊)我们还是走吧。

安 然 好吧，我们走。你说得对，这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

(冲着领班的背影)臭狗屎! 刘来娣 我们走吧。

〔他俩相挽着走来。

〔亮起一盏路灯。雨声淅沥……

〔刘来娣打开伞。他们站在路灯下。 安 然 没想到，我们居然半夜大闹宾馆。

〔他们相视而笑。

**刘来娣** 谢谢你的演奏，它让我看见了你的内心。

**安** **然**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刘来娣** 我害怕。

〔安然突然抱住刘来娣，热烈地一吻。 **刘来娣** (脱开安然的手臂)送我回家去吧。 安 然 我的家，还是你的家?

〔刘来娣沉默着。

**安** **然** 我的吻 … … 使你想到了他，对吗?(停顿)跟我说说 他吧。

刘来娣 (停顿)都过去了。他是我一年前在夜大的同学。有 一天，他提出，要正式拜访一下我的家庭。他是和他

妈妈一起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安 然 我真幸运!

刘来娣 那么我呢?(停顿)我是你吻过的第几个姑娘?

安 然 最后一个。在你之前的那一位，一年前“跳槽”了，临

别时送了我一只打火机。 刘来娣 你一定还珍藏着。

安 然 我把它掉在出租车上了。 〔他们互相凝视着，接吻。

〔刘来娣举着伞的手慢慢垂下，伞掉在地上。 〔雨声中，渐暗。

4

〔随着一阵嘈杂的洗牌声，主区亮。

〔刘家。晚上。房间里，刘长庚、李大亮、老麻、小麻

在搓麻将；刘招娣坐在李大亮身边。电视机开得音 量很大，但谁也没在看。阁楼上，刘来娣和姚冰儿趴 在铺上，嗑着瓜子，说着悄悄话。披屋暗着，刘老太 安静地躺着。

〔刘招娣起身为李大亮的茶杯里加水，又剥了一颗糖 放进他的嘴里。

**老** **麻** (打趣地)甜甜蜜蜜小两口儿。招娣，你什么时候请 我们吃糖啊?

**刘招娣** 去你的!看好你的牌吧。

**刘长庚** 大亮，你漏吃了这个“八万”!

**老** **麻** 他只顾吃糖了。 **李大亮** (憨笑)嘿嘿 … …

〔一片喧哗……洗牌声、电视声夹杂其间，刺耳难辩。 **刘来娣** (忍受不了地，掀起布帘子喊)吵死了!你们到底是

打牌还是看电视?

〔李大亮起身，关了电视机。房间里顿时静了，暗了 许多。

**刘来娣** (对姚冰儿)这个家，我简直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姚冰儿** 真想有个白马王子出现，把你带离这个地方，是吗?

**刘来娣** (憧憬地)我真想有个地方能躲起来， 一间像看林人 那样的小木屋，或者一条漂在湖上的小舢板 ……

〔遥远处飘来音乐。

**姚冰儿** 你的愿望太奢侈了。还是现实一点，只要你愿意，找 个“巴子”弄套高级公寓住住，还是有指望的。

**刘来娣** 那你为什么不干?

**姚冰儿** 我的胃口更大。我想的不是小木屋、小舢板，我要宫

殿和游艇!

**刘来娣** 你就现实了?

姚冰儿 (叹息)也许只是幻想罢了 ……谁知道呢?看着办

吧 。

刘来娣 (突然激动地)我相信，只要有人类，就会有爱情。

姚冰儿 你太封闭了。整天关在一个车间里，要不就掉在小 说里。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我知道什么是小说，那全 是谎言!知道吗?骗子、疯子、心理变态者的语言。

刘来娣 (笑着)我记得，你也写过小说。你给我读过，那个爱 情故事：《来自红河岸的蘑菇盛开在紫丁香花园里》。

题目真长，可写得很动人。是你的亲身体验吧? 姚冰儿 那是模仿玛格里特 ·杜拉的作品。说这些没意思。 刘来娣 (仍在回味地)即使是谎言也很美丽。

姚冰儿 你真的无可救药了。算了，不说这些。接着说，那个 男人后来带你去哪儿了?

**刘来娣** 去了他住的地方。 **姚冰儿** 你在那里过夜了?

**刘来娣** 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姚冰儿** 你真生猛!(连连摇头)你太傻了，太傻了。 **刘来娣** 为什么?

**姚冰儿** 什么为什么?你太便宜他了! **刘来娣** (生气地)你是要我向他收钱?

姚冰儿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事没什么意思。我太 了解像他这种男人了。他们和花花公子惟一的区 别，是又穷又酸。他们专找像你这样的纯情女孩，先 是装潇洒，然后玩痛苦，跟你大谈什么终极关怀。等 到看准你流露出崇拜的眼神时，他们就开始脱你的

衣服。当你觉得不能再没有他时，他却已经盯上了 下一个猎物。这种男人，混蛋一个!你不值得!

**刘来娣** 他不是你说的那种男人。

姚冰儿 听我的话，来娣，别再跟那个男人来往。不要做祭坛 上的牺牲品。说到底，他是属于正在过去的那个时 代的人，即使他真心爱你，这种爱也是没有前途的。

**刘来娣** 我怕做不到。从昨晚到现在，我脑子里全是他。我 今天上班也没去。

姚冰儿 来娣，听我的，离开你的流水线，扔掉那些破小说，让 我带你去见见世面。你应该进入一个新的生活层 面。那里生气勃勃，讲究效率，充满活力，代表着未 来!一切都是精致的、高品位的。豪华轿车、私家别 墅、保龄球、桑拿浴……这些都是你应该享受的啊! 看看你现在穿的衣服、用的化妆品，你是在迫害自 己!三四年穿同样的衣服，日子就像倒着过。来娣， 别再挥霍你的青春了!

**刘来娣** 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

**姚冰儿** 你是在殉葬，知道吗?一个时代过去了，你被它拖着 一起走。这还不严重?

**刘来娣**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姚冰儿 刚才我都说了。(停顿)其实，爱情不过是人的许多 欲望中的一种，别把它看得太神圣。男人要的只是 我们女人的身体。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你仔细想想， 不管什么男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有地位的、没地 位的，都是这样。我们女人该向他们要什么呢?有 保障的、高质量的生活!想浪漫一下也可以，只要不 妨碍你建立这种生活。成年人有时候也需要玩具。

**刘来娣** 难道这就是你从大学学来的?

姚冰儿 从生活里学来的，孩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有趣的 事，噗哧一笑)你说得也对，大学不愧是个大染缸，白 的进去，花的出来。不然怎么毕得了业啊?

〔两人忽然都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 〔又一阵洗牌声。

老 麻 哎，招娣，你就别再当压寨夫人了。到这儿来，我让 位 。

**刘长庚** 你小子输不起，想溜?

**老** **麻** 哪里!我叫招娣给我“抬抬轿”。我去拉泡屎，拉掉

些晦气。

**刘长庚** 去吧，去吧，臭气熏天!

〔老麻起身让座给刘招娣，走出房间。他回头张望了 一下，溜进披屋。

**刘老太** (听见动静)长庚 ……

**老** **麻** (学着刘长庚的腔调)老娘。 **刘老太** 让我起来。

**老** **麻** 你起不来。告诉我，金子埋在哪里?我来挖。 **刘老太** 你是长庚吗?

**老** **麻** 是啊。

**刘老太** 怎么变了一张脸? **老** **麻** 你眼睛花了。

**刘老太** 口音也改了。 **老** **麻** 你耳朵背了。

**刘老太** (突然尖叫起来)啊，你是老头子!你这死鬼 ……

老 麻 (吓一跳，急忙用手捂住刘老太的嘴)老娘，我是长 庚。我来帮你挖金子，迟了要被公家挖走的!你快

说啊，金子埋在哪里?

刘老太 死老头子，又来催我魂吗?我还不想跟你走呢。(古 怪地笑着)

老 麻 (着急地)金子在哪里?

刘老太 你想把它带走?你这死鬼。我不答应!我要留给来 娣做陪嫁。来娣……

老 麻 我知道。我会给来娣的。 刘老太 (长吐了一口气)长庚 …… 老 麻 哎，老娘!

刘老太 刚才你爹来过了……死鬼想拿走金银财宝，我没给

他 。

老 麻 (急而无奈)哎，哎。

刘老太 你快把它挖出来，存到银行里，你爹就找不到了。 老 麻对，对。在哪里?

刘老太 你快挖呀!1 老 麻 朝哪挖?

刘长庚 (喊)老麻，你这泡屎要拉到天亮吗? 老 麻 (应着)就完了!

刘老太 听，老头子又在叫魂了。你快挖!杭啃嗨、杭啃嗨、 杭啃嗨……

老 麻 (抓住刘老太的手)你快说，埋在哪里?

刘老太 (身子缩成一团，尖叫)死鬼!我不跟你走……救命! 老 麻 (忙松开手，悻悻地)这老不死的!(回到那边房里) 刘长庚 老太婆在叫什么?

老 麻 做恶梦，说你爹来勾她魂。

刘长庚 勾去倒好!不是我不孝，她这样活着有什么味道? 小 麻 (突然冒出一句)外国人可以安乐死!

李大亮 别胡说!

小 麻 (顶真地)真的，真的。

刘长庚 好，我明天就去办签证，把老娘送出国。 〔大家对刘长庚的笑话没反应。

刘长庚 时间不早了，老麻，你们该去收货了。 老 麻 小麻，去准备准备。

〔小麻只得让座，离去。

刘长庚 来娣，大学生，下来搓麻将。这儿马上要三缺一了， 你们谁来?

姚冰儿 我不来，我就要走。(问刘来娣)想好了吗?台湾人

· 那儿去不去? 刘来娣 去 。

姚冰儿 那好，明天我让他定个时间先见见面。 刘来娣 要考些什么?

姚冰儿 考什么呀!凭你这张脸，就行。

刘来娣 你别开玩笑。要真这样，我不去。 姚冰儿 好啦，说句笑话。你这人，拎不清。

刘长庚 来娣，你来。陪大亮玩几圈。 刘来娣 (没好气地)我要看书!

刘长庚 看书、看书，人家大学生都不看书，你一天到晚的看 个屁书!

李大亮 看书好。来娣拿到了自学文凭，不简单 …… 刘长庚 有什么用?你没文凭不照样挣大钱?

李大亮 不能这么说，还是有文化的好 …… 刘长庚 好，好，你说来娣看书好，就好。

刘招娣 (像是赌气地)快出牌，快出牌!

姚冰儿 (咬着刘来娣的耳朵)听你爹的口气，像是要你当鱼

行老板娘。不错嗳! **刘来娣** 去、去、去!

姚冰儿 我喜欢吃鱼虾，以后天天上你家去吃。 〔两人悄声笑，打闹着。

〔安然西装笔挺，捧着一大束鲜花，像是突然出现在

刘家的天井里。他环顾四周，来到房前。 安 然 请问，刘来娣在家吗?

〔房间里的人被这不速之客震住了。 刘长庚 你找谁?

安 然 (微笑着)您是来娣的爸爸?

**刘长庚** (上下打量安然一下，客气起来)对。请进，请进。 〔小麻在外喊：“师傅，都准备好了。”

老 麻 哦，来了!(走出房间，下)

安 然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无意中头碰到了鸟笼) 〔鹦鹉：“发财发财。”

刘长庚 哟，财神爷来了!嘿嘿，请坐，请坐。招娣，泡茶。 安 然 谢谢。来娣在吗?

〔刘来娣从阁楼上下来，有些慌乱。 安 然 来娣。

刘来娣 (拘谨中带着害羞)你怎么会来?

安 然 (把鲜花献给刘来娣)喜欢吗?玫瑰。 刘来娣 (接过来)谢谢你。

刘长庚 唔，这束花不便宜。你就为这个来? 安 然 还有更重要的 … …

刘长庚 (感兴趣地)噢，请坐下说，坐下说。

安 然 (走近刘来娣，旁若无人地)我是来向你求婚的。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面面相觑。

·元 ·

**刘长庚** 你……你说什么?

安 然 来娣爸爸，我能和来娣结婚吗? 刘长庚 你是谁?来娣，他是谁?

安 然 我叫安然，是来娣的男朋友。

刘长庚 男朋友?(对刘来娣)你们……几时认识的? 〔刘来娣垂首不语。

刘长庚 我问你话呢! 安 然 我们……

姚冰儿(在阁楼上，突然插话)昨晚认识的。(用嘲讽的眼光 打量着安然)

〔安然吃惊地看着姚冰儿。

刘长庚 什么?昨晚?(又一次上下打量安然，吃不准对方的 身份)这么说，我家来娣昨晚是在你那儿……(突然 意识到身旁的李大亮，忙改口)你是干什么的?

安 然 我是……

姚冰儿 (插话)音乐家。

安 然 (仍看着姚冰儿，平静下来)谈不上。(转向刘长庚) 我是钢琴演奏员。

刘长庚 (脸色顿变，不耐烦地)弹琴的?真是乱弹琴。昨晚

才认识，今晚就来求婚，你在发昏! 安 然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刘长庚 好?谁跟你好?我家来娣 …… (突然想到什么,对姚 冰儿)你怎么都知道?你介绍的?

**姚冰儿** (看着安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只是个看热闹

的 。

**刘长庚** 你就别凑热闹了!(对安然)你走吧。我家来娣不找 吃文艺饭的。

刘来娣 (不满地)爹，请你对我的客人尊重些。 刘长庚 他神经兮兮的。

刘来娣 爹 !

刘长庚 好，好，看在你面上，爹对他客气些。(脸上挂起捉弄 人的微笑)来，钢琴家，你坐下。

**安** **然** 谢谢。

**刘长庚** 你叫安什么……鹤鹑? 〔大家忍不住笑。

**刘来娣** (生气地)安然，我们走!

**刘长庚** (忙拉住安然的手)别，别。你要娶我女儿，总得让我 先了解了解你各方面的情况啊!

安 然 (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几件东西)我的身份证、工作证、 结婚介绍信。请您过目。

**刘长庚** (推开安然的手)我先问你，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刘来娣** 爹 !

**刘长庚** 来娣，结婚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就要问钱的事。

安 然 我的固定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各种补贴，正好二百五 十元。另外……

**刘长庚** (打断地)二百五啊!

**姚冰儿** 安先生在宾馆伴奏，每个月少说也有一两千块吧? 〔安然不理睬姚冰儿。

刘长庚 这么说，你在银行里 …… (伸出五个手指)有这个数 吗?

安 然 我从来不去银行。

刘长庚 看你这样子，我想也是。你是个挣两千花三千的脱 底棺材。有房子吗?

安 然 如果结婚，单位可以分给我单人宿舍。当然，需要等

一等。

刘长庚 好，鹤鹑，现在你听我说，我是为你着想。像你这种 条件，不该找我家来娣，应该去找一个有钱有房的老 寡妇。凭你这张小白脸，行!老妻少夫，吃软饭，味 道好吸了!嘿嘿嘿嘿 ……

**安** **然** (微笑着)想必您年轻时有过这个计划，可惜现在太 迟了。

**刘长庚** (勃然作色)放你娘的狗屁!你滚!

安 然 (依然微笑着)请您说话文明些，我可是来求婚的。

**刘长庚** 做梦!滚!(扬起了拳头) 刘来娣 (急忙用身体护住安然)爹!

姚冰儿 (慢慢走下阁楼)这样的求婚场面我可是头 一 回见 到 。

**安** **然** (对姚冰儿，冷冷地)让你见笑了。

**刘长庚** 告诉你，来娣已经有男朋友了!呶，就是他。(拖过 李大亮)李先生，李老板!

**李大亮** (尴尬地)刘叔，你 …… (看着刘来娣)

**刘长庚** 他就是我的毛脚女婿。来娣跟他已经敲定!今年 “五一”就办事。你就死了心吧!

**刘来娣** 爹，你别……

**刘长庚** (瞪了瞪眼)你别开口!

**安** **然** 来娣，真的吗? **刘长庚** 这还能有假?

**刘来娣** 我爹胡说，别听他的! **刘长庚** (厉声地)来娣!

〔李大亮神情颓唐，退到角落里坐下。刘招娣默默地 看着他。

安 然 来娣，我只想听你一句话，愿意嫁给我吗? 〔刘来娣凝视安然片刻，缓缓地点了点头。

刘长庚 (气极)你这个不要脸的!

姚冰儿(叹了口气)祝贺你了，来娣，但愿你创造奇迹。(又 一次看了看安然)你爹说得没错，这人是有点神经兮 兮的。(掉头而去)

刘来娣 她是我的好朋友，姚冰儿。

安 然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朋友。我们走吧，去向我的朋 友们宣布喜讯。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香槟和蛋 糕……

刘长庚 站住!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安** **然** 您别误会。今天不是举行婚礼，只是和朋友们聚会。 各位要是愿意，欢迎你们一起去!

**刘长庚** 要去，就去派出所!你这个骗子，流氓!招娣，你快 去报告派出所!去啊!

〔刘招娣站着不动。

刘来娣 谁也无权干涉我的行动自由。

〔刘长庚狠狠打了刘来娣一巴掌。

〔刘来娣一个踉跄，手中的鲜花洒了一地。 安 然 (紧紧抱住刘来娣，愤怒地)不许打人!

刘长庚 (扑向安然)我还要打你!打死你!

〔李大亮急忙冲上去拦住刘长庚；刘招娣拽住父亲的 手不放。

**李大亮** 刘叔!你冷静些 …… **刘招娣** 爹，爹……

**刘长庚** (嘶哑着喉咙)我不放他过门!我不放他过门 …… **李大亮** (对安然吼着)你还不快走!

〔安然扶抱着刘来娣匆匆离去。

**刘长庚** (带着哭腔)来娣 (身子一软，跌倒在地，捶胸悲 号)来娣她娘，你怎么也不来管管啊!来娣给人拐跑

了呀 …… **刘招娣** 爹 ! 爹 !

**李大亮** (把刘长庚扶到床上)招娣，给你爹倒杯水来。(替刘 长庚揉着胸口)刘叔，你别着急。来娣会回来的!

刘长庚 她不要回来!她不是我女儿!(抓住李大亮的手)大 亮啊，你为什么要放她走?来娣……来娣可是你的 人啊!

〔李大亮沉默着。

刘长庚 我诚心诚意要把来娣给你做老婆，诚心诚意要认你 做儿子。我不是贪你钱多，是贪你人老实。我看你 从小到大，我喜欢你。我早就看出，你也喜欢来娣。 唉……你不应该放来娣走!你为什么要放她走?你 说、你说，你为什么?

**李大亮** (平静地)我喜欢的是招娣。 **刘长庚** (意外地)啊?

〔刘招娣怔住了。

**李大亮** 我想和招娣结婚，做你的儿子。

〔刘长庚似乎不相信地看着李大亮。 **李大亮** 招娣，你同意吗?

〔刘招娣还愣愣地站在屋子中央。 **刘长庚** (有些急了)招娣 ……

〔刘招娣突然双手捂住脸，哭出声来 ……

〔刘长庚和李大亮吃了一惊，呆呆地望着刘招娣。 〔 渐 暗 。

5

〔主区景转：大楼屋顶。 一把消防梯通上屋顶平台， 平台一侧有间小屋，暗着。 一大片夜空，繁星闪烁； 月亮显得很低，微微发紫。

[传来刘来娣的欢笑声。她沿着铁梯子快步跑上平 台。安然跟着她。

**刘来娣** (欢呼着)多好啊，这一大片屋顶都是我们的。我们 要养一大群鸽子，种一大片花 ……

安 然 再停一架直升飞机，就不必去挤公共汽车了。你舍 得放弃公共汽车吗?

**刘来娣** (捶安然)你真坏!以后不许你再提 …… 〔安然拥抱刘来娣。他们热烈接吻。

**安** **然** 你闭上眼睛，不许看!(走进小屋，打开灯)

〔一间几乎没有家具的房间，布置得温馨可爱，富有 情调。铺着红地毯的地上放着一张床垫，周围随意 地扔着几个靠垫；床边有一台台式音响，堆着许多书 籍和磁带；墙上挂着一些工艺品和一把小号；矮圆桌 旁，围着一圈鲜花，中间摆着蛋糕和香槟酒。

安 然 请进，我的女主人。

刘来娣 ( 进屋，惊喜地)你真是个魔术师!才一天的功夫，你 是怎么弄的?

**安** **然** 这就是我们的家，你满意吗?

**刘来娣** 我像在梦里……这屋子真的属于我们了吗?

**安** **然** 至少暂时是的。和我同屋的那位“下海”了，去俄罗

斯贩卖伪劣商品了。至少半年。在此之前，我们有 足够的时间去租一套更好的房子，添几件像样的家 具……

刘来娣 不，这里是最好的!我喜欢这儿!(拥抱安然)告诉 我，你的朋友们躲在哪儿?

安 然 对不起，我撒了个谎。我没有邀请任何人。 **刘来娣** 为什么?

安 然 (黯然地)我没什么真正的朋友。我知道这很不好， 可这并不是我的错。

**刘来娣** (安慰地)这没什么,这很好。今晚我们不需要其他

人。今晚是属于我们俩的。 **安** **然** 我们有音乐陪伴。(开音响)

〔轻柔的钢琴曲起。

**安** **然** 我演奏的。

**刘来娣** 我们来跳舞吧。

〔两人慢慢地跳着舞，走出小屋，来到平台上，又舞回 小 屋 。

安 然 (絮絮低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担心，会好的，只 要我们相爱。我不想再去宾馆弹琴了，我可不想在 晚上把我的新娘一个人撇在家里。我要为你演奏， 天天晚上为你演奏。你会厌烦吗?

**刘来娣** 也许会的。

**安** **然** 你愿意学钢琴吗?我可以教你，虽然我讨厌做教师 爷。

刘来娣 尤其是对一个毫无天赋的学生。 安 然 你热爱音乐，这足够了。

**刘来娣** 我付不起学费。

安 然 我免费。只要……一个吻。(吻刘来娣，打开香槟)

来，为我们的奇遇干杯! 〔刘来娣把酒杯举到唇边。

**安** **然** 不，应该这样。(与刘来娣交杯) **刘来娣** 我爹不会罢休的。

**安** **然**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已经在一起了。现在，就 是我们的婚礼。

**刘来娣** 我们是不是……太不现实了?

**安** **然** 现实该是怎么样呢?先去体格检查，然后登记，再去 计划生育中心咨询?力不从心地装修房子，再拍一 张假模假式的结婚照?

刘来娣 你还忘了，要提前一个月预订酒席，日期一定要逢 双。运嫁妆的日子最好是星期天，左邻右舍都好来 比较。

安 然 最后，把脸和头发整得相互不认识，穿上统一制服，

到饭店门口站岗? 〔两人都笑了。

刘来娣 (停顿)说真的，安然，我心里有点乱……

安 然(轻轻抚摸着刘来娣)我知道，我知道。也许， 一切都 发生得太快了，叫人不可思议。这就叫奇迹，命运所 创造的奇迹。既然我们已经彼此找到了对方，还等 什么呢?在这之前，我们浪费的时光已经够多了!

**刘来娣** 安然，告诉我实话，你真的找到了吗?

**安** **然** (抱紧刘来娣)是的，是的。我庆幸命运把你赐给了 我。我原以为，现在再找不到你这样的姑娘了。上 帝死了，爱神死了，人们疯了。不信爱情的人在高唱 情歌，而相信爱情的人却在羞辱中沉默。眼泪成了

笑柄，因为它流露了高贵的情感。在今天，一切高贵 的情感都难免被嘲笑，被剥夺；而邪恶卑劣却大受赞 美和同情。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找到了你!

刘来娣 (慢慢地端起酒杯)婚礼可以开始了吗?

安 然 开始吧。(取下小号，挽着刘来娣，来到平台上)这是 世界上最简单的婚礼，但它同样辉煌!(吹响了《婚 礼进行曲》)

刘来娣 (轻轻地)你会把整座城市都吵醒的。 〔号声嘹亮。他们迎向星空 ……

**第** **二** **幕**

6

〔数月以后，春末夏初。晴朗的白天。

〔还是那个屋顶。平台上扯起了几根晒衣绳，晾着些 被絮衣物。小屋里，多了几个衣箱和存放杂物的纸 箱；地毯被裁掉一块，裸出一截水泥地，摆着电炉、水 壶、塑料桶等；墙上少了几件工艺品，多了一 口碗橱。 安然在睡觉。

〔刘来娣身系围裙，端着一大盆洗净的衣服从铁楼梯 上来。她走进房间。

**安** **然** (从被窝里钻出蓬松的脑袋)几点了? **刘来娣** (心事重重地)才十一点半。

**安** **然** (坐起)你又洗衣服了?不是说好拿到洗衣房去洗的 吗 ?

**刘来娣** 洗衣房洗不干净。

**安** **然** 舍不得花钱。来，再看看我们蜜月旅行的照片。

**刘来娣** 安然，有个坏消息。 **安** **然** 什么?

**刘来娣** 我们有孩子了。 安 然 啊 ?

**刘来娣** 你吓坏了?

**安** **然** 不……我只是没想到。肯定吗? **刘来娣** 这是化验报告。怎么办?

**安** **然** 不知道……让我想想。真突然!有时候，我觉得我 们自己还是孩子呢。

**刘来娣** (有些失望)真不该告诉你。 **安** **然** 不，来娣，我们想想办法……

**刘来娣**还有什么好想的?陪我去医院做手术吧。我真害 怕!

安 然 不不，也许我们可以要这个孩子…… **刘来娣** 怎么要?

安 然 把这事告诉你爹，让他把户口簿交出来，我们正式结 婚。

刘来娣 我爹非打死我不可!

安 然 他敢!现在是法制社会! 刘来娣生下来，我们也养不起的。

安 然 谁说的?你太小看我了!对了，我们还剩多少钱? 刘来娣 你也问起钱的事啦?

安 然 怎么能不问?这可是国家大事!你把我看成什么人 了?

刘来娣 全加在一起，还剩三百四十五块六毛七分钱。

〔安然从床上跳起，急急忙忙地穿衣服。 **刘来娣** 你干吗?猴似的。

**安** **然** 赚钱去!

**刘来娣** 上哪儿赚钱?

**安** **然** 他妈的，要实在逼得老子没办法，咱也“下海”了!我 同屋的来信说，他在俄罗斯缺个帮手，要不我上那儿

去?我还真想过这事。

**刘来娣** 让我当留守女士，不怕我跟别人跑了?

**安** **然** 咱俩一起去。到了那边，没准我还能在莫斯科大歌 剧院混个差事呢。

**刘来娣** 别胡思乱想了。你就教钢琴吧，当老师有什么不好?

**安** **然** 实话对你说吧，遇上没天分的学生，我是在浪费生 命；遇上有天分的学生，我是在害人!(停顿，无奈 地)看来，只好再去宾馆伴奏，反正那些混蛋也不听。

刘来娣 (怜惜地)真不想看着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安 然 没关系。生出来我就不愿意。

刘来娣 还是让我去干冰儿介绍的那份工作吧，好吗?

安 然 笑话!我不靠国家养，还能靠老婆养?(拿起毛巾、 牙刷)我去打几个电话，找份活。孩子的事，回头再 想想办法。(轻轻抱了刘来娣一下)别发愁!一切有

我呢。(哼着《社会主义好》的曲调，下楼去) 〔刘来娣整理床铺，打扫房间。

〔姚冰儿提着几个购物袋，气喘吁吁地上。 **刘来娣** (高兴地)冰儿!

**姚冰儿** 非法同居!你可挑了个好地方，只有消防队才能逮 着你们。

**刘来娣** 你小点声行不行?

姚冰儿有胆量做，还怕人说?(环顾四壁)不怎么样。不过 有点过日子的意思。(一下子倒在床上)就这床垫还 行。抓主要的啊?

刘来娣 少废话。喝水吗?

姚冰儿 不麻烦了，这杯子几天没洗了吧?(从购物袋里取出 矿泉水，喝着)

刘来娣 满嘴胡说。怎么,又进行了一次马路大扫荡?

姚冰儿 (从床上蹦起来)看看!(迫不及待地把购物袋来个 兜底倒，几套时装和一些花花绿绿的玩艺铺了一床) 淮海路上又开出好几家专卖店。来娣，你真该去看 看。 种

**刘来娣** (看着那些东西，兴奋地)收获不小啊!

姚冰儿 信用卡快透支了。好东西太多，真叫人不知该怎么 办才好。(在身上轮番比试着时装)怎么样?怎么 样?你这儿连穿衣镜都没有……这裙子怎么样?你 套上我看看。

〔刘来娣穿上裙子，神情有些兴奋。

姚冰儿 哎，把裤腿卷起来，别破坏感觉。说真的，你穿着比

我好，给你了! 刘来娣 送给我?

姚冰儿 想得美!叫安然买下吧，才九百八十八。 **刘来娣** (神色黯然，脱下裙子)我们没钱。

姚冰儿 但有爱情，是吗?(诡秘地)……他行吗? **刘来娣** 我撕了你的嘴!

**姚冰儿** (笑着躲开)我看他呀，床下功夫比床上功夫强。 **刘来娣** 你再胡说八道，我可真要生气了!

**姚冰儿** (脸上仍旧带着诡秘的笑容)你腿上的伤口是怎么回 事?

**刘来娣** 哪有伤口?

**姚冰儿** 别装糊涂!刚才我都看见了。 **刘来娣** 我不小心碰伤的。

**姚冰儿** 是吗?看上去倒更像是咬伤的。 **刘来娣** 你看错了。

姚冰儿 那我再看一下。(去卷刘来娣裤腿) **刘来娣** (躲开)行了，就算你说对了。

姚冰儿谁咬的?

刘来娣 别明知故问。

姚冰儿 我当然知道不是疯狗咬的。可人要是疯狂起来…… (笑着)

刘来娣 你别胡思乱想啊。那是因为你那天约我去跟台湾人 见面，安然不让我去，我非要去，他急了，就拖住我一 条腿……(不说了)

姚冰儿 咬了一口。真是精彩的一幕!你大概把这也看成是 爱情，对吗?会咬人的爱情。

**刘来娣** 咱别说这些了行不行?好久没见面了，怪想你的。 姚冰儿 算了吧，你还有心思想我?

**刘来娣** 真没良心。我几次打电话叫你来，你都不肯来。

姚冰儿 我怕打搅你们的两人世界呀。

**刘来娣** 那你今天怎么会来?

**姚冰儿** (淡淡一笑，像是自言自语)大概……是好奇心吧。 也许我还是不该来……

**刘来娣** 为什么?

**姚冰儿** 你们……过得好吗?

**刘来娣** 很好。他这个人就像个大孩子。

姚冰儿 他的脾气不好。 **刘来娣** 你怎么知道?

**姚冰儿** 从你的腿上看出来的。他还常常让你哭，伤心得想

死，是吗? 〔 沉 默 。

**姚冰儿** 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过得好。

〔 沉 默 。

刘来娣 你最近去过我家吗?

姚冰儿 (点点头)你爹快气疯了。他要知道你的地址，非闹

上门来不可。 刘来娣 别告诉他。

姚冰儿 他早晚会打听到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又一阵沉默。

刘来娣 有时候，我真想他们。奶奶不知怎么样了 ……

〔安然上，看见姚冰儿很意外，站住。 刘来娣 冰儿来了。

安 然 是的，我看见了。(放好毛巾、牙刷)

刘来娣 冰儿，在这儿吃饭。安然，对我的朋友热情些? 姚冰儿 不了。下午我还有事。

刘来娣 吃完饭再去办你的事嘛。(求助地)安然 …… 安 然 姚小姐大概要我们请她去饭店吃。

姚冰儿 我倒没这意思。大概安先生食堂的菜吃腻了，想换 换口味。

刘来娣 (感到好笑)你们都有病啊?什么先生、小姐的。

〔安然和姚冰儿都不吭声，彼此回避着对方的目光， 显得尴尬。

刘来娣 (诧异地看看安然和姚冰儿)怎么啦?你们见过面 的，上次在我家……

安 然 是的，我们见过面。来娣，你交了一个好朋友啊! 刘来娣 你这话什么意思?

姚冰儿 他的意思是你不该交我这么个朋友。

刘来娣 安然，你说话客气些好不好?冰儿和我是从小一起 长 大 的 。

安 然 也是苦孩子出身。如今，翻身感特强烈吧?

刘来娣 (生气地)你说话怎么老冲人?冰儿，别理他!

姚冰儿 我没什么。我是担心，他总这么说话，你怎么受得 了?

**刘来娣** 他就是这种臭脾气!别睬他。对了，我先把衣服晾 一下再去买饭。(对安然，警告地)不许再胡说八道! (端着衣盆出门，在屋顶上晾衣服)

〔姚冰儿把买来的东西一一装进包里。安然抽起烟。

沉默 。

安 然 很满足吧? 姚冰儿 什么?

安 然 炫耀你的财富啊。 姚冰儿 怕我“动摇军心”?

安 然 哼，你以为你的那套生活方式很吸引人?

姚冰儿 至少名贵的时装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不是吗? 安 然 你究竟想干什么?

姚冰儿我不懂你的意思。 安 然 你不会得逞的。

姚冰儿 我干了什么了?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 安 然 我只记住值得记住的东西。

姚冰儿(走到安然跟前，挑逗地)那么,对我呢? 安 然 哼，还用得着说吗?

姚冰儿 (亲昵地)没关系，说出来听听嘛。

〔安然沉默不语。刘来娣提着空盆走进房来，安然和 姚冰儿迅速分开。刘来娣疑惑地看看他俩。

**刘来娣** 你们……在说些什么?

〔姚冰儿以讥诮的表情望着安然，似乎在等待他的回

答。刘来娣又狐疑地看看安然。

安 然 (掩饰地)没说什么,只是谈些无聊的话题。

刘来娣 (犹豫了一下)我去食堂买饭，就来。(拿起锅碗走到 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下)

〔 沉 默 。

姚冰儿 你害怕了?

安 然 笑话!我怕什么?

姚冰儿 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来娣，我是你过去的女朋友? 安 然 有这个必要吗?

姚冰儿 你就不怕我会对来娣讲?

安 然 这就是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吗?(停顿，似乎下了决 心)好吧，你要讲什么就尽管对她讲吧。等来娣回 来，就把一切都告诉她。跟她说说，一年前你为什么 要离开我，还有你的那些风流韵事，比如，几乎光着 身于被人从留学生楼扔出来。

姚冰儿 你的故事也不少啊!要不要把你追求有夫之妇的动 人事迹也说说?

**安** **然** 你想说什么尽管说，我不怕。

姚冰儿 可来娣会怕的。我看还是什么都不说更保险。我完

全是为你着想。 **安** **然** 那你来干什么?

**姚冰儿** 我不知道，也许你该知道。 〔安然想说什么,终于没说。

姚冰儿 世界真小，对吗?想不起来了，我以前有没有对你提 起过来娣，也许提起过，而你没注意。不然，就省得

你去马路上找她了! 安 然 你吃醋了?

**姚冰儿** 那天你在来娣家可真像个演喜剧的。你对生活已经 没有耐心了，是吗?

安 然 你最好离我们远远的，别再来烦我! **姚冰儿** 我还能使你心烦吗?

安 然 请你今后别再来这儿，也别缠着来娣。

**姚冰儿** 你的自信心大不如从前了，这是我们分手的后遗症。 放心吧，我不会使来娣离开你的；相反，我还要尽可 能地帮助你们。

**安** **然** (冷笑)谢谢!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最近又傍了 哪个大款?

姚冰儿 这回是你吃醋了吧?

安 然 别自我感觉良好!你这种女人……哼，我值得吗? 姚冰儿“女人永远是新的”,知道这句名言吗?

安 然 破鞋呢?也是新的?

姚冰儿 如果说一些尖刻的话能让你心理平衡，你就说吧。 你这种男人现在也怪可怜的，只好拚命用一些陈腐 的观念来保护自己的自尊。

安 然 你错了，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女人变节甚至卖淫。 你们这样做也许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 外商的投资环境。我不过是希望你们在这么做的同 时，还多少保留一些古典情调，出几个“茶花女”或者 “蝴蝶夫人”,不然实在太没劲!

姚冰儿 你们男人就希望女人成为爱情的牺牲品。现在这样

的牺牲品越来越少了，于是你们就大发牢骚。 安 然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爱情。

姚冰儿 好了，安然，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过去我们吵得还 不够吗?离开你，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曾经为此伤

心、绝望，我差点儿垮了…… **安** **然** 可你还是投向了别人的怀抱。

姚冰儿 我看不到前途。和你在一起很快活，可也很无奈。 女人一生最好的时光就这么几年，我不能不为将来 的日子考虑。你以为我仅仅是为了钱财吗?不，你 不了解女人的心。

**安** **然** 我倒很想听听你还有什么辩护词。

**姚冰儿** 使我真正感到恐惧的是你。说心里话，我对你的爱 没有信心。即使我不离开你，迟早有一天，你也会对 我变心的。

安 然 这完全是你的借口!

姚冰儿 安然，女人的青春太短暂了，太短暂了…… 安 然 你走吧，及时行乐去吧。何必还来这儿呢? 姚冰儿 (靠近安然)我想你呀!

安 然 (避开)我不想再见到你，不想再想起你……你走吧。

姚冰儿 安然，我真想为你做点什么,弥补点什么。你有了来 娣，不知为什么,我好像也有了些安慰。也许我能为 你们出点力，再纯洁的爱情也需要钱来养活呀!

安 然 (又露出尖刻的神情)我懂了，你想“赞助”我们的爱 情?

姚冰儿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真心诚意的。就算是为了来 娣吧。我不想看到她遭受我曾遭受过的无奈和绝 望，我希望她能保住我没能保住的东西 ……

安 然 (哈哈大笑)好一个救世主啊!你大概把自己当成观 音菩萨了。

姚冰儿 我是真诚的 … …

安 然 那我也真诚地告诉你：我对来娣的爱，和当初我对你

的感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两回事! **姚冰儿** 你难道想说，你过去没有爱过我?

安 然 我不跟你谈这个。我只想请你把自己和来娣比 一 比，你就会明白了!你能和她比吗?她是天使，是纯 洁的化身；而你是什么?我不想说出更难听的话。

〔姚冰儿感到被刺伤，沉默。 〔安然吹起了口哨。

〔姚冰儿的脸上忽然出现一丝不可捉摸的笑容；她慢 慢凑近安然，朝他的面颊轻轻吹了口气。

安 然 (紧张地)干什么?你 ……

姚冰儿 (轻声一笑)你真的一点儿都不在乎我? 安 然 是的!

姚冰儿 你真让我伤心!当初我那么的爱你，把一切都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你。那段日子，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感 到激动不已……可你却对我说出这么无情无义的话

……你真叫我伤心啊! **安** **然** 别太夸张了!

姚冰儿 (柔声地)安然，难道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想得到我 的吗?我们最初的相逢是在大学生夏令营里。还记 得那个炎热的夏天吗?风景迷人的鼓浪屿海滩 …… 你说我有魅力，性感。你忘了吗?那个夜晚，我们从 舞会上悄悄溜走，在没有人的帐篷里，你说你第一次 尝到了做男人的滋味 …… (用手背轻轻摩挲安然的 鬓发)

〔安然甩开脑袋，转过身去背对姚冰儿。

**姚冰儿** 这一年多来，我始终无法忘记你!你的影子老是跟 随着我，挥不开、抹不去；好几次我走在街上，把别人

错认作你。 一听到钢琴声，我就会想到你。你还常 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 (抚摩安然的背脊)

〔安然微微颤抖了一下，站着不动。

姚冰儿 (把脸贴在安然的背上)安然，你真的把什么都忘了 吗?

安 然 (猛地转过身，一把推开姚冰儿，吼着)你滚!别再来 毁我!

〔姚冰儿跌倒在床上。她摆出一种诱人的姿态，用火 辣辣的眼光盯住安然。

〔安然扭过头去。姚冰儿从床上跃起，紧紧地搂住 他 。

〔安然想挣脱……两人一起被绊倒在床垫上。

姚冰儿 (勾住安然的脖子，像从心底发出一声轻唤)噢，安然



安 然 (喃喃地)我恨你，我恨你 …… (倒下身去)

〔端着饭菜的刘来娣上。她走到门口，见此情景，震 惊 。

安 然 (急忙站起)来娣 ……

刘来娣 (强忍住眼泪，看着姚冰儿)你滚!

姚冰儿 来娣，你听我说…… **刘来娣** 滚 !

姚冰儿 (讪讪地)那好，以后再说……再见。(拿起自己的东 西，下)

〔一阵短暂的沉默。 安 然 来娣 … …

**刘来娣** (终于哭出声来)不!

安 然 来娣，来娣，你听我说……

**刘来娣** (哭喊着)你说什么?还说什么!(冲出房间，奔下) 安 然 (追)来娣!

〔骤暗。沉重的音乐起。

7

〔主区景转：刘家。倦人的午后。房间里的布置稍稍 有些变化，刘来娣躺在阁楼上，她睁着双眼，凝视着 看不见的远方。投向她的一束阳光渐渐消失了。

〔天井里，梧桐树叶茂盛了些，树下仍堆着旧货垃圾。 刘老太在躺椅里晒太阳，手里拿着根拐杖。小麻坐 在门槛上，正津津有味地翻着一本破旧的电影画报。 远处有工地的打桩声，间或有苏州河上飘来的气笛 声和引擎声。气氛是单调和沉闷的。

**刘老太**(突然睁开眼，没头没脑地)太阳落山懒洋洋…… 〔小麻舔舔手指，又翻了 一页画报。

〔刘招娣拖着贴满外烟商标的破竹筐，沿着弄堂慢慢 走来。她走进天井，扔下竹筐，匆忙地倒了一大杯凉 开水一气喝光。她脱去罩衫，绞了把毛巾擦身。小 麻抬起头，痴痴地看着她。

**刘老太** 来娣结婚了? **刘招娣** 不知道。

**刘老太** 我要吃喜酒!

刘招娣 小妹病了，躺了两天了。(撩起衬衣前襟扇风) 〔小麻看呆了。

**刘老太** 什么都瞒着我!(突然笑了)嘿嘿，来娣和白面书生

成了亲。

〔刘招娣没睬刘老太，径自走进房间。小麻让开身，

眼光仍恍恍惚惚地盯着她。

**刘招娣** (给小麻个白眼)你看着我干什么?

小 麻 (跟在刘招娣后面，摊开画报的一页，神秘兮兮地)招

娣姐，你看……

**刘招娣** (看了一眼)下流胚!

小 麻 (吃吃笑着)招娣姐，你真好看!跟电影明星一样。 **刘招娣** 去你的!(不免有几分高兴)小麻，你师傅呢?

小 麻 (见刘招娣主动答话，兴奋地)噢，下午没事，师傅去 工地上看老乡了。

**刘招娣** 小点声，别把来娣吵醒。(拉起布帘子，在帘子后面) 你多大了?

小 麻 (走前两步，又胆怯地站住)二十了。

**刘招娣** (拉开帘子走出，已换了身睡裙，收拾着脏衣服)你有 对象了吧?

**小** **麻** (不情愿地点点头)我不喜欢她。 **刘招娣** 她喜欢你吗?

小 麻 不知道。她想和我结婚。 **刘招娣** 她为什么要和你结婚?

小 麻 (挠着头皮，半晌)她说，她喜欢我家的沙发。 **刘招娣** (笑)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小 麻 她是乡下妹子。

**刘招娣** 你不也是乡下人吗?

小 麻 (不服地)我出来已经好几年了，我还会说上海话呢! **刘招娣** 你总归不是上海人。

**小** **麻** 上海人过去不也都是从乡下出来的吗?

**刘招娣** 哟，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小** **麻** (得意地)你们家过去不也是从苏北出来的吗? **刘招娣** 滚你的蛋，你知道个屁!

**小** **麻** (懊悔地)我知道，你们早就是上海人了。上海真好， 我也想做上海人。

**刘招娣** 你一辈子也做不了上海人。

**小** **麻** 那不一定!只要我能娶个上海媳妇，我就能做上海

人 。

**刘招娣** 嗬!(捉弄地)跟我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上海姑娘? 我给你介绍。

**小** **麻** (目光又痴痴地对着刘招娣)你 …… **刘招娣** (吃了一惊)什么?

小 麻 (讷讷地)你的腿好白啊 ……

刘招娣 要死!(忙站直身子，凳子被碰翻在地) 〔天井里，刘老太警醒地睁开眼睛。

**刘老太** 招娣，你们在干什么?

〔小麻突然在刘招娣的脸上亲了一下，转身就往外 逃。刘招娣尖叫了一声。

**刘老太**(出人意料的敏捷，伸出拐杖将小麻绊了个跟斗)太

阳落山懒洋洋。(又闭目养神) 〔小麻爬起来，狼狈逃下。

〔刘招娣摸着脸颊，站在那里发呆。刘来娣梳着头 发，从阁楼上下来。

刘来娣 姐，是大亮来了吗?

刘招娣 (回过神来)不。你好些了? **刘来娣** 我本来就没什么病。

刘招娣 你把我们都吓坏了。你不知道你前天晚上回来时的

那副样子!脸像白纸一样，眼睛肿得像熟透了的葡 萄……我们都觉得你出事了。问你，你什么都不肯 说 ……

**刘来娣** 别说了，姐。

**刘招娣** (过了一会儿，忍不住地)你一走几个月，一回来又是

这副样子……真叫人担心，爹都快急死了! 刘来娣 他才不会真正关心我呢。

刘招娣 他是嘴上硬，心里可着急呢!你走那天，他都流眼泪 了。有时半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唠唠叨叨地说你 ……大亮和我还去你厂里找过你，他们说你请了长 假，是这样吗?

刘来娣 是的，我们去旅游了。

刘招娣 (感兴趣地)你们去哪里了?

刘来娣 去了好多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的地方。我还是第 一次坐船、坐飞机呢。

**刘招娣** (怅怅地)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外地……只坐过一次 船，是去崇明。

**刘来娣** 那些地方真美!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那些

风景。我们在山上看日出，在大海里游泳……那些 日子是我终身难忘的。(神色忽然黯淡下来)

刘招娣 (憧憬地)真希望我也有那么一天 …… 〔姐妹俩沉默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沉闷的打桩声。

刘招娣 (又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刘来娣收回目光，默默地梳着长发。

**刘招娣** 你们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啊? **刘来娣** 我也不知道 ……

〔传来摩托车的声音。 刘招娣 (激动地)是大亮!

刘来娣 (自言自语地)大亮是个好人。

刘招娣 (急急忙忙地)他已经向我求婚了! 刘来娣 (意外地)是吗?

刘招娣 是的，就在你跟那个音乐家走的那个晚上。我已经 答应他了，爹也同意了。

刘来娣 姐，你会幸福的。 刘招娣 他来了!

〔李大亮上，走进天井。 李大亮 奶奶，你好?

刘老太 来娣不给我吃喜酒，你逃不走!

刘 招 娣(走出房间)奶奶，你瞎说什么呀!大亮，热了吧?快

擦擦。有绿豆汤，想喝吗? 李大亮 来娣好些了吗?

刘招娣 (酸溜溜地)一开口就问来娣 …… 李大亮 (不好意思地)你爹呢?

刘招娣 大概又去“动迁办”了。 刘老太 金银财宝挖光了!

刘来娣 (走出房间)奶奶，别瞎说了。太阳快没了，我背你回 房间吧。

李大亮 (对刘来娣)你病刚好，让我来背奶奶吧。 刘老太 我不要男人背!

刘招娣 (推开李大亮)你瞎起劲!我来。

〔姐妹俩抬着躺椅进了披屋，把刘老太安顿在床上。 刘来娣 姐，你去吧，我陪着奶奶。

刘招娣 哎。(离开)

刘来娣 奶奶 … …

刘老太 (一把抓住刘来娣的手，搭脉)来娣有喜了!

刘来娣 (发慌地)奶奶，你瞎说…… 刘老太 痴情女子负心郎!

刘来娣 奶奶，你又要给我讲故事了? 刘老太 白面书生黑心肠!

刘来娣 你讲吧，奶奶，我喜欢听……

〔刘老太忽然不讲了。披屋里的光线暗淡下去。

〔李大亮坐在树下闷头抽烟。刘招娣一边拣菜，一边 暗暗看他。

刘招娣 想什么心事啊?是不是生意不好做? 李大亮 来娣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刘招娣 (默默看了李大亮一会儿，声音发涩)你自己去问她

嘛 。

李大亮 (没觉察刘招娣的语气)她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苦。 刘招娣 那你去安慰安慰她呀。

李大亮 我去?……不，不行。那个音乐家怎么也不来看看

她?(停顿)他们上次走了以后一直在一起?

刘招娣 是的。他们同居了。(隔了一会儿)你难过了? 李大亮 要是怀了孕可不好办。

刘招娣 你想得真细啊!(赌气地把身子扭向一边)

李大亮 招娣，我们一起帮着劝劝爹，让他答应来娣，和那个

音乐家赶快结婚算了!

刘招娣 (悲哀地)你心里只有来娣。 李大亮 招娣，你这话什么意思?

刘招娣 你心里喜欢的其实是她。 李大亮 你别乱讲 ……

**刘招娣** 我没乱讲。

**李大亮** 我不骗你 … …

**刘招娣** 你看小妹的那种眼神，跟看我的不一样。

**李大亮** (有些急了)那是你多心，我真的是喜欢你!

**刘招娣** 大亮，你的心思我知道。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还记 得小时候做游戏的事吗?小妹让你扮新郎，要我做 新娘，你不肯，非要小妹做新娘……你一直喜欢小 妹。可你为什么要突然提出和我结婚呢?你知道我 不会拒绝你，可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 也是女人啊，我也想有个男人一心一意地爱我、疼 我。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从来没 有人约我去逛马路、看电影；最后一次去公园，还是 中学毕业那年；没有人请我吃过饭、喝过咖啡……我 整天守着香烟摊，看着人家成双作对地谈朋友，真美 慕啊!

**李大亮** (难过地)招娣，今晚我请你去吃饭 ……

**刘招娣** 我不是图这些……大亮，如果你光为了结婚，那外面 的姑娘多得很，你有钱，又常在外面跑，还怕找不到 一个合适的?

李大亮 招娣，你千万别这么说，钱是买不来真感情的。你知 道，我没有兄弟姐妹，你和来娣就像我的亲妹妹。在 你们家，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来娣她从小心气就 高，我配不上她。你对我好，实实在在的，我心里明 白。那天我不是突然想出要和你结婚的。我早就暗 暗发誓，这辈子要么不结婚，要结婚就在你们姐妹俩 中间定一个。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刘招娣** (渴望地)大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谈恋爱

呢?

李大亮 那……这个星期天，我们去看电影? 刘招娣 (苦笑着)你呀 ……

李大亮 (沉默片刻)招娣，等我忙过这阵，我们就办喜事吧? 刘招娣 (热切地)大亮，我们去旅行结婚!好吗?

李大亮 那就去广州、厦门，我还可以顺便去联系货源。 刘招娣 你还准备带着鲜鱼活虾度蜜月啊?

李大亮 不是，我只想建立些关系。我要开家海鲜馆。 刘招娣 真的?

李大亮 真的。我正在准备资金，物色店面。 刘招娣 那我们结婚少花些钱!

李大亮 (感激地)招娣，终身大事，我不会让你受委屈，该花 的还得花。没关系，我们会赚很多钱的，会的!我不 怕吃苦。以后再生个大胖儿子，让你爹也高兴高兴。

刘招娣 (笑)你怎么知道就是儿子?

李大亮 儿子女儿都一样。说不定是双胞胎， 一男一女。 刘招娣 想得美!

〔李大亮嘿嘿笑着。

刘招娣 你想培养儿子将来做什么?

李大亮 (几乎不假思索地)让他学钢琴，当个音乐家。

刘招娣 (顿时变了脸色)胡说，我才不让他当什么音乐家! 李大亮 (意识到什么,慌忙掩饰)哎，我只不过随便说说。

〔沉默。两人都有些尴尬。

李大亮 (歉意地)你生气了?是我不好。

刘招娣 不，我不好。(停顿，忧虑地)大亮，我只是怕你以后 心里老想着小妹 ……

李大亮 (握住刘招娣的手)不会的，不会的，我发誓!

〔两人不自然地站着。刘招娣似乎在期待着李大亮 的什么,但李大亮松开了她的手。

**刘** **招** **娣** (有些失望)喝碗绿豆汤吧，我去舀。 **李大亮** 好的，你自己也喝。

〔姚冰儿上。 姚冰儿 来娣在吗?

刘招娣 是大学生啊，你怎么有空来?

姚冰儿 听说她病了，我顺便来看看。在屋里吗? 刘招娣 在。

〔姚冰儿走进房间。

**李大亮** 她又来干什么?来娣最好别跟这种人来往。 **刘招娣** 你又瞎操心了!

**李大亮** 招娣，我想去“动迁办”看看。爹脾气急，别又闹僵 了 。

刘招娣 那好，我跟你一起去。顺便为小妹的事再劝劝爹。

(与李大亮下)

姚冰儿 (又跑回天井)来娣!

〔刘来娣从披屋里出来。两人对视着，气氛有些紧 张 。

姚冰儿 (故作轻松地)怎么,不认识我了? **刘来娣** 你来干什么?

姚冰儿 我们还是上你的小阁楼吧? 刘来娣 不，这儿凉快。

姚 冰 儿 那我们上街，我请你吃晚饭。吃了饭再去逛逛商店。 刘来娣 不，你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坐下)

姚冰儿 还在生我的气啊?其实我是帮了你的忙呢! **刘** **来** **娣** 帮 忙 ?

姚冰儿 对，帮你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也坐下，掏出化妆包， 对着小镜子略略补妆，不时地瞟刘来娣一眼)我得解 释一下 ……

**刘来娣** 不必了。安然已经都解释过了。

**姚冰儿** (感兴趣地)他是怎么说的?(没得到回答，露出一丝 讥笑)我能想像得到。

**刘来娣** 你想像到什么?

姚冰儿 他一定先沉默，像是在反思，又像是在承受良心的谴 责，其实什么也没有，他只是在观察你的反应，等待 你的发难，这叫“以守为攻”。你中了计，开始爆发： 责问他，痛骂他，推开他的拥抱，打他，朝他脸上吐唾 沫……你的子弹很快就用完了，精疲力竭倒在床上， 用眼泪筑起防线。他便用手绢穿越你的防线，开始 反攻：用温柔的语气说一些神圣的字眼，把简单的事 实形容得很复杂，要求你理解、宽恕，实际上是要求 你投降。最终的结果是你们做爱，然后在一起把我 奚落一顿。我说得对吗?

**刘来娣** 不对!

**姚冰儿** 不对?难道他变了?

**刘来娣** 我不想和你谈这些。我不许你再提安然!

姚冰儿 好吧。看来你可以原谅他，却不能原谅我。女人一 般都这样，我不怪你。

**刘来娣** 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是你勾引了他!

姚冰儿 (笑)可惜你回来得早了一点，要不然，我就有更充分

的证据向你证明一条真理：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刘来娣** 你太无耻了!

姚冰儿 那他呢?好了，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严重。这只是

一个游戏，是玩笑，是恶作剧。 刘来娣 你究竟竟想得到什么?

姚冰儿 决不是你的安然。我只是忍不住想戳穿你们所谓 “爱情”的神话而已。

刘来娣(痛心地)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姚冰儿 因为他刺痛了我!他太自以为是了。你们都太自以 为是了!

〔 停 顿 。

刘来娣 你还爱他，是吗? 姚冰儿 算了吧……

刘来娣 那天，你是旧情复燃? 姚冰儿好笑!

刘来娣 那你为什么?

姚冰儿 我说过了，是玩笑。 刘来娣 我不信。

姚冰儿 别傻了，来娣，你总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把我看成 是你的情敌吧?

刘来娣 你什么都想得到。你身边的那些男人很有钱，你要 他们的钱，又嫌他们乏味；你看到别人沉浸在爱情的 欢乐中，也想重温旧梦，不惜损害别人。你是个贪婪 而又自私的人。

姚冰儿 是的。我自私，我贪婪，世上的好东西我都想要。我 活着就是为这个!这并没有错。我不是凭空得到这 一切的。我为我想要的东西付出了代价，这代价有 时并不低、并不容易。别人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我 活得并不像你们想像的那么轻松。要说自私，谁不 自私?来娣，你不也在拚命捍卫你想得到的东西吗?

要说贪婪，你也许比我更贪婪，因为你想要的是世界 上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谁也没有权利指责 谁，人都只为自己觉得值得的东西活着。这有什么 区别?

刘来娣 有。有天大的区别。

姚冰儿 好了，我不想再说什么废话了。你不就是担心我和 安然会重温旧梦吗?放心，决不会的!你说我会看 上安然这种人吗?要不是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 到他。他对我来说，早就是一页发黄发霉的日记，被 撕了扔进废纸篓了!至于我们俩，你看着办吧。朋 友一场，我还是愿意帮你的忙，你应该有份好工作。 这几张名片给你，都是些有实力的人物，你应该去找

找他们，提我就行了。(把几张名片放在桌上) 〔刘来娣沉默着。

姚冰儿 (站起，略感惆怅地)我就要嫁人了， 一个“台巴子”。 他答应给我一大笔钱做生意。以后怎么样，我也不 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 (转而兴奋地)我想投资 娱乐业，开一家夜总会，和别人的都不同!我已经有 了计划。来娣，也许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不管你

还记不记我的仇，我都祝你好运。 〔刘来娣还是沉默着。

姚冰儿 我走了。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破房子、这条臭水浜! **刘来娣** 冰儿 ……

〔姚冰儿站住，回过头来。

**刘来娣** 你和安然真的相爱过，是吗? **姚冰儿** 是的。

**刘来娣**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说心里话，我对他了解

得太少了!

姚冰儿 要不要和他结婚，你拿不定主意，是吗? 〔刘来娣心绪复杂地点点头。

姚冰儿 如果我是你，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从他的身边逃 走!——也许还来得及。

刘来娣 (自语般地)可你不是我，我也不可能是你。 〔姚冰儿苦笑着摇了摇头，下。

〔暮色重了。刘来娣慢慢转过身，思索着，走进房间。 她上了阁楼，开始整理自己的衣物 ……

〔飘来几声汽笛，一艘驳轮驶过河面的声音。

〔提着鸟笼的刘长庚上，刘招娣和李大亮随上。

**刘招娣** (兴奋地)……抽水马桶、浴缸、煤气，还有阳台。啊， 这一切都太好了!

**刘长庚** 好什么?搬到远开八只脚的乡下去，我这生意还怎 么做?

**刘招娣** 这破地方还没住够?整天闻着苏州河的臭气， 一下 雨就担心发大水 ……

**李大亮** 爹，你不用再做废品生意了。等海鲜馆开张，你就和

我们住在一起，帮着拿拿主意。 〔刘来娣提着包走出房间。

**刘长庚** (看了看刘来娣手中的包)你…… **刘招娣** 小妹，你还要走啊?

**李大亮** 来娣，你病还没完全好 …… **刘长庚** 你给我放下包!

〔刘来娣继续朝门外走。 **刘长庚** 你给我站住!

**刘来娣** (站住，缓缓地)爹，我对不起你。姐，大亮，我祝你们

幸福!奶奶睡着了，我不叫醒她了，你们要照顾好 她，拜托了!我从小是她带大的 …… (声音发哽)我 走了。我不能不走。留在这儿干什么呢?(望了一 眼暗着的披屋，朝外走去)

**李大亮** 来娣 … … **刘长庚** 站 住 !

**刘来娣** 爹 … …

**刘长庚** (突然跑进房间，打开柜子的抽屉，拿出户口簿，犹豫 了一下)招娣!

**刘招娣** 哎 …… (跑进房间)爹，什么事? **刘长庚** (忿忿地)她要去哪儿?去寻死?

**刘招娣** (吓一跳)啊?不会吧?(望了望天井)

〔天井里，李大亮挡住刘来娣。

**李大亮** 来娣，留下来吧……马上有新房子住了。 〔刘来娣摇摇头。

**刘招娣** (带着哭腔)爹!小妹要是真的去寻死可怎么办啊?

**刘长庚** (横横心，把户口簿朝桌上一扔)把户口簿给她带走 ……叫她趁早把事情办了，别再给我丢人现眼!

**刘招娣** (喜出望外地)哎!(急忙拿起户口簿跑回天井，交给 刘来娣)爹让你赶紧办喜事呢!

**李大亮** 爹答应啦?这下好了，来娣，快办喜事吧!

〔刘来娣拿着户口簿，站着发怔。 **刘招娣** 咦，你不高兴?

**李大亮** 来娣，你怎么了?

**刘来娣** (回过神来，把户口簿塞进包里)替我谢谢爹，我走 子。你们放心吧，我会很好的。

**李大亮** (提起刘来娣的包)那……我们送你去车站。

**刘来娣** 不用 … … 再见吧。

〔刘来娣走出家门，沿着弄堂慢慢远去。刘招娣和李 大亮目送着她。

〔路灯亮了。房间里，刘长庚对着鸟笼喝着闷酒。 〔 渐 暗 。

8

〔大楼顶上的小屋。晚上。屋子里乱糟糟的：被子没 叠，碗没洗，脏衣服、空酒瓶、烟头四处都是。音响开 着，播着电台的流行音乐。安然趴在床垫上，很无聊 地在玩手掌游戏机。他忽然烦躁地扔掉游戏机，关 了音响。他神色阴郁地走到外面平台上，伫立片刻， 又回到房间里，打开一本影集，对着他和刘来娣的照 片看了很久。他把脸埋在照片上，身体微微抖动着， 像是在哭泣。

〔刘来娣拖着虚弱的步履上。她肩上的包几乎拖在 了地上，艰难地登上铁梯 ……

〔安然似乎听到了什么,抬起头，注意地倾听，突然弹 起身冲出门外。

**安** **然** 来娣!(快步下楼，万分激动地抱住刘来娣)你回来

了!你终于回来了!

**刘来娣** (虚弱地)抱我上去，我要躺下 ……

**安** **然** (抱起刘来娣走向房间)你病了吗?来娣，你怎么了?

**刘来娣** (呢喃着，像是在说服自己)安然，我是爱你的，我是 爱你的。

**安** **然** 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不敢去你家，我在你家对面

的马路上等着、盼着，整整一天…… **刘来娣** 噢，安然，你真傻……

**安** **然** 不要再离开我，不要再离开我……这几天，我过的是 什么日子啊!

刘来娣 我爱你，安然，想忘也忘不了。我常常想，我怎么会 遇到了你?没有了你，我会怎么样?这一切难道都 是上帝的安排吗?

安 然 是的，是上帝的安排。人不可能只活一世，我们也许 早就相遇了：在冥冥之中，在无法回忆的遥远岁月， 在宇宙浩瀚的星河里 ……

**刘来娣** (伤心地)噢，安然，我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安** **然** (发怔地)什么时候?

**刘来娣** 今天晚上，刚才，我去做了流产手术。我受尽了羞辱 和痛苦 ……

安 然 (又一次紧紧地抱住刘来娣)也许我们可以保住那孩 子，也许我们能说服你父亲，正式登记结婚……这孩 子本应该有权利来到这个世上的啊!

刘来娣 (看着安然，沉默片刻)不，我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来到 这个毫无准备的世界上。我心里很清楚，你其实不 想要孩子 ……

**安** **然** 不，不……

**刘来娣** 安然，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理解你。你说得对， 我们自己还都是孩子呢!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就像

小孩子扮家家、做游戏一样。 〔安然惭愧地沉默着。

**刘来娣** 我们需要时间，来证明我们是对的 ……

安 然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刘来娣** 不，但这不够，我们还需要勇气，走向现实的勇气。 但愿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勇气。

安 然 (埋下头去，久久地伏在刘来娣胸前)不要说了，来 娣，不要说了……

〔刘来娣温柔地抱住安然的头。 〔深情的音乐起，渐暗。

**第** **三** **幕**

9

〔两个月以后。大楼顶上的小屋。夜晚。桌上摆着 酒菜和生日蛋糕，安然独自坐在桌前，神色阴郁地抽 着烟。一只音乐钟发出鸟鸣般的报时声。他看了下 钟点，焦虑地踱步。

〔乐团的行政科长老邬上。

安 然 (听到动静，喜悦地)来娣……

老 邬 小安，是我。

安 然 (扫兴，但不得不装出热情的样子)哦，邬科长，这么 晚了还没下班哪?

老 邬 咳，没办法。搞了聘任制之后，几个人的事都落到我 一个人头上。房子、车子、票子、孩子……连粪管堵 住了都要来找我!谁都可以叫：“阿邬，你来一趟”、 “阿邬，你来一趟” ……我阿邬又没长三头六臂!刚 才，还有人——

安 然 (打断)抽烟。(递上烟) 老 邬 哎，好。这烟真的假的?

安 然 你来，是不是又要赶我们走?

老 邬 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是这样的，团里面要把这

大楼的顶层租出去，合同都草签了，大家都要搬走。 安 然 屋顶也要出租吗?

老 邬 对，包括屋顶。台湾人要在这里建个屋顶花园，喝喝 酒、听听歌。你不要说，这里的视野还挺好的。

安 然 租、租，什么都租：剧场租了、房子租了、人也租了，现

在连风景都要租给别人了! 老 邬 看来你对改革有意见啊?

安 然 别扣大帽子!你让我搬哪儿去? 老 邬 地下室怎么样?

安 然 (叫起来)地下室?你想我让坐地牢啊? 老 邬 暂时的。集体宿舍暂时都到防空洞过渡。 安 然 敌机要来轰炸啊?我不搬。

老 邬 不可能，定金都收了人家的了。团里急等这笔钱发 工资呢!我说小安，天气越来越热了，这屋顶上怎么

住人?还是地下室好，冬暖夏凉，免费空调。 安然(没好气地)那你自己怎么不去住?

老 邬 说这话没意思了吧?伤朋友感情。我阿邬现在虽然 是个行政科长，可对朋友一向是没说的!我这也是 公事公办。你给我个面子，明天就搬。还是两个人

一间，不增加新人。 安 然 我已经结婚了!

老 邬 嘿，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提呢。结婚了?你拿证来，

马上给你分房!一室一厅，怎么样? 〔安然哑口无言。

老邬 唉，你们现在这些青年人哪!都讲“潇洒”,可又“洒” 不起来。老实说，领导对你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早就 想找你谈了，可一直忙。我们是文艺团体，是搞精神

文明的，要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社会上对我们文 艺界已经有偏见了。上次我得了皮肤病，去医院就 诊，那个实习医生看半天不知道是什么病。最后，你 猜他怎么说?

〔安然在想自己的心事，没理老邬。

老 邬 他居然讲：“你是文艺界的，我不得不怀疑是性病。” 听听，这叫什么话!

〔李大亮和刘招娣东张西望地上。

安 然 (听见楼梯声)我爱人下班了。(又一次高兴地迎上 前去)来娣!

**李大亮** (拘谨地)你好，安先生。

安 然 (一愣，想不起来地)你是 …… 刘招娣 小妹在吗?

安 然 噢，是招娣和大亮啊。你们怎么会来的?快请进!

〔李大亮和刘招娣进屋，好奇地打量着房间里的布

置。安然倒茶。

老 邬 小安，你忙，我走了。

安 然 嗳，你走好。我这儿有客，就不送了。

老 邬 别来这套。我说的话都记住了?最迟不能超过这星 期，你得搬!

安 然 (推老邬走)行，行，别当着客人的面讲这些。你真是 个阿污!

老 邬 你阿污还是我阿污?唉，这种得罪人的事净挑我干 …… (下)

安 然 (回到屋里)你们请喝茶。 李大亮 谢谢。

刘招娣 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啊，小妹呢?

安 然 (心情很坏)到现在还没下班，鬼知道在忙些什么! 李大亮 给香港老板干活，一定很紧张吧?

安 然 还不是陪老板吃吃喝喝、唱唱卡拉OK!

刘招娣 小妹现在每个月赚不少钱吧?瞧你们吃得多好，还 有鲜奶蛋糕 … …

安 然 今天是来娣的生日。

李大亮 是吗?那是要好好庆祝!早知道我们该带礼物来。

刘招娣 在家里，我和小妹从来不过生日。 李大亮 你一直在等她?

安 然 (不愿谈这个话题)这么晚了你们还来，有什么事? 刘招娣 大亮，你说。

李大亮 是这样的，我们想来问问……你和来娣打算什么时 候办事?

安 然 办事?办什么事?

刘招娣 办喜事呀!你们准备几时结婚? 安 然 (纳闷地)结婚?问我们?

刘招娣 (不满地)你什么意思?你对我家小妹也太不负责任 了!

李大亮 招娣 … …

刘招娣 就是嘛!我说错了吗?光同居不结婚，你这是在害 我家小妹……

李大亮 (忙打圆场)安先生，你别见怪，招娣心直口快……其 实，这也是爹的意思。他看你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一 步，就让赶快把事办了，免得左邻右舍风风雨雨的 ——他老人家也是心疼来娣。

安 然 (疑惑地)这么说，他同意来娣和我结婚了? 刘招娣 废话!他要不同意；把户口簿给你们做什么?

**安** **然** 户口簿?

**刘招娣** 怎么,小妹没对你说起?

**安** **然** 哦，不。(站起，掩饰着内心的不平静)

**刘招娣** 那你到底打算几时和小妹结婚呢? 〔安然沉默着，走出房间。

**刘招娣** (对李大亮)咦!这人怪不怪?

**李大亮** (也走出房间，向安然敬烟，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安 先生，要是你们有什么难处，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安** **然** (难言地)不 … …

**刘招娣** (忍不住地)难道你想一辈子不明不白地把我家小妹 拖下去?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李大亮 招娣，你别急嘛!(对安然)是这样的，安先生，我和 招娣打算下个月办事。如果你和来娣愿意的话，那 我们一起办，这样可以更热闹些；酒席的钱由我出， 你要几桌?希望摆在哪家饭店?还有就是日期 ……

**安** **然** (自尊心受伤)不必了，李老板。我和来娣还不至于 穷到讨饭的地步!

**李大亮** (惶惑地)不不，你不要误会!我们都快是一家人了 嘛 。

**安** **然** 是吗?(寒心地)你们……还是去问来娣吧。(走回 房间，倒在床上，不再理会他们)

刘招娣 (气呼呼地)大亮，我们走!这种十三点，睬都不要睬 他。小妹碰上他真倒了咱一家子霉了!(拉着李大 亮往外走)

**李大亮** (回头)安先生，等你跟来娣商量好了就通知我…… **刘招娣** ( 喝斥地)你也是十三点!

**李大亮** (压低噪子，显出莫名的兴奋)我看来娣好像没有要 和他结婚的意思 ……

**刘招娣** ( 瞪了瞪眼)怎么?你心眼又活啦?哼!(甩开李大 亮，跑下)

**李大亮** 哎，招娣……(追下)

〔安然仍倒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遥远地，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深情的音乐。

〔安然从床上起来，犹豫了一下，打开刘来娣的衣箱， 翻找着。他拿出了那本户口簿，看着，陷入沉思。

〔刘来娣捧着一大束鲜花兴冲冲地上。她的发型和 装束有了很大变化，是那种符合时尚的“白领小姐” 的打扮。

**刘来娣** (边上边喊)安然!

〔安然急忙放好户口簿，关上衣箱。

刘来娣 (进屋)安然，真对不起，这么晚才回来。老板临时要 我去接待一位重要客户，电话又打不到你……你肯 定生我的气了吧?我跟老板说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先生在家等我呢。老板说他很抱歉，要我向你道 歉。他送了我这束鲜花，还说要给我发红包呢!

〔安然一直沉默着。

**刘来娣** 噢，安然，你一定饿坏了吧?快吃饭吧，我已经和老 板陪客人吃过了。他们还要我一起去听歌，我拒绝 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呀!对了，这束花我献给你，这 叫“借花献佛”。(笑着，把花举到安然面前)

〔安然打了刘来娣一耳光。鲜花洒了一地，刘来娣一 个踉跄，捂着脸颊呆住了。

**刘来娣** (半晌才说出话来)你让我想起了那个夜晚，你来我

家向我求婚的那个夜晚，我爹也这样打了我……鲜 花也这样洒了一地 ……

安 然 (悔意顿生，把刘来娣搂在怀里)对不起，对不起…… 我大概是疯了，我失去了理智。我怕，我真怕!我怕 你变成第二个姚冰儿 ……

**刘来娣** 不会的，安然，你放心吧，不会的。

**安** **然** 你能保证吗? **刘来娣** 我保证。

**安** **然** (松开了手)不，你无法保证 …… (走出小屋，久久地 凝视夜空)我们都无法保证。我们无能为力!

〔刘来娣呆呆地站在小屋里。 〔 渐 暗 。

10

〔舞台深处，安然在弹奏钢琴：这是一首阴沉沉的、枯 燥的曲子。安然机械地弹奏着，表情漠然。大堂经 理走到他跟前。

**大堂经理** 哎，你换一首曲子!客人都有意见了。 〔安然无动于衷。

**大堂经理** (恼火地)喂，你听见没有?耳朵聋啦? **安** **然** (抬起头，茫然地)你说什么?

**大堂经理** 我说你明天不用再来了! **安** **然** (平静地)好的。把工钱给我。

**大堂经理** 没有工钱，说好是试用三天。你现在就走吧! ( 下 )

〔安然站起身，默默离去。 〔钢琴隐去。

〔响起甜腻腻的背景音乐。晚上，餐厅一隅。刘来娣 独自坐在餐桌前。她的装束又有了一些变化，显得 更加新潮。她浅浅地喝着茶。包里的BP 机响了，她 看了一眼，又着急地看表。

〔一名招待走到刘来娣桌前。 **招** **待** 小姐，您要点菜吗?

**刘来娣** 等等。还有一位客人。

〔招待下。刘来娣又一次看表。

〔安然背着个牛仔包，郎里郎当地上。他头发蓬乱，

胡子拉碴，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刘来娣** (高兴地)安然，在这儿。

〔安然慢悠悠地走到桌前，把包扔在地上，坐下。 **刘来娣** 你怎么才来?我都等得急死了。(替安然斟茶)

**安** **然** 死了吗?(从口袋里掏出包皱巴巴的廉价香烟，点 燃，东张西望着)这地方我以前好像来过。“刀”蛮快 的 。

**刘来娣** 这地方离公司近。晚上我还有事，老板刚才又 call 我了。

安 然 怎么,你难得请我吃顿饭，又要急急忙忙的?

刘来娣 ( 歉意地)没办法。我还没满试用期，不得不卖力些。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安** **然** 我做任何事都不喜欢急急忙忙的。要这样，这顿饭 就别吃了，你还是去陪你的老板吧!

**刘来娣** 看你，又来了。招待! 〔招待过来，准备开票。

**刘来娣** (翻开菜谱)安然，你想吃什么?

安 然 (抢过菜谱，对招待)不忙，我们先喝会儿茶，研究研

究菜谱。您忙您的去吧。 **刘来娣** 安然，我饿了。

安 然 (仍对招待)那就先给这位小姐来份刀切馒头。

招 待 就一份“刀切”? 安 然 对。

〔招待绷着脸下。 **刘来娣** 安然，你这是干吗?

**安** **然** 吃饭呀。我在看菜谱，今天我要狠狠地“敲”你一下!

反正你现在有钱了。 **刘来娣** 那你快点菜吧。

**安** **然** (合上菜谱)你是不是心疼了?那我们到楼下吃快餐 去 。

**刘来娣** 你存心跟我过不去?

**安** **然** 这是什么话?你请我吃饭，你就是主人，我就是客 人，对吧?主人的职责，就是应该尽量满足客人的要 求，让客人在愉快的心情中享受丰盛的美餐，领略到 主人的一片深情厚意，感受到生活和友谊的美好。 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懂得待客之道?你这个公关秘 书是怎么当的?你陪客户吃饭也是这样的吗?是不 是因为我没生意给你们老板做?

**刘来娣** (生气地)我的工作并不只是陪人吃饭，这已经跟你 说过无数遍了!

安 然 谢天谢地!只要不陪人上床，我都无所谓。 **刘来娣** 你……(气得扭过身去，悄悄抹泪)

安 然 (依然不冷不热地)饭前流泪会影响胃腺分泌，懂吗?

你真该好好学着点儿，这可是你的专业啊! **刘来娣** 安然，你到底要怎么样?

**安** **然** 我能怎么样呢?有吃就吃呗。让我仔细看看菜谱， 看什么菜最贵。

刘来娣 (耐心地)安然，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做现在这份工作。 那你让我做什么工作呢?再回到流水线上去吗?我 没有过得硬的文凭，能找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很不 错了。你应该理解我，支持我。安然，我多么希望能 得到你的帮助啊!

**安** **然** 说这些干什么?影响食欲!

**刘来娣** (绝望地)我是为了生活!

**安** **然** (冷笑)哼，都说是为了生活。明明在渐渐地毁掉生 活，也说是为了生活!到底什么是生活呢?

**刘来娣** 你说呢?

**安** **然**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越活越没劲，曾经有过的那些 美好时刻越来越少了：譬如雨中散步、奇遇，譬如幻 想、丹顶鹤……你现在不再坐公共汽车了吧?出门 就“打的”,好气派啊!

**刘来娣** 我是为了工作。

**安** **然** 是啊，赚钱花钱，正事!

**刘来娣** 安然，我们现在需要钱。我们要租房子。那个阿邬 不是天天来催我们搬家吗?

**安** **然** 还要买高级时装和化妆品，还要上大饭店吃饭。我 真惭愧!我还是挑最便宜的菜吧。

**刘来娣** 我买衣服也是为了工作……

**安** **然** 工作、工作，不要跟我谈你的工作好不好?我不是你 的老板!

**刘来娣** 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俩?(迟疑地)将来，如果我们结 婚，也需要筹一笔钱呀。

安 然 将来，如果，哼。

**刘来娣** 你不打算结婚吗?

安 然 (盯着刘来娣的眼睛)你呢?你什么打算?

**刘来娣** (垂下目光)只要我们仍像过去那样相爱 ……

安 然 我们的相爱已经成了过去?

**刘来娣** (急忙地)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安 然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等你爹把户口簿交出来，是 吗?

**刘来娣** (停顿，移开目光)是的。

**安** **然** 为此你还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刘来娣** (暗哑地)别说得那么可怕。

〔两人都沉默着。

安 然 (阴郁地一笑)你真觉得可怕?你不觉得庆幸? 刘来娣 我们不说这些了。点菜吧。

安 然 你点吧。

刘来娣 喜欢吃什么? 安 然 无所谓。

刘来娣 (看着菜谱)今天一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安 然 你不会感兴趣的。

刘来娣 你该去洗洗澡，理理头发，把胡子刮干净…… 安 然 我很干净。

〔刘来娣苦笑着摇摇头。 〔招待端盘上。

招 待 刀切馒头。你们点什么菜? 〔刘来娣点菜。招待开票。

〔刘来娣包里的BP 机又响了。

**刘来娣** 老板又在call 我了，我得去回个电话。

**安** **然** 乱七八糟的!这顿饭还吃不吃?我不吃了! **招** **待** 菜马上就好。(下)

**刘来娣** 那我过会儿再去回电。来，我们先吃馒头。(赶紧咬 了口馒头，噎住了，剧烈地咳嗽)

**安** **然** 别急嘛。要是怕老板“炒”你“鱿鱼”,你就走，这顿饭 我一个人也能咽下。

**刘来娣** 安然，我求求你，别把好心情破坏了! 〔BP机又叫了一下。

安 然 催命鬼又叫了!是它在破坏好心情。真奇怪，有那 么多人心甘情愿地被这催命鬼附体。我想，如果把 这座城市里所有别的声音都关掉，就剩下这鬼叫，那 一定会很吓人、很壮观的!

**刘来娣** (强颜欢笑地)你的想像真特别。说说吧，今天你干 了些什么?

**安** **然** 今天你请我吃饭，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刘来娣** (真正高兴起来)是什么?快拿给我看看!

〔安然打开牛仔包，取出一个精美的礼盒置于桌上。 **刘来娣** 是什么?

〔安然微笑，不回答。

〔刘来娣小心翼翼地解开缎带，从盒子里捧出一个用 纸裹着的球状物体；她撕去纸片，手上出现一个暗蓝 色的木雕骷髅。

**刘来娣** 啊!(惊恐地扔掉骷髅) 〔骷髅在地上滚了几下。

安 然 (捡起骷髅)不用怕，这只不过是一件木雕作品。

**刘来娣** (颤抖着)为什么……为什么 ……

安 然 (把玩着骷髅)今天我去逛了逛自然博物馆。城市里 的现代人跟自然的联系大概只剩下这块地方了，还 是标本化了的。我看了看恐龙，想看清它的脸上有 没有为今天的灭种而流下的泪痕。结果我发现它在 微笑，恐龙式的微笑，笑容中似乎还凝固着一个声 音，那声音告诉我：“死亡和生命同样永恒，何必杞人 忧天?”

〔BP 机又叫了。

安 然 (停了停，继续)我还拜访了我们的祖先类人猿，想听 听它对今天这个世界的见解。它的样子非常傲慢， 似乎对我不屑一顾。我问它：“你们那时是怎么谈恋 爱的?”它回答：“妈的!我们拼命劳动，难道就是为

了变成你这副模样?” 〔BP 机又叫了一声。

**安** **然** (发怒地)能不能把你这鬼东西关掉? **刘来娣** (坚决地)我要去回电了!

**安** **然** 站住。我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拿出那本户口簿 扔在桌上，压上骷髅，掉头而去)

〔刘来娣像是受了重重一击，跌倒在椅子上。 〔暗。

11

〔黑暗中，响起风镐声和掘土声。

〔朦胧的月光照着刘家披屋的轮廓。亮起一束手电 筒的光，照着老麻和小麻紧张的脸。他们在挖墙角。

老 麻 挖到什么啦?

小 麻 不知道……好像有什么东西。

老 麻 ·动作快些!他们马上要回来了。

〔两人加紧刨土。 小 麻 是一只坛子!

老 麻 ：打开看看，快!

〔敲碎坛子的声音。 老 麻 是什么?

小 麻 好像是沙子 ……

老 麻 ((用手抓了一把，凑近看，嗅着)奇怪，沙子还埋得那 么好?

小 麻 还有小石子。

老 麻 (惊叫，跳开)我的妈呀!是骨灰! 小 麻 啊?(逃开)

老 麻 不好，房子要塌了，要出人命!快逃! 〔手电筒突然灭了，两人仓惶逃走。

〔一声轰响，披屋倒塌了。

〔响起刘老太不屈不挠的声音：“杭啃嗨!杭啃嗨! 杭啃嗨…… "

〔弥漫的尘埃中，刘老太奇迹般地从废墟上站立起 来。她全身挂满金银珠宝，活动四肢，关节发出一连 串有节奏的音响，做出种种古怪的姿势，像一具生了 锈的玩偶在月光下舞蹈……

〔喜洋洋的苏北小曲声中，地上的瓦砾变成了金块。 〔 渐 暗 。

**12**

〔刘家大门外，午后。

〔废墟前，燃烧着一堆锡箔。披麻戴孝的老麻、小麻 和刘长庚、刘招娣、李大亮、刘来娣依次跨过火盆。 老麻和小麻跪倒在地，朝着废墟连连磕头。

老 麻 老奶奶在天之灵，我老麻吓着您了 …… 小 麻 … … 吓着您了。

老 麻 下辈子投胎做您儿子 …… 小 麻 ……做您孙子。

老 麻 伺候您老人家一辈子 …… 小 麻 … … 一 辈子。

老 麻 求菩萨保佑您老人家上西天! 小 麻 上西天!

〔老麻和小麻下。刘招娣和李大亮走进屋去。 〔一缕淡淡的阳光照在刘来娣脸上。

**刘来娣** (悲哀地走来，喃喃地)奶奶死了 ……死了! 〔遥远的地方隐隐飘来喜洋洋的苏北小调。

刘长庚 (坐在门槛上，怀抱着装着父亲骨灰的破坛子，神情 木然，口中念念有词)爹，我长庚不孝，惊动您老人家 了。再过几天，这房子就要拆了，我们要搬迁了。我

没能守住这份家业，我没脸去见您老人家啊! **刘来娣** 爹，进屋去吧。

**刘长庚** 来娣，你坐下，爹有话想跟你说。 **刘来娣** (坐在刘长庚身边)爹，你想说啥?

**刘长庚** 你娘死得早，爹有话没人说。你和招娣光想着自己

的事，也从来不肯听我说什么。 **刘来娣** 爹，你说吧。我听着。

**刘长庚** 你娘没给我留下儿子，爹就指望着你有出息。我们 苏北人被人看不起，爹干这一行也是没办法。想当 年，你爷爷奶奶摇着一条乌篷船，摇了七天七夜，到 了这上海滩，靠着收垃圾、装大粪养家糊口；后来又 摆起旧货摊，卖了那条船，换来这点家业。不容易 啊!俗话说“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爹就是想让你和 招娣这对“垃圾千金”能变成“金凤凰”,不再被别人

看不起，给咱们苏北人争这口气! 〔刘招娣从房间里出来。

**刘招娣** 爹，就要搬家了，大亮和我想把东西收拾收拾，那些 破烂就扔了吧?

**刘长庚** 你们要把什么东西扔了?什么也不许扔!

**刘招娣** 那里是文明小区，谁像你，什么垃圾都往那儿搬!

**刘长庚** 我就是捡垃圾的!怎么样?这房子就是靠捡垃圾捡

出来的!你们现在倒好，这也要扔，那也要扔……干 脆，把你老子也扔了吧!

**刘来娣** 爹，你别动气……

**刘招娣** 可……煤球炉、马桶总不能再要了吧?新房子有煤

气……

刘长庚 煤气!煤气断气呢?不吃饭了?这马桶几个月前刚 换过，香气还没退呢，就要扔!都是些败家子!你告

诉大亮，什么也不许扔! 〔刘招娣无奈地下。

**刘来娣** 爹，你不要想不开，日子不是在一天天地好起来吗?

刘长庚 我老了，好日子是你们的。我想什么?还不是想让 你们能过上好日子?招娣跟了大亮，我也放心了。

可你……唉，我真恨你不争气。 〔刘来娣低下头。

**刘长庚** 你们为什么还不结婚?

〔刘来娣沉默。

**刘长庚** 我要去教训教训这小子! **刘来娣** 爹 … …

〔房间里传来打碎东西的声音。

**刘长庚** 娘的!又在拆家当了!(大声质问着走进房去)什么 东西打碎了?你们要把一家一当全砸光啊 ……

〔刘招娣：“只是一个酒瓶，大惊小怪地干吗?有毛 病!”

〔李大亮从房间里出来，他看了看还坐在门槛上的刘 来娣，犹豫了一下，走到她身边。

**李大亮** 来娣。

**刘来娣** 哦，大亮。

**李大亮** (一时找不到话题)你……好吗? **刘来娣** (迟疑了一下)很好。

**李大亮** 他……好吗?

**刘来娣** (点点头，转移话题)最近生意好吗? **李大亮** 还可以，如今竞争越来越厉害了。

〔两人一时无语。 **李大亮** 来娣 … …

**刘来娣** 啊?

**李大亮** 你瘦了，脸色也不太好。 **刘来娣** 我太忙了。

**李大亮** 要当心身体。你和他都不太会照顾自己——

刘来娣 (打断)我们过得很好，安然他现在白天教钢琴，晚上 去宾馆伴奏，每个月可以赚很多钱呢!我们马上可 以租一套设施齐全的房子 ……

**李大亮** (勉强地笑了笑)那太好了。

**刘来娣** (故作轻松地)我快叫你姐夫了吧?哈哈 ……

〔李大亮没有笑，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地上画着 什么。

**刘来娣** (看着李大亮画)小时候，你画画画得很好。

**李大亮** 那时候，我画得最好的是鱼，没想到现在成了鱼贩

子 。

**刘来娣** (安慰地)没关系，现在你有了钱，可以去正规地学

画 。

**李大亮** (摇了摇头，苦笑地)我觉得，世界上有好多事，都是

和我们心里想的反着的 …… 〔两人沉默。

〔一声汽笛掠过他们耳畔，在空气中发出颤音。 〔暗。

13

〔大楼屋顶，下午。安然在睡觉。老邬陪着戴着遮阳 帽和墨镜的姚冰儿上。

老 邬 姚经理对我们这儿很熟悉嘛，以前来过?

姚冰儿 做生意还能不先了解情况?我看中这地段，是因为 这儿闹中取静，到处充满高雅艺术的浓厚气味。在

这里办夜总会，品位高，生意肯定不错。 老 邬 对，对，对。姚经理的眼光真不错。

〔两人来到屋顶上。

姚冰儿 (看着小屋)邬科长，这儿还住着人? 老 邬 马上就搬，姚经理放心。

姚冰儿 邬科长，我们可是有合同的。我从香港请来的装修 队下个礼拜就到了，在这儿停一天，我就得付一天的 工 钱 。

老 邬 您放心!不会耽误。(敲开小屋的门)小安，小安! 安 然 (睡眼朦胧地)怎么啦?

老 邬 你怎么还没搬哪?人家总经理都来看房子了! 安 然 急什么 … …

老 邬 你不急团里急啊!违约是要赔偿的!你不要再捣乱 了好不好?限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搬走，否则，取消分

房资格!扣你全年工资! 安 然 阿邬，你别来这一套。

老 邬 这不是我阿邬说了算的，是领导决定的!

姚冰儿 (摘下墨镜，笑嘻嘻地看着安然)这屋子不装空调能 住人吗?

〔安然认出了姚冰儿，一愣。

老 邬 姚经理，上面太热，到贵宾室去坐坐吧。

姚冰儿 没关系，这位先生不是还能在这里睡觉吗?(对安

然)怎么,就您一个人住吗? 安 然 管你什么事?

老 邬 哎，小安，别把气出到人家身上。姚经理，我们下去

吧 。

姚冰儿等等。这位先生在你们乐团是干什么的?

老 邬 钢琴演类员。小伙子人不错，也有才华，可惜运气不 太好，所以脾气有些躁，您别在意。

安 然 我要睡觉了，你们走吧!

老 邬 睡什么觉?快搬家!这是地下室的钥匙，给。

姚冰儿 钢琴演奏员?太好了。将来我这个屋顶夜花园要设 钢琴酒吧，我可以聘你当琴师。你要是喜欢这个屋

顶，我可以让你二十四小时都呆在这里。 老 邬 这可是个好差事。小安，你运气来了! 姚冰儿 安先生有家眷吗?

老、邬 (抢着回答)哦，没有。小安还是条光棍。

姚冰儿 太可惜了。要不然，我也许还能聘他的太太当酒吧 的领班。

〔安然狠狠盯了姚冰儿一眼，重重地关上门。

老 邬 咳，这浑小子!姚经理，您如果需要琴师，我们这儿 “富余人员”多得是，回头我给您介绍几位，都是堂堂 大学毕业生。

姚冰儿 不麻烦您了。我们走吧。

老 邬 好。(又敲了敲小屋的门)记住了，限你二十四小时! 姚冰儿 算了，让他多住几天吧。在工程队开进来之前，他都

可以住。

老 邬 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事务，姚经理就不必操心了。

他不搬，会影响别人，我们的工作不好做。

[两人下。

〔屋子里，安然愤愤地踩灭香烟，踢出几只纸箱，把东 西往里扔。

〔刘长庚手拿酒瓶，带着几分醉意上；老麻、小麻跟 上 。

小 麻 (抢先几步， 一脚踹开门，见安然在收拾东西)刘老 板，你快来看，他想溜!

安 然 (意外地)爹，你怎么来啦?(上前扶刘长庚) 刘长庚 (推开安然)谁是你爹?(对老麻、小麻)打!

〔小麻照着安然一拳挥去，安然躲开，拳头落在老麻 脸上。

老 麻 哎哟 … …

小 麻 (慌了)师傅、师傅 ……

老 麻 (打小麻)你这个龟孙子! 安 然 (劝架)别打了，别打了 ……

刘长庚 ( 揪住安然)你这个骗子!我今天要跟你拼命! 安 然 来娣爸爸，我们好好谈谈!

〔老麻、小麻回过身来一齐扑向安然，打他。 安 然 (抱着头)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老麻 你把人家黄花闺女糟蹋了，就这么便宜? 小 麻 你是流氓、流氓!

刘长庚 要在从前，像你这种垃圾，我刘长庚早就叫你“倒插 荷花"了!

小 麻 (好奇地)什么叫“倒插荷花”?

老 麻 就是把他装进麻袋，扔进苏州河里! 刘长庚 你们啰嗦什么?再给我打呀!

〔老麻和小麻把安然打倒在地。

安 然 (跪着，愤怒地)你们这是侵犯人权!

刘长庚 放你妈的狗屁!老子听不懂你的话，打!

安 然 (摆出殉难者的姿态)打吧，你们打吧。我安然是问 心无愧的。

刘长庚 (气极)你还无愧?你搞大了我女儿的肚子，逼得她

去打胎，吃足了苦头!我女儿从小到大，我当爹的也 没让她吃过什么苦!你……你还叫她没日没夜地去 赚钱来养活你，你不是人，你是畜牲!

安 然 这一切都是来娣自己的选择，我们的爱是神圣的! 刘长庚 你还跟我花头花脑?

小 麻 欠 揍 !

[老麻和小麻上前又打。

安 然(躺在地上)你们……别打了。不是我不和来娣结

婚，是来娣……她不想和我结婚。 刘长庚 你休想骗我!

安 然 真的，真的。你们……去问来娣。 刘长庚 这么说，是来娣不想结婚?

安 然 (有气无力地)是的。

刘长庚 (露出了笑容，找了个地方坐下)唔，她还算有点头 脑。我女儿!嘿嘿。

〔安然忍着疼痛，支撑着爬到床上。 老 麻 没关系，你有公费医疗。

小 麻 知识分子，打一顿就老实了!

刘长庚 (喝道)你们别废话!(转向安然)这么说，是我女儿 看不上你喽?好，好，哈哈!(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钞 票，扔床上)既然这样，我也不白打你。这些钱，算我 “买单”。你听着，从今以后，不许你再碰我家来娣一 指头。要不然，可没那么便宜!

老 麻 太便宜他了!

小 麻 我干半个月活，还挣不来这些钱呢!刘老板，你也打 我一顿吧。

**刘长庚** (在小麻后脑勺上拍了一下)滚你的!你们先走吧。

**老** **麻** 你不走?

**刘长庚** (看了缩在床上的安然一眼，喝了口酒)你们先走吧。 老 麻 那我们在外面等你。(踢了小麻一脚)走，龟孙子!

〔小麻跟着老麻出门。老麻的怀里忽然掉出个小号。 小 麻 师傅，你偷了他的喇叭?

老 麻 我偷的不是喇叭，是块铜!(把小号踩扁了，掖在怀 里，下)

〔小麻跟下。

刘长庚 (喝着酒，环顾四壁，嘟囔着)哼，什么都没有，你还想 成家?看看你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整天就像在做 梦……

安 然 (从床上坐起，强忍羞愤)把钱拿走。 刘长庚 (没听清)说什么?

安 然 (爆发地)把钱拿走!滚!

刘长庚 (愣了愣，笑了起来)想不到，你也会吼?是啊，说起 来，你也算个大男人……可大男人没钱，脾气再大也 没用!谁看得起你?哪个女人会心甘情愿地跟你? (又喝了口酒)活了这把年纪，我算是看透了，要做个 大男人，没那么容易!做梦?谁不会?我刘长庚也 有过我喜欢的女人……有过，真的有过……没用，没 用……做梦、做梦没用……(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 走出小屋，哼起了苏北戏文)“……梦见你小娇娥，哥 哥我肝肠断哪……”(下)

〔 渐 暗 。

〔音乐起，断断续续地贯穿以下场面。

〔夜晚。小屋里关着灯。月色暗淡。戴着黑纱的刘 来娣忧心忡忡地走上平台。她来到小屋前，拿出钥

匙准备开门，忽然又停住了。她面对房门站着，犹豫 着。

〔周围的光线愈加暗淡下来。忽然，房门自动打开 了，安然站在灯光下。他们互相凝视着。安然一下 子紧紧地抱住刘来娣。

安 然 我伤害了你。我一直在后悔，后悔极了! **刘来娣** 不，是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

安 然 为了我，你才这样折磨自己。我不能使你感到幸福



**刘来娣** 我很幸福。安然，真的很幸福……

安 然 我很痛苦。除了你，我一无所有，我感到孤立无援 ……就像船沉了，一个人在漆黑的大海里挣扎……

也许，我把你抓得太紧了! 刘来娣 不，我爱你，我爱你……

安 然 外面的诱惑太多了，太强大了!我敌不过它们，我觉 得，社会也是帮它们的……我怕它们会剥夺我惟一 的、仅有的……我的爱，我的生命。

刘来娣 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安 然 真的吗?

刘来娣 真的……我想好了，我们明天就去登记结婚。如果 你不愿意让我做现在的工作，我可以辞职。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安 然 不，我只要你，只要你……(深情地吻刘来娣)

〔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圈消失了。刘来娣仍然独自 站在门外。她再次拿起钥匙，打开房门。房内亮着 台灯，安然面色阴沉坐在床垫上，虎视眈眈地盯着

她 。

刘来娣 (忍不住扑向安然的怀抱)噢，安然!

安 然 (粗暴地推开刘来娣)滚!你身上沾满了别的男人的 气味!

**刘来娣** (再次扑向安然，哀求地)你别胡说，安然，你别胡说



安 然 (踢开刘来娣)娼妇!别碰我!滚出去!

刘来娣 (跪在安然脚下，紧紧抱住他的双腿，哭泣着)求求 你，安然，别这样!我求求你了 ……

**安** **然** 自甘堕落的贱货!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你去过你的 那种生活吧，你去卖你的笑、卖你的肉去吧!

**刘来娣** (嘶喊着)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

安 然 (把刘来娣掀倒在地，狂暴地)我要杀了你!(扼住刘 来娣的脖子)杀了你!杀了你!

〔刘来娣拼命挣扎，发出阵阵绝望的呼喊。安然狠狠 打她，又一次死死扼住她的脖子。两人激烈地搏斗 着……

〔台灯被碰倒在地，骤暗。 〔静场。

〔刘来娣依然伫立在门外。她从幻觉中回过神来，又 一次拿起房间钥匙，开门。她走进房间，开亮了灯： 房间里点着一炷香，安然双腿盘膝坐在地上，闭着眼 睛，神色安详，像是在坐禅。

**刘来娣** (忐忑不安地)安然 … … 安 然 ( 一动不动)回来了?

**刘来娣** 回来了，你在干吗?

〔安然不答。

**刘来娣** 安然 … … 安 然 啊 ?

**刘来娣** 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安** **然** 喔 。

**刘来娣** (来回走动，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我们……正式结婚

吧 。

安 然 好的。

**刘来娣** 要是……要是我们分手呢? 安 然 可以。

刘来娣 安然，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安 然 我没想。

刘来娣 我们到底是去登记呢，还是分开? 安 然 随便。

刘来娣 (恐慌地)安然，你不再爱我了吗? 安 然 没有。

刘来娣 (激动地)你还爱我，是吗?你还爱我! 安 然 是的。

刘来娣 噢，安然，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们结婚吧! 安 然 好 。

刘来娣 (忽然感到无话可说，有些惶惑)安然…… 安 然 啊?

刘来娣 你怎么不说话? 安 然 说什么?

刘来娣 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有人给我介绍了一套房子，两

房一厅，租金是每月七百，有电话和煤气，地段也不

算太远。你觉得怎么样? 安 然 很好。

**刘来娣** 可我觉得太贵了些。另外有一套一房一厅的，租金

是三百，但没电话。你说呢? **安** **然** 什么?

**刘来娣** 我们租哪套? **安** **然** 随你。

**刘来娣** 我们还要买套家具。你想买什么样的家具?组合式

的还是老式的? **安** **然** 都行。

**刘来娣** 什么都行吗? 安 然 什么都行。

**刘来娣** 我们分手也行? 安 然 行 。

刘来娣 (呆呆地看着安然，心底忽然涌起一股悲哀)噢，完 了，我们完了!你对我再也没有激情了……你不再 爱我了!(低声啜泣)

安 然 (突然开口)别哭了，来娣，别哭了。

刘来娣 (扑在安然怀里，放声地)安然，你为什么?为什么



安 然 (轻轻抚着刘来娣颤抖的肩膀)好吧，你听我说。(停 顿，然后一口气地说下去)我想通了，结婚也好，分手 也罢，都一样，到头来都会后悔。生活很可怕，它像 一瓶醋酸，在空气里弥漫，我们呼吸着，灵魂渐渐地 生锈。结婚，不甘心；分手，心不甘。问题出在哪里 呢?出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有块多余的东西!我 们的幻想是白日梦。你曾对我说，你想变成一只鸟， 可你没有翅膀，我也没有。我们在地上，然后去地 下。结婚只是开始，分手也不解决问题；我们得去掉

那多余的，不然永远不会感到幸福。我们能吗?我 们愿意吗?我们不愿沉湎其中的，是我们无法忘怀 的……来娣，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为我做什么或不做 什么,你给我的已经很多了。你这样做很过时，可你 并不愿意过时，我也是。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们 都得好好想想。也许我们该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 静地想一想。不要管我去哪里，也许我去俄罗斯帮 同事做生意，也许去老家看我的养母，她得了绝症。 反正我得出去走走，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要改变 一点自己，你也一样。不然，会很糟糕的!(毅然站 起，出门)

**刘来娣** (紧张地)你去哪里?

**安** **然** 地下室。睡觉。 一切，明天再说吧。(慢慢走下) 〔刘来娣无精打采地坐着，陷入沉思。

〔游丝般的音乐又若断若续地飘来，刘来娣抬起头， 茫然地望着天空。空气中，似乎有一双翅膀在拍击， 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天空渐渐异常地明亮起 来。忽然，一只大鸟的影子掠过屋顶，带着悠长的鸣 叫，消逝了……

**尾** **声**

〔响起一串热闹的鞭炮声。

〔又是春天。傍晚。刘家大门外。门上贴着大红喜 字，梧桐树上挂着鸟笼。身穿新衣新鞋的老麻在放 鞭炮。刘长庚打扮得山青水绿，喜气洋洋地从门里 出 来 。

**刘长庚** 不要放了，不要放了，新郎官说他害怕鞭炮。 **老** **麻** 恭喜，恭喜!刘老板，你可是三喜临门啊! **刘长庚** 哪来的三喜?

**老** **麻** 哎，一对千金今天成亲，是双喜；马上又要搬家去住 新房子，是乔迁之喜。你好福气啊!

**刘长庚** (开怀大笑)托福、托福，同喜、同喜!哈哈…… 〔也穿着新衣新鞋的小麻提着个录音机奔上。

小 麻 快，快，轿车来啦，轿车来啦! 刘长庚 叫司机开进来!

小 麻 (着急地)啊呀，开不进!弄堂太窄了!马路上又不 能停车，司机都发火了，说只好停在桥对面的垃圾场



老 麻 那要穿过两条横马路，等候费不得了…… 小 麻 了不得!

**刘长庚** (向门内喊)招娣、来娣，轿车来啦!上轿啦!

〔小麻赶快按响录音机，响起吹吹打打的喜庆音乐。 〔李大亮和刘招娣、安然和刘来娣两对新人双双从大 门里走出来。他们身穿一式的欧式结婚礼服，手捧 鲜花，款款穿过整个舞台，下。

〔刘长庚、老麻和小麻跟在他们身后，喜乐声远去



〔工地上的打桩机砰然响起。光渐收，最后停留在那 棵梧桐树上，照着那只鸟笼。

〔鹦鹉响亮地：“发财发财!”

**——剧终**

**北** **上**

李伯钊

**人** **物** **表**

毛泽东——中央军委主席。

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

朱 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以下按出场先后为序)

陈团长——红一方面军某团团长。

宋政委——红一方面军某团政治委员。

小战士——红一方面军某团一连战士。

炊事班长——红一方面军某团炊事班长。

一连长——红一方面军某团的连长。 九斤半-——周恩来的警卫员。

何参谋——红一方面军某团参谋。 小警卫员—毛泽东的警卫员。

刘玉和——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师长。

康小梅——红四方面军宣传队员、陈团长的爱人。 葛木根——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猛虎连连长。

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张国焘——红军总政治委员。

黄 超 -  红四方面军秘书长。

齐参谋 红四方面军某部参谋。 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员。

赵参谋——红一方面军某部的参谋。

贺 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贺龙的警卫员。

任弼时 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

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 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 张国焘的警卫、随从人员。

战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序** **幕**

〔风声呼啸，大雪纷飞。

〔起伏的雪山上，出现了 一支红军队伍在风雪中艰难 地行进的剪影。

〔一个小红军跌倒了， 一个老红军背起了他，队伍又 前进了。

〔红军中，有的拄着爬山棍；有的背着几支枪；有的肩 挎药箱搀扶着伤、病员；有的担着炊具、铁锅。他们 艰难地走着、走着 ……

〔一阵风雪席卷而来，这支英雄红军的剪影湮没在风 雪之中。

〔风雪中，映出了剧名 ——《北上》 〔灯暗。

**第** **一** **场**

〔一九三五年的六月。 〔四川，夹金山下。

〔远处，雪山层叠。这里，已是雪山另一面的平川。 红一方面军某团的干部、战士们精神抖擞地沿着起 伏不平的小路行进着。

〔陈团长站在岩石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前方，宋政委 站在他的身边。

**陈团长** 司号员! **司号员** 有 !

**陈团长** 吹号休息!

**司号员** 是!(跳上后面更高的一块岩石，向左、右方位吹号) 〔战士们迅速地放下背包、枪支、炊具就地休息。

〔一个小战士跳到宋政委和陈团长的面前，举手敬 礼 。

**小战士** 报告!(嘴动着，声音极小地说着) **陈团长** 小鬼，你嘴里咕噜什么?

**小战士** 我可以 …… (声音越来越小地说着) **陈团长** 怎么啦?哑巴啦?

**小战士** (鼓了鼓劲地)报告!可以大声讲话了吗?向导不是

说，要是高声说话，山神爷就要掐脖子吗? 〔 众 笑 。

宋政委 哪有什么山神爷，那是山里老百姓的迷信。过雪山， 山高缺氧，呼吸困难，高声说话容易出问题。现在， 我们翻过夹金山了，你可以豁开嗓子喊了。

小战士 (大声地)我的妈呀!过这大雪山，可把我给憋坏了。 (突然，跳上岩石，兴高采烈地高喊着)噢—-我们 ——翻过——夹金山罗——噢——

**炊事班长** 小鬼，看你这架势，满像个英雄哩。

**小战士** 像英雄?班长，咱本来就是英雄嘛。这大雪山，老鹰 不敢飞，猛虎不敢攀；大雪满天飞，冰雹大得像个碗 哪!谁敢过?咱们红军敢过!这还不算英雄?

**宋政委** 对!是英雄。

**炊事斑长** (玩笑地)啊!你这会儿气儿粗了，别忘了，要不是 团长背着你，你早就骨碌到山底下去了!

〔 众 笑 。

炊事班长 哎哟!说起冰雹来了，咱那做饭的家伙可别叫它 给砸漏了!(拿起铁锅仔细查看)行，好好的!政委， 我提个建议，等革命成功了，咱们选这位做锅的铁匠

当铁工厂厂长吧，他的手艺高! 〔 众 笑 。

江参谋 团长!部队都过来了，就是一营一连……. **陈团长** 一连怎么啦?

**江参谋** 他们连长来了。 〔 一 连 长 上 。

**一连长** 报告!一连全连四十九人，伤病员五人，三十八人过 山 。

**宋政委** 什么?

**一连长** 全连四十九人，三十八人过山! **宋政委** 那十一个同志呢?

**一连长** 他们……

**陈团长** 说!快说!人呢?

**一连长** (悲痛地)快爬到山顶的时候， 一阵暴风雪把他们都 ……卷进了山涧!

**陈团长** 啊!你!(面向夹金山痛呼着)夹金山!夹金山—— 〔山谷回声。

〔周恩来和九斤半、何参谋上。

**陈团长** 周副主席，一连有十一位同志 ……

〔周恩来缓缓地走近战士们，用手轻拍着战士们的肩 膀，抚慰着大家，脱帽默哀……在这鸦雀无声的雪山 下，只听见小战士在低声饮泣。

〔风声。

小战士 (哭着)周副主席……(扑到周恩来的怀里)

周恩来 (深情地揩干小战士的泪痕)同志们!快爬到山顶的 时候，有个负伤的同志在我身边倒下去了，可是，他 到死还睁着眼睛，双手紧紧地抓着枪……我懂得，他 是没有放心哪!他没能和我们一起北上甘陕，走到 抗日的最前线，没有看到中华民族解放的日子，怎么 能够放心呢?我们活下来的人， 一定要把眼泪流在 心里，要把仇恨埋在心里，接过牺牲的同志们的枪， 走他们没有走完的路。路是难走的，但是，党中央指 挥我们红军，不管路多么难走，我们一定会走下去， 走到底的!

陈团长 (激动地)同志们!我们坚决跟着党中央北上抗日，

一定让死去的烈士们放心!周副主席，我们继续前 进吧!

战士们 (激动地)前进吧!前进吧!

〔山谷回声 —— “前进吧!前进吧!”

周恩来 (稍加思考地)了解到四方面军的下落了吗?

宋政委 已经派三批同志去寻找四方面军，到现在还没有消

息!

周恩来 噢。刚才，毛主席讲，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四方面军 的同志一同北上。

陈团长 毛主席过山了吗?

周恩来 他和总司令还在后边。他的关节炎又犯了，腿肿得 很厉害。

宋政委 没有骑马吗?

何参谋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了。

陈团长 周副主席，你……一连长! 一连长 有 !

陈团长 你们连找两副担架，马上去接毛主席和总司令。 一连长 是!跟我来。

陈团长 其他同志休息待命。 战士们 是!(随一连长下)

周恩来 何参谋。 何参谋 有 !

周恩来 通知电台在原地选择地点，继续和四方面军联络。 何参谋 是!(下)

周恩来 九斤半!地图。

九斤半 是!(从挎包里取出地图，铺在岩石上) 〔周恩来步向岩石，俯身看地图。

145·

〔风声。

**宋政委** 周副主席，回师遵义之前不是和四方面军联络上了 吗?

周恩来 是的。中央给张国焘同志发过电报，要四方面军的 部队集中主力向西进攻来策应我们。按原定计划， 他们应该到了。

**陈团长** 怎么现在连个影儿都没见呢?是不是他们遇到敌

人，发生了意外?

〔喊声：“宋政委!宋政委!”

**宋政委** 派去找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回来了! **陈团长** (喊着)在这里!在这里!

〔跑来两个战士。 **周恩来** 找到了没有?

**战士甲** 报告!没有找到。

〔何参谋上。

**何参谋** 报告周副主席!毛主席问有没有四方面军的消息?

〔周恩来踱步沉思。 〔风声。

**陈团长** 周副主席!这里气候变化无常，我们的病号、伤员这 么多，不能在这里等啦!

**周恩来** 宋政委! **宋政委** 有 !

**周恩来** 你带这两个同志， 一定要尽快找到四方面军的同志。

先去弄点吃的! **宋政委** 是，走。(下)

〔两个战士随下。

**周恩来** 何参谋，你去向毛主席报告。

何参谋 是。(下)

周恩来 陈团长，你爱人在四方面军工作吧? 陈团长 嗯 。

周恩来 叫康小梅吧? 陈团长 对 。

周恩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是新婚后的第三天就分开 了吧?

陈团长 对!您的记性真好!我由上海去了中央苏区，小梅 留在上海，做失业工人运动的工作。后来，她要到中 央苏区，可是，路不通了，小梅就到了鄂豫皖苏区。

〔宋政委上。

宋政委 周副主席，我们准备好了。 周恩来 给我一张康小梅的照片吧。 陈团长 没 … … 没有。

宋政委 老陈，别打埋伏了，快给周副主席看看! 〔陈团长取出照片递与周恩来。

周恩来 你看，好英俊嘛。宋政委你带去吧，顺便找找康小梅

同志，起码也要打听到她的下落。 宋政委 是!(下)

周恩来 陈团长!你去告诉电台，如果有四方面军的消息，立

即向我报告! 陈团长 是 ! ( 下 )

〔周恩来看地图。

周恩来 九斤半，望远镜。(走上高坡)

九斤半 周副主席，您抓紧时间睡个觉吧。

周恩来 小鬼，你要是有办法给我找到四方面军的队伍，我马 上就睡大觉!给我。

**九斤半** 我真拿您没办法!(把望远镜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用望远镜观察四方。

*〔风声。*

〔毛泽东与朱德走来，何参谋随上。 **朱** **德** 恩来。

**周恩来** 总司令!主席!

**朱** **德** 有没有四方面军的消息?

**周恩来** 没有。宋政委又带人找去了

**毛泽东** 根据国焘同志最后一份电报来看，他们到这一带好 几天了哇!按说早该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朱** **德** 恩来!我们都上来了，你赶快去睡一下，等我们找到

四方面军的同志，你就更没有睡觉的时间了。 **周恩来** 总司令!我现在毫无睡意。

**朱** **德** 你呀!你忘了那次夜行军，你困得从马背上摔下来 的事了吧?

**周恩来** 可能是那回摔下来，把瞌睡虫全摔跑了!

**毛泽东** 总司令!我们这位周夫子，称得起是满腹经伦，可是

咧，有个简单的道理，他就是不明白。 **朱** **德** 哪个道理?

**毛泽东**.人不但要工作，而且还要睡觉!

**周恩来** 哈哈……主席!这个简单的道理，你要是想通了，我 也就明白了!

**朱** **德** 我看，这个问题呀，你们谁也不要讲谁，枣木棒锤

一对!你们都应该注意休息! 〔 三 人 同 笑 。

〔朱德拿过望远镜向远方观察。 **毛泽东**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啊?

**周恩来** 他是新调给我的勤务员，名叫九斤半。

**毛泽东** 噢!九斤半。就是那个为了安葬母亲把自己换了九 斤半稻谷的小鬼?

〔江参谋上。

**江参谋** 报告!正前方村子里有队伍活动。

**朱** **德** 加强警戒!

**江参谋** 是!加强警戒!

〔战士们纷纷持枪跑上，迅速地布成了警戒线。 〔阵阵号音，越来越近。

**朱** **德** 这号音好耳熟! 〔号音更近。

**司号员** (译号音)他们问我们是哪个部分的队伍? **周恩来** 你问他们是哪部分的队伍。

**司号员** 是 ! ( 吹 号 )

〔对方号音作答。

**司号员** 报告，他们是四方面军的队伍。

〔众欢腾。

〔一连长上。

**一** **连长** 报告!前边跑过来几个藏民，领着几个穿黑军装的 红军。

**周恩来** 是宋政委他们!

**毛泽东** 马上去接四方面军的同志。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同 志来了，快去欢迎!

〔 一 些战士欢呼着跑下。另 一 些战士欢呼着摇着军 帽 。

〔宋政委引刘玉和、康小梅及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四方 面军战士上。 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欢呼着握手、拥

抱 。

刘玉和 (高喊着)同志们!同志们!我是四方面军八十九师 师长刘玉和。哪位领我去见毛主席?(对毛泽东)同 志，就请你领我去吧。

**毛泽东** 刘师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周恩来同志。 **刘玉和** (敬礼)周副主席。

**毛泽东** 这是朱德同志。

**刘玉和** (敬礼)朱总司令。

**周恩来** 这是毛主席。 **毛泽东** 我叫毛泽东。

**刘玉和** (惊异地)啊?!毛主席?!(激动地敬礼)毛主席!

**毛泽东** (走上前与刘玉和握手)可把你们盼来了，同志们，

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北上抗日两个拳头捏在一起 了!

刘玉和 (取出信)报告!这是徐向前总指挥给中央的信。

**毛泽东** (接信，看信)好，好，向前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把附近

的敌情都写给我们了。(将信交与周恩来) 〔 众 欢 呼 。

康小梅 报告!我提个建议! 周恩来 讲嘛。

康小梅 为了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今天晚上开个联欢会好 不好?

毛泽东 怎么样?

众 人 好!(欢呼)

周恩来 (细看着)你这个同志好面熟啊!(回忆着)嗯，我见 过 你 。

康小梅 (莫明其妙地)您见过我?什么时侯见过?

周恩来 刚才。就在这个地方。宋政委，我们一起见过她嘛! 宋政委 见过她?

周恩来 康小梅同志嘛!

宋政委 (恍然大悟)对，对!康小梅同志!(上前握手)你等 着，你等着!(跑下)

周恩来 主席!康小梅同志是陈团长的爱人。

毛泽东 噢?这倒是个新情况嘛!(对康小梅)你们分开多久 了?

康小梅 三年。

毛泽东 噢?牛郎织女每年七夕鹊桥相会，你们两个三年才 会合呀!

〔 众 笑 。

〔宋政委拉着陈团长上。 朱 德 看!我们的牛郎来了!

〔陈团长与康小梅激动地会见。 陈团长 小梅!

康小梅 你好。

小战士 (调皮地)你好!

周恩来 大家去谈谈吧。 〔 众 下 。

毛泽东 刘师长，你们那里，我有好多熟人呢!国焘同志、向

前同志、昌浩同志，他们都好吧? 刘玉和 好，好!

毛泽东 我向你打听个人，有一个叫曾中生的，你认识吧?

刘玉和 认得，认得。我当过他的警卫员，他是我的老首长! 周恩来 我们也是熟人了，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在一起。

毛泽东 (感兴趣地)噢?我在江西的时候，他给我写过一封

信，说他在鄂豫皖当参谋长。他好吗?他现在担任 什么工作呀?

**刘玉和** 嗯……他、他、他 … …

**朱** **德** 哎!不要问了!很快我们都会见到的。

〔号声起，远处四方面军的队伍已上山头， 一方面军 热烈地欢呼着。

〔 暗 转 。

〔当天晚上。

〔月光闪闪，隐约可见婉蜒的山影。山岭上，篝火点 点 。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刘玉和兴奋地观看大家表 演 。

〔幕后，一侧传来表演活报剧《一只破草鞋》的声音， 另一侧战士们在拉节目：“陈团长和康小梅来个节目 好不好?”“一、二!快!快!快!”

〔战士们追逐着陈团长和康小梅跑上。

**周恩来** 同志们!就让这一对牛郎织女好好谈谈吧。 **宋政委** 对，让他们好好谈谈。

**一连长** 咱们请宋政委出个节目吧! **众** **人** 好 !(战士们拉着宋政委下) **周恩来** 你们看，今天真像是过节呀。

**康小梅** 我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这 一 天呢!

**刘玉和** (激动地)对!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毛主席，您说得 好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了。

康小梅 首长!会师了，咱们什么时候挥师南下呢? 朱 德 南下?

康小梅 是啊，张国焘主席作报告说，我们要南下川康建立新

根据地呀!

**刘玉和** 对，张主席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我们红军应该 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南下到川康去暂避一时。

毛泽东 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继续向 华北伸手。北方的群众正在受苦，国焘同志却要我 们到南边去?这可是个大事情啊!刘师长，我们到

总部谈谈，好吗? **刘玉和** 好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刘玉和下。 〔远处，歌声阵阵 ……

康小梅 咦?毛主席刚才有说有笑的，怎么一下子就皱起眉 头来了?

**陈团长** 这可是个大事情啊!

**康小梅** 什么大事情?

**陈团长** 你没听毛主席说吗?日本鬼子在北边杀人、放火，可 是，张国焘同志计划到南边去。

**康小梅** 咳!这有什么可发愁的?是南下，是北上，中央开个 会不就定了吗?

陈团长 可也是。

**康小梅** 老陈，不管往哪儿走，反正我们是再也不会分开了， 今后，我们要一起行军、一起打仗……

**陈团长** 小梅，你就想到我们?

**康小梅** 不!我们红军，再也不会分开了!(跳上高坡)你听， 同志们谈得多高兴，唱得多好听啊!

**陈团长** (走上高坡)嗯。

**康小梅** (拉着陈团长并肩坐下，弹起月琴，轻唱着) 三月里谷米黄金金，

造好了米酒等红军。



〔马蹄声近。

〔葛木根拿着一封信上。

葛木根 康小梅!你——搞什么名堂? 康小梅 葛连长，这是我爱人老陈。

葛木根 (不好意思地)噢!猛虎连连长葛木根。 陈团长 (与葛木根握手)你好。

葛木根 刘师长呢?陈昌浩政委有急信给他。 陈团长 (手指着)刘师长就在那边，我领你去。

葛木根 我自己去吧!(急下) 陈团长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

康小梅 一定是张主席等急了，要我们马上接中央的首长们 到懋功去。肯定还要开个庆祝大会哪!

陈团长 你又要准备节目啦? 康小梅 早准备好了!

〔集合号声。

〔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跑过。 〔葛木根急上。

葛木根 快!快!康小梅，集合了。 康小梅 集合?

葛木根 陈政委命令我们立即回去! 康小梅 调我们回去?怎么回事?

葛木根 不该问的别问!集合!(下)

〔一方面军干部战士送四方面军战士。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刘玉和急上。

毛泽东 关于南下、北上的问题，中央还要开会研究，你先回

去!

**刘玉和** 主席，总司令，周副主席，我走了! **毛泽东** 我们很快就要见面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挥 手相送。

〔刘玉和与康小梅遥遥招手。

— — 幕 落

**第** **二** **场**

〔一九三五年六月，上午。

〔杂谷脑。红四方面军的司令部。

〔室内，刘玉和坐在条板凳上气呼呼地抽着烟袋。陈 昌浩来回踱步。沉默中，气氛显得紧张。

**陈昌浩** 真是岂有此理!(踱到烟塌前坐下喝了口水)刘师 长!我提的这几个问题，你总要开口嘛!刘师长! 刘玉和同志……

**刘玉和** 陈政委，你还让我说什么呢?

**陈昌浩** (加重语气地)毛泽东同志都问了你什么问题?他还 讲了些什么?

**刘玉和** 我不是都汇报了吗?

**陈昌浩** 哎呀，玉和同志!你是鄂豫皖的老同志了，怎么和上 级讲话，这么顾虑重重呢?

**刘玉和** 陈政委，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

(站起)

**陈昌浩** 坐下，坐下!

〔康小梅教唱《一、四方面军会合歌》的歌声阵阵传 来。两个警卫员在门口随唱。

**陈昌浩** 不要唱了!叫他们别唱了!

**战士甲、乙** 是 ! ( 下 ) 〔康小梅上。

**陈昌浩** 康小梅!就是你嗓门大，不要唱了!

**康小梅** 为了欢迎中央慰问团，我正在教《一、四方面军会合

歌》呢!(唱起)“两大主力…… ” **陈昌浩** 叫你不要唱，你就不要唱了!

〔康小梅下。

陈昌浩 不要怪我刚才发火，我急于找你了解些情况，这是革 命的需要。这些年我们在鄂豫皖、在川陕，远离中央 孤军奋战哪!我们和中央相互都是不了解的。会师 了，本来是件好事嘛!可是两河口会议开得并不好， 毛泽东同志硬是反对张主席的南下计划，硬是要我 们往北走，这是关系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嘛!你是第 一个见到毛泽东同志的，他都讲了些什么,你要如实 地汇报，这便于张主席了解情况 ……

刘玉和 陈政委，我不明白，会师了，为什么反而疙疙瘩瘩地 闹矛盾呢?毛主席讲的有道理嘛!日本鬼子已经强 占东北，现在又继续向冀察伸手，我们为什么硬要往 南呢?我们 … …

**陈昌浩** (忍耐不住地)刘玉和同志!你的头脑太简单了，这

不是个往南、往北的问题，这是个谁指挥谁的问题! **刘玉和** (惊愕地)陈政委 ……

陈昌浩 好，好，好!中央慰问团马上就要来了，他们无非是 想拖我们北上，你可不要听风是风，听雨是雨，更不 能跟着他们瞎吵吵!这可是党的纪律!

**刘玉和** (不满地)你……你找我谈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为什 么对中央这么疑神疑鬼?为什么 ……

〔张国焘与黄超上。 **陈昌浩** (喊着)刘玉和!

**刘玉和** (气愤地)不谈了!我不跟你谈了! **黄** **超** 刘玉和!

**张国焘**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啊? **刘玉和** 张主席!他 ……

**张国焘** (制止陈昌浩)玉和同志，有什么话可以心平气和地

讲嘛!坐下，坐下。 **刘玉和** 张主席!(坐下)

**张国焘** 我们相处不少年啦，我可是头一次看见你发这么大 的火啊，啊!

**刘玉和** 我……我心里憋得慌!

**张国焘** 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谈嘛!

**刘玉和** 和中央红军会师以来，我们做的好多事，我不理解， 刚才，陈政委对我谈的那番话，我更糊涂了!我…… 我有意见!

**张国焘** 有什么意见，统统讲出来!啊?

**刘玉和** 在夹金山下，毛主席向我们讲：“我们会合在一起，两 个拳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回来以后，我对战士 们一讲，大家兴奋得很哪!可是……可是这两个拳 头怎么总是捏不到一块儿呢?两河口会议决定了攻 打松潘，夺取大道北上抗日，可为什么我们一直按兵 不动?现在，中央派慰问团要来宣传两河口会议的 精神，为什么司令部作出了“各军团无权擅自接近慰 问团”的决定，在我们和中央慰问团之间隔上一道墙 呢?为什么 ……

黄 超 刘玉和，你对司令部的不满情绪太严重了!

张国焘 (斥责地)黄超同志!刘师长开诚布公，襟怀坦荡，这 是军人的好品德嘛!(笑着)玉和同志，接着谈，接着 谈 。

刘玉和 我奉命去夹金山下迎接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同志，毛 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对我亲切地谈了话，回来 我都汇报了，可陈政委总是问来问去。我们和一方 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都要听党中央的指挥，为什 么陈政委说现在有个谁指挥谁的问题呢?

**陈昌浩** (发怒地拍着桌子)你!

**张国焘** (不悦地)昌浩同志!你怎么这样讲呢?这样讲是不 妥当的嘛!

**陈昌浩** (辩解地)张主席，我 ……

**张国焘** 不要讲了。玉和同志!你把憋在心里的话谈出来， 这是对党忠诚的表现嘛!还有什么要说的?啊?

刘玉和 张主席，日寇强占我东三省之后，又步步蚕食华北， 现在是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啊!党中央在一、四方 面军会师之后，提出联合北上，抗击日寇侵略。这是 挽救民族危亡的惟一出路!我们应该趁慰问团到来 的机会，向我军大大宣传党中央的精神，大大鼓舞部 队的士气。另外，把……

**张国焘** 讲得很直爽嘛!讲!讲!

**刘玉和** 我建议，把关着的同志都放出来!

**陈昌浩** 什么?

**张国焘** 讲 ! 讲 !

**刘玉和** 革命队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日的力量，像曾中生 同志，我跟着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了解他。在夹 金山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问起他呢!

张国焘 (惊愕地)噢?!你跟他们讲了些什么? 刘玉和 我什么也没讲。

张国焘 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情况也是应该的嘛! 刘玉和 我是什么也没讲。

张国焘 (冷冷地)昌浩同志!慰问团的警戒任务交给哪个部 队了?啊?

陈昌浩 我正要下达命令呢。

张国焘 保卫慰问团的任务责任重大，一定委派得力的干部 去。

陈昌浩 那就让刘师长去吧。 张国焘 好，好。

陈昌浩 刘师长，为了保证慰问团的安全，你马上带八十九师 到杂谷脑二十里之外布置警戒线，密切监视敌人的 动向!

刘玉和 (意外地)这?张主席 ……

张国焘 这个任务很重要，有你去，我就放心了。执行命令 吧!

刘玉和 是!(走了几步，欲言又止。敬礼，下) 陈昌浩 这个刘玉和太不像话了!

张国焘 派人把葛木根找来! 陈昌浩 找葛木根?

张国焘 嗯。

陈昌浩 好!(摇电话)齐参谋吗?叫葛连长到司令部来! 〔黄超持名单上。

张国焘 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黄 超 安排好了。按您定的原则办的，离司令部和部队都 比较远。

张国焘 好，越远越好。

黄 超 这是增补军委委员和增补中央委员的名单，请您看 看。

张国焘 (看名单)嗯，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黄 超 八万。

张国焘 是啊。这能体现我们八万人的意志吗?

陈昌浩 对!张主席的提醒很重要。应当再加上几个我们的 人，开会表决总要举手嘛!

黄 超 对!两河口会议上，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张国焘 名单拟好了再给我看一下。

黄 超 好!(下)

陈昌浩 您去休息吧!

张国焘 老毛不让我休息呀!会师以后，拉我去两河口开会， 费了那么多唇舌，无非是想拖我们北上。他辩不过 我，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现在又派慰问团来宣传他

那套主张!老毛这个人执拗得很哪! 〔葛木根来到门外喊：报告!

张国焘 噢，我们的猛虎连长来了，来，来，来! 葛木根 (进屋行军礼)张主席!陈政委!

张国焘 哎呀!好久没见到你了!你还好吧? 葛木根 (坐下又站起)好!挺好的!(扶伤腿)

张国焘 坐下!坐下!怎么?今天阴天，伤口又疼了吧? 葛木根 您……您还记得?

张国焘 这怎么能忘得了呢?特务员!把我的酒拿来!昌

浩，你晓得吗?我们从鄂豫皖突围出来的时候，七里 坪夜战，他为了掩护我，腿上挨了一马刀!

陈昌浩 噢!葛木根同志为保卫张主席是立过大功的!

葛木根 不!要不是张主席解放了我的家乡，我这个长工活 不到今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张主席的恩情!张主 席，是您带着我们这些受苦人淌着血、流着汗建立了 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 (煽动地)可是有人说我们见到蒋介石的军队就吓破 了胆，丢了苏区就逃跑……

**葛木根** 谁骂我们逃跑?谁?

**陈昌浩** (挑动地)一方面军转移到川西北，还不是靠我们接 应的?没想到他们反倒骂我们 ……

**张国焘** 哎，人家也有张嘴巴嘛!要骂，你也不能把人家的嘴 巴封住，啊?

葛木根 (发火地)啊?!是他们骂我们?哼!他们有那么多 的干部带兵，还不是把中央苏区丢了?说我们逃跑? 哼!(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张国焘 (喜悦地)葛木根哪!你这个点火就着的脾气得改一 改呀!我们虽然受了些委屈，可是，会合了，总还是 要以团结为重嘛!啊?

葛木根 团结?拿中央压人，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张主席，陈 政委，听说前几天在两河口开了会。要北上?为什 么非要同他们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 仗，还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张国焘** (抑制着得意的心情)北上和南下，究竟怎么走好，这 是个事关革命前途的大事情，我们还要同毛泽东同 志商量商量。不过你刚才说的都是实在话，我们共 产党员，就是应该讲实在话嘛!啊?

〔葛木根不知是被批评还是被表扬，低头不语。

**张国焘** 根据作战的需要，今后，像你这样工农出身的老同

志，肩膀上要多担些担子啊! 陈昌浩 张主席对你抱很大的希望哟。 葛木根 (似解不解地)我 ……

张国焘 老同志的责任，越来越重了。可是，有个别的老同志 真不像个样子!

陈昌浩 有的干部和司令部隔着心哪!

葛木根 (震惊地)和司令部隔着心?谁? 陈昌浩 你们八十九师的……刘玉和!

葛木根 (迟疑地)刘师长?他?!

张国焘 葛木根，我知道刘玉和是你多年的老上级，可是，你 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啊?

葛木根 张主席!刘师长他 … …

张国焘 (诱导地)他近来怎么样?很忙吧?

葛木根 忙?!噢，会师以来比以前更忙了 ……

陈昌浩 都忙些什么? 葛木根 不大清楚。

陈昌浩 不清楚不行，我们现在处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指头) 这里可不能糊涂啊!

张国焘 你这个同志，打仗勇猛，对党实心实意，可就是头脑

简单!现在，斗争复杂得很，头脑可要清醒噢!啊? 葛木根 是!我 … … 我听党的!

张国焘 (急切地)葛木根同志，我任命你为八十九师猛虎团 的团长。

葛木根 (意外地)这，我 ……

张国焘 这是党的需要。你这个团长的任务，不只是防备外

部敌人的袭击，更重要的是警惕我军的内患。啊! 葛木根 (略显迟疑。立正)是。

张国焘 葛木根同志，你先回去，这次担负警戒任务，要和你

们的刘师长“密切配合”哟! 葛木根 是，请首长放心!

张国焘 好，(拿起酒壶)把这个带回去，阴天腿疼的时候喝两口。 葛木根 这 … …

陈昌浩 带上吧!

葛木根 是!(接过酒壶)

陈昌浩 记住要经常和司令部联系。 葛木根 是!(下)

陈昌浩 真是个好同志。

张国焘 我们的干部都像这样……嗯 …… 〔黄超持名单上。

黄 超·张主席，名单拟好了。 张国焘 (看着名单)嗯、嗯、好!

陈昌浩 这样，我们在中央就有决定权了!

〔远处，军号、锣鼓响。 〔齐参谋上。

齐参谋 报告!李富春、李维汉同志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已经 到大路口了。

陈昌浩 他们的行动好快呀!

张国焘 所以，我们也不能拖拉嘛! 陈昌浩 赶快集合欢迎队伍!

齐参谋 是 ! ( 下 )

黄 超 警卫员!快!

〔众战士忙碌起来。黄超下。 〔门外吵嚷声：

“不许进去!不许进去!”

“我要见张国焘!” “站住!站住!”

“放开我!放开我!”

“不许进去!不许进去!” **张国焘** 嗯 ?

**陈昌浩** (喊着)谁在那里吵啊?

**黄** **超** 曾中生硬从保卫局跑出来，闹着要去见毛主席!

**陈昌浩** (发火地)胡闹!他来捣什么乱?把他押走!关起来! 〔幕后人声：“是!押走!走!”

〔曾中生的喊声：“张国焘!你为什么不敢让我见毛 主席?你心里有鬼!你心里有鬼 …… "

**黄** **超** 张主席!慰问团已经到了，他总这么喊，我看 ……

**张国焘** (走至门口)把曾中生同志放开!他要去见毛泽东同 志，有什么不可以呢?放开!胡闹!

**黄** **超** 张主席，慰问团已经到了。您怎么把曾中生放了呢? **陈昌浩** 老毛对他很关心哪!

**黄** **超** 留着他要出乱子!

**张国焘** (点头)嗯!要果断处理。 **黄** **超** 这件事交我办吧。

**张国焘** 好，等他走远一点! **黄** **超** 明白了!(下)

〔锣鼓声起。 〔齐参谋上。

**齐参谋** 报告!李富春同志派陈团长前来报到。 〔陈团长上。

**齐参谋** 张主席!这是陈团长。

**陈团长** (敬礼)李富春同志派我先来向您报到。

**张国焘** 噢， 一路辛苦了!啊?(握手)

〔枪声。 **陈团长** 嗯?

**陈昌浩** 噢!处决了 一 个逃兵。

〔康小梅手持宣传品跑上。

**康小梅** 张主席!曾中生同志他 … … (发现陈团长)你 … …

**陈昌浩** 康小梅!慰问团到了，还不赶快集合宣传队去欢迎?

**康小梅** 嗯 …… (望着陈团长，转身下) **陈团长** 张主席 … …

**陈昌浩** 齐参谋!快领陈团长去看看给慰问团号好的房子。 **齐参谋** 是，请。

〔陈团长敬礼下。齐参谋随下。 **陈昌浩** 这个康小梅……

**张国焘** 要她下连队!调到葛木根那里去! **陈昌浩** **好**!

〔锣鼓声、口号声近 ……

〔欢迎的队伍从门外走过。《一、四方面军会合歌》的 歌声响起。

〔黄超急上。

**黄** **超** 李富春同志带领中央慰问团到了! **陈昌浩** 张主席，这两个名单 ……

**张国焘** 立即电告毛泽东。

〔欢迎的队伍在门外列队，大家唱着歌，鼓着掌。

〔张国焘、陈昌浩、黄超走到门口，向慰问团来的方向 招着手 … …

**—** **—** **幕** **落**

***第*** ***三*** ***场***

〔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天。 〔 毛 儿 盖 。

〔一座喇嘛庙的外亭内， 一张长桌的两旁，零乱地摆 着七、八张椅子。这是毛儿盖会议的会场。

〔雨声淅淅沥沥，室内格外宁静。朱德坐在桌旁，摆 弄着手中的眼镜沉思着。毛泽东在吸烟急踱 ……

朱 德 这个国焘同志啊，他甩手一走，我们这个会怎么往下 开呢?有意见可以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嘛，怎么 可以中途退场躲起来?我去找他!

**毛泽东** 总司令，不要找了，再等等他。

**朱** **德** 国焘同志贻误了攻打松潘的战机，再这样拖下去，会 上作不出个决议来，那就误了大事了!

〔 周 恩 来 上 。

**周恩来** 国焘同志没有回来? **朱** **德** 没有。

**周恩来** 我到他的住所去过了，参谋说，他和陈昌浩一起出去 了。主席!闻天、博古他们都在问，这个会是不是接 着开?

**毛泽东** 国焘同志找不见了，我看，只好暂时休会。恩来，我

刚才在会上批评了博古同志几句，他是不是想不通 啊?

周恩来 你说他有点书生气，他是有点想不通。他说他也没 想到讲了一句“南下就是麻雀钻阴沟”,国焘同志会 发那么大的火。

朱 德 说南下是“麻雀钻阴沟”,听来是有点刺耳。可是，这 句话的本意还是对的嘛!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 口，又是半农半牧的藏民地区，我们红军十多万人南 下到那里，红军的给养都解决不了。再说，如果被敌 人封锁在那里，红军肯定要变成泡菜坛子里的泥鳅， 钻都没处钻了。可是，这一个多月的会，大家磨破了 嘴皮，国焘同志还是坚持他那南下计划，反对北上， 难怪博古着急。

毛泽东 是啊!我们这个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开成了 马拉松会。敌人越来越向毛儿盖逼近，我们的粮食 也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国焘同 志的工作。(拿壶给朱德斟茶)

〔外边传来战士的歌声：

“敌人的骑兵不需怕， 沉着勇敢来打它，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齐放易射杀。 我们打垮它!

我们消灭它! ….. ”

**周恩来** (望着门外)雨一停，战士们就磨麦去了。

朱 德 战士们推磨，是为了过草地准备粮食，大家是心急如

火呀!可我们这个会也像推磨一样，推来推去，北上 的问题总是统一不了思想。两河口会议决定了的事 嘛，现在又推翻了。遵义会议选出的中央和军委，他 硬是要求改组!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个方 面军的，还有二方面军嘛，还有地下党组织嘛，怎么 能说改组就改组呢?!(猛地把眼镜往桌上一放)

毛泽东 (忙拿过眼镜)莫打碎，莫打碎!总司令，我们同张国 焘同志打交道，要做牛皮糖，不能做玻璃。这玻璃片 一碰就要碎，牛皮糖呢?硬是有股子韧性噢!

周恩来 主席这个比喻很好，我们是要讲究方法，要尽最大的 耐心团结张国焘同志。这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而是 关系到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关系到革命全局的大 事情!

朱 德 好!既然你们两个都要做牛皮糖，我当然也算一块 喽 !

**毛泽东** 就我们这三块牛皮糖还不成，我看，博古、闻天、稼 祥，还有凯丰、邓发他们都要讲究方法，把这个会开 好，争取早日团结北上。恩来!你再审定一下过草 地的行军计划。

**周恩来** 好 。

**毛泽东** 总司令!我们一起去找闻天、博古他们摆摆龙门阵

吧?

**朱** **德** 好 。

〔毛泽东与朱德下。

〔周恩来将地图铺在桌上，一边看，一边在纸上记着。 忽然，肝痛起来，用手按着肝部。

〔陈团长上。

陈团长 周副主席! 周恩来 噢，陈团长。

陈团长 您……您是不是不大舒服? 周恩来 (掩饰着)没有，没有什么!

陈团长 您……您别瞒我了!我听卫生部的同志说，要您休 息，可您……周副主席，要过草地了，您可要把身体 搞好啊!

周恩来 老陈，不要为我担忧。雪山都爬过来了，草地我也会 过得去!怎么样?筹粮的工作顺利吗?

陈团长 战士们的情绪很高，虽然三顿饭改成两顿，可还是像 小老虎似的一边割青稞一边磨麦子!

周恩来 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割了藏民的青稞没付人家钱的? 陈团长 检查过了，已经割了的，都按当地粮价，付了现款。

周恩来 好。每个战士能带十天的干粮吗? 陈团长 争取带十天的粮。

周恩来 (兴奋地)好!人是铁，饭是钢，有了粮食，过草地我 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哎，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陈团长 嗯，找您就是问过草地的事，战士们见了我就问：“我 们在毛儿盖都休整一个月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过草 地北上啊?”大伙儿越来越着急，可我……我怎么回 答他们哪?

周恩来 你比他们还着急，是不是?

陈团长 这几天，我和老宋急得连觉都睡不着，周副主席!

〔周恩来转身望着陈团长，很快就移身踱步。 陈团长 我……我走了!(敬礼欲下)

周恩来 (走上前抚着陈团长的肩头)你问得好!你说出了红 军战士们的心里话!请你告诉同志们，中央正在开

会研究这个问题。

**陈团长** 周副主席!还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周恩来** 你就讲吧。

**陈团长** 听说，黄超同志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大吵，他说，中 央在会上无视张国焘同志的主张，急于把北上计划 强加于人，还说这样搞他们不服气，谁有军队，谁有

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这…… **周恩来** 唔?!

〔九斤半上。

**九斤半** 报告!陈昌浩政委要见您。 **周恩来** 请他进来。

**九斤半** 是!(下)

**周恩来** 你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不要对下边同志讲了，现在，

一切都要以团结为重!你先别走，我还有事和你谈。 **陈团长** 是 !

〔陈昌浩上。

**陈昌浩** 周副主席!听说你到我那里去过，有事吗? **周恩来** 我是去找张国焘同志的，他在哪里呀?

**陈昌浩** 他……他不是在这里开会吗? **周恩来** 噢?你没见到他?请坐!

〔陈团长给陈昌浩倒水。

**陈昌浩** 周副主席!四方面军干部们有些意见，中央了解吗? **周恩来** 请讲吧。

陈昌浩 同志们的情绪可不大好啊!大家都来质问我，“为什 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什么反对到川康地区建立新 根据地的主张?”

**周恩来** 昌浩同志!你个人的意见呢?

陈昌浩 我觉得中央应该重视这些不满的呼声，中央应该清 楚，国焘同志是领导我们八万干部、战士的，不重视 他的意见是不行的!

周恩来 昌浩同志!你这话是从何谈起呀?红军都是党领导 的嘛!国焘同志是政治局的一员，大家都是平等地 交换意见嘛!

陈昌浩 (控制不住地)可是有人说，张主席的南下主张是“麻 雀钻阴沟”,真是岂有此理!要是这样对待我们张主 席，我们就反他个狗卵子!

周恩来 (气愤地)昌浩同志!博古同志在会上讲的那句话， 毛主席已经批评他了。现在，我要对你讲几句，我们 共产党员有不同意见，在党内争论是允许的。但是 有的同志认为人多枪多，中央就应该听他的话，那就 大错特错了。枪杆子要服从党，而不是党要服从枪 杆子!我这样讲，你同意吗?

**陈昌浩** (尴尬地)嗯!

**周恩来** 现在，千军万马都在看着我们政治局呢!辛苦你一 下，把国焘同志请回来!

**陈昌浩** 好吧!(下)

**陈团长** (发火地)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毛泽东上。

毛泽东 老陈!你这个炮筒子，怎么又冒火了?

陈团长 主席!刚才，陈昌浩政委在这儿把杯子都摔了…… 〔外喊声：“陈团长!陈团长!”

陈团长 (在门口喊着)什么事? 〔小战士上。

小战士 陈团长!(拉着陈团长的袖子)快去!快去!

**陈团长** 怎么了?

**小战士** 吵起来了!吵起来了! **陈团长** 谁和谁吵起来了?

**小战士** 我们正按照规定时间磨麦子呢，好家伙!葛团长带 着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来了，要撵我们走，硬叫我们腾 地方!

**陈团长** 乱弹琴!走! **周恩来** 回来!

**陈团长** 这几天常发生这样的事，有时候为了一捆铺草，一块 门板就争啊吵啊的!

**周恩来** 你去看看，千万不要发火! **陈团长** 是 !

**毛泽东** 在两个方面军之间出现了有碍团结的事，你这个团 长一定要先教育你的部队!

**陈团长** 是!(敬礼。下) 〔小战士随下。

毛泽东 刚才，陈昌浩到你这里来闹了吧?闻天说也到他那 里闹了一通。现在，又跑出个葛团长，这是无风不起 浪啊!陈昌浩这一闹也好，他把张国焘同志在会上 没好讲出的话都闹出来了。刚才，总司令讲，昨天他 同国焘同志谈了一夜，国焘同志批评一方面军受到 重大损失，是由于中央指挥犯了错误，所以，要求改 组军委。把会上会下这些事联在一起看，国焘同志 的心思是很明白的，人家是要统率全军!刚才，我同 闻天、博古交换了一下意见，为了团结北上，我们可 以请国焘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你看呢?

周恩来 我赞成。只要无碍北上这个大局的，我们不妨委屈

求全。

**毛泽东** 好，我们几个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一致了! **周恩来** 总司令呢?

**毛泽东** 去找国焘同志了。 〔两声枪响。

〔人声嘈杂。

**毛泽东** 哪 里 放 枪 ?

〔九斤半跑上。

九斤半 报告!葛团长他 … … **周恩来** 怎么回事?

**九斤半** 因为争磨子，康小梅说了几句公道话，葛团长就非要 把她绑起来。 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火了，葛团长掏出 枪来朝天放了两枪，他说：“这是我们四方面军的事，

谁敢管，就枪毙了他!” 周恩来 陈团长呢?

九斤半 他正在批评一方面军的战士呢!

〔吵嚷的人声越来越近。

〔九斤半向门外张望。

**九斤半** 你看!葛团长把康小梅绑起来了! **毛泽东** 喊他们进来!

**九斤半** (喊着)葛团长!葛团长!

〔葛木根气呼呼地走到门外，后边有几个四方面军的 战士押着康小梅。炊事班长、小战士等一边吵着，一 边跟着走来。

**葛木根** 你喊什么? **九斤半** 首长叫你!

**葛木根** 谁找我?谁也管不着，带走!

毛泽东 我们两个找你!

葛木根 噢!毛主席!周副主席!(慌乱地敬礼) 周恩来 请坐，同志们都进来。

毛泽东 进来呀，都进来。

周恩来 葛团长，怎么把她五花大绑了呢? 葛木根 (支吾地)呃 ……

康小梅 周副主席……

小战士 报告!这位团长也太……太那个了。他抢我们的磨 子，还把我推了个大跟斗，康小梅同志跟他讲理，要 他注意团结。可他……他把人家绑起来了!他还 说：“别看你男人是一方面军的，可还得听我们张主 席的!张主席要我们南下，你们偏要北上。北上、北 上，连吃的都没有，怎么北上啊?”这，这都是他说的。

众战士 是啊!他们太不讲理了!太不讲理了!

〔朱德拉着张国焘走到门口。 张国焘 怎么回事?

葛木根 张主席，康小梅……

张国焘 胡闹!回去关你三天禁闭!

毛泽东 算了、算了!我们红军本是 一 家人嘛!怎么好自己 人打自己人呢!

周恩来 同志们，我们人多磨子少，发生了小小的矛盾，我看 好解决。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人多，先把磨好的青稞

面挑到四方面军那里去，好不好哇? 众战士 好!

康小梅 周副主席，这粮食不能…… 周恩来 葛团长，可以松绑了吧?

葛木根 张主席，这 … …

**张国焘** 葛木根!还不快松绑! **葛木根** 是。(为康小梅解绳)

**朱** **德** 哎!还站着干什么?大家还像刚才那样把歌子唱起 来，给四方面军的同志送青稞面去!

**众战士** 是!(唱着《打骑兵歌》下) **康小梅** 张主席!

**张国焘** (对众战士)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回去! 〔葛木根欲向张国焘解释。朱德劝阻。

〔葛木根同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下。

**毛泽东** 国焘同志!你老兄可把我们等苦了! **张国焘** 噢!我肚子不好，呃……去找医生……

**朱** **德** 你哪里是去找医生嘛!我看见你们在那里喝酒!

**毛泽东** 原来是酒瘾犯了!要喝酒，等到了陕北，我们大家好

好喝一通!现在嘛，还是抓紧时间讨论过草地的事 吧!

张国焘 润之兄!水草地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荒无人烟， 怎么过呀?明明是过不去嘛，可你硬是要一条道走 到黑!

**周恩来** 毛主席派叶剑英同志到草地探查过了，那里还是可 以过去的，你看，这是他画的地图。(指地图)

张国焘 (略看了一下地图)不要忘记，这里有胡宗南部和马 家骑兵；这里有各路川军!我们还是南下吧!在川 康一带站住脚再作考虑嘛!

**朱** **德** 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了华北，我们躲在川康干什么? 我们只有前进。

**毛泽东** 对!我们只有前进。(指着地图，还用桌上的茶缸摆 出敌军位置)尾追我军的川军刘文辉部已占据懋功；

蒋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胡宗南集结 了四个师的兵力，位于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 座一带，川军刘湘部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敌情 越来越严重。敌人估计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 走横跨草地，北出甘陕的这一着棋。我们呢?硬是 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路!

**张国焘** 我看，今天不谈了吧，该吃饭了! **周恩来** 国焘同志 ……

〔何参谋上。

**何参谋** 报告!占领懋功的川军正向抚边进犯。雅安的蒋军 和胡宗南的部队又已向我逼近!

**朱** **德** 注意掌握敌情! **何参谋** 是!(下)

**周恩来** 国焘同志!形势逼人，我们必须行动了!

**朱** **德** 是嘛!不能再拖了!

**张国焘** 要慎重，要慎重……

**朱** **德** 国焘同志，我们总要作出个决议来嘛!

**张国焘** 我何尝不想作出决议呀!可你们 ……

**毛泽东** 我们考虑，为了统一指挥部队早日北上，建议你来任 红军的总政治委员。你看可以吧!

**张国焘** 这个 ……

**毛泽东** 国焘同志!你在鄂豫皖作战经验不少。我看，还是 你当总政委好。

**周恩来** 会师以后，总司令部的领导应该加强。

**朱** **德**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其他政治局的同志也表

示同意。 **张国焘** 噢 。

**周恩来** 好!总政委同志!过草地北上的事，要从速决定啊! **张国焘** 嗯……既然大家都主张过草地，好吧!吾从众!不

过，一、四方面军要分兵两路走! **朱** **德** 还要分开走?

**张国焘** 这样行动方便嘛!

**毛泽东** 我看，可以。(看地图)根据部队所处的位置，我看，

分左、右两路军，混合编队有好处! **张国焘** 混合编队?

毛泽东 (走到桌前，指着地图)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 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 组成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四方面军的九 军、三十一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军委纵 队一部组成左路军，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总政委! 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同你在左路军，我同恩来和 中央的其他同志在右路军。你看，可以吗?

张国焘 可以。不过为了便于总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右路军 要另设前敌指挥部，由陈昌浩同志担任前敌政委! 怎么样?

**毛泽东** 你们看? **朱** **德**

可以!

**周恩来**

**周恩来** 那我们就命令左、右两路军迅速集中，立即分头过草

地，约定日期在巴西会合，一起北上!

朱 德 好!可以形成决议了，请闻天、博古他们马上来开会 吧!

**毛泽东** 张总政委的肚子饿了，我们吃过饭再开吧! **张国焘** 好!先吃饭!先吃饭!

**毛泽东** 在我这里吃吧!

**张国焘** 不，我还要回去吃药!(下)

**朱** **德** 哎呀!这牛皮糖，可真是不好当啊!

**周恩来** 总司令!恐怕这牛皮糖，我们还要继续当下去。尤

其是你，今后，还要经常和国焘同志打交道。

**毛泽东** 总司令!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你担子重得很哪! **朱** **德** 放心!我肩膀宽，担得起!

**毛泽东** 好!

〔三人紧紧地握手。

— — 幕 落

**第** **四** **场**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天的深夜。

〔四川，巴西附近，毛泽东的宿营地。

〔这是一所用木头架起的普通的房子，分上下两层， 下层关牲口，楼上住人。舞台上展现的是楼上的部 分，室内陈设简单，用门板搭的一个床上铺着一块大 油布，上边有条红色的旧毛毯。桌上摆着办公用具， 手摇电话机和几本线装书。桌旁放着几张长短不一 的凳子。门外，可见楼梯的木头扶手。另一门通向 里屋，在这间屋里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 〔幕启时，毛泽东同志拿着蜡烛正在看地图。发报机 的嘀嗒声不时传来，更显得四野十分寂静。

〔小警卫员睡在长条凳上，打着呼噜，毛泽东为他盖 上毯子，拿起一支刚卷好的烟点燃。

**小警卫员** (说着梦话)左……左路军来了 …… 出发!北上打

鬼子……冲啊!(一抡胳膊，手伸出毯子外)

〔毛泽东凝神止步，深深地吸了口烟，焦虑地缓踱着。 〔何参谋上。

**何参谋** 报告!台长说，还没有接到张国焘总政委的复电。 **毛泽东** 左路军有消息吗?

何参谋 没有。

毛泽东 噢!腊子口的地形图绘好了吗? 何参谋 绘好了，(递图)您看!

毛泽东 (看图)恩来，你看……

何参谋 主席!周副主席不在，要请他来吗?

毛泽东 啊，不!他身体不好，要他多睡会儿吧。 何参谋 是!

毛泽东 你去困觉吧。 何参谋 是!(下)

[毛泽东继续看地形图。

〔片刻，九斤半双手抱着个小包上。他见毛泽东正聚 精会神地看图，顿时停下步来。他听见小警卫员的 鼾声，就去捏他的鼻子。

小警卫员 (惊醒)哎哟! 毛泽东 谁呀?

小警卫员 九斤半，他……

毛泽东 (回身细望)噢!九斤半，深更半夜的，你不好好困 觉，到我这里做什么来了?

小警卫员 他 ……

九斤半 报告主席!邓颖超同志见您屋里还亮着灯，她要我

给您送来青稞面馒头。

毛泽东 好!替我谢谢邓颖超同志。 九斤半 是 !

毛泽东 九斤半!周副主席的体温降下来没有? 九斤半 报告!周副主席说，他的体温降下来了。 毛泽东 降到多少度了?

九斤半 (为难地)报告!二十 ……

毛泽东 多少?

九斤半 四十……不，三十…… 毛泽东 到底是多少度啊?

九斤半 报告!周副主席说，他的体温降下来了! 毛泽东 噢，这是周副主席说的，那你说呢?

九斤半 我说 … … 报告!周副主席不许我对您谈病情，他 ……他 ……

毛泽东 (急切地)他还在发高烧?

九斤半 (克制不住地哭了)嗯。他不但没有退烧，而且，肝疼 得厉害，一疼上来就满头大汗。

毛泽东 (焦急地)过草地，累得他病更加重了!

九斤半 可他还不好好休息呢! 毛泽东 怎么?他还没困觉?

九斤半 跟您一样，看地图呢!

毛泽东 噢?你马上回去，要他困觉! 九斤半 是 !

小警卫员 (外望)咦?周副主席来了。 毛泽东 啊?!

〔周恩来上。他由于患病，身体显得消瘦。他双腮蓄

满了胡子，目光炯炯有神。 周恩来 主席!

〔九斤半和小警卫员下。

毛泽东 恩来!卫生部同志对我讲，你的病不轻，你不能总是 不听医生的话呀!

周恩来 主席!你放心!我现在还不想到马克思那里去报 到。因为，还要同你一起北上呢!

毛泽东 你这个同志啊!(用手摸周恩来的额头)烧得这么厉

害，回去困觉!

周恩来 主席!张国焘同志要是还不送来“安眠药”,我是没 办法睡着的。

〔炊事班长上。 **炊事班长** 主席!

**毛泽东** 老班长!有事吗?

**炊事班长** 主席!周副主席!我在外边转了半天了。进来 吧，怕打搅你们；不进来吧，心里又不踏实。我有个 十万火急的情况，要向你们汇报!

**毛泽东** 好嘛!

**炊事班长** 主席呀!我从井冈山就跟着您，您了解，要说打 仗，我不懂，可是，油盐柴米的事，我在行，咱们在这 儿耗了十天了，那粮食……

**周恩来** 只够吃一天的了吧!

**炊事班长** (着急地一拍大腿)是啊!这几天净给小伙子们喝 野菜汤了，(发现一碗野菜汤)您也……光吃野菜这 不行啊!今天晚上，又有几个战士中了毒，很多小伙

子已经……主席呀!左路军要是再不来，野菜都会 吃光的。主席呀!别等他们了吧!我……我汇报完 了 。

**毛泽东** 老班长!你把这几个馒头带给病号。(拿起馒头) **炊事班长** 这 ……

**毛泽东** 拿去!

**炊事班长** (接过馒头)哎!(抹泪而下)

**周恩来** 主席!同志们忍饥挨饿地等着北上都等急了。

**毛泽东** (沉思地)是啊!等了十天了，可是，他硬是在拖。拖 得粮食有得了，拖得药品也有得了，拖得敌情更严重

了 。

周恩来 (走至地图前，指着地图)他们的驻地嘎曲河离巴西 并不远嘛，只要走三天就可以到达，可是，这位总政 委就是按兵不动，现在胡宗南四个师的兵力布于松 潘一带，川军刘湘占领了整个岷山东岸，若是敌人 (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堵住这个出口，那我们就无法 通过岷山地区，就要被困在这人烟稀少的草地里了。 主席……

〔毛泽东吸烟踱步。陈昌浩上。 **陈昌浩** 主席!

**毛泽东** 噢，昌浩同志啊，来来来!

**陈昌浩** 哎呀!这么晚了，你们二位还不休息呀?

**毛泽东** 噢，昌浩同志!我们在这里等左路军等了十天了，他 们还不来，我们怎么睡得着呢?你那里有没有国焘

同志的消息呀? **陈昌浩** 没有。

**周恩来** 那你看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巴西会合呢? **陈昌浩** 恐怕是嘎曲河涨水过不来吧!

**周恩来** 噢?你怎么晓得的?

**陈昌浩** 噢……前天我收到张总政委的电报。 **周恩来** 噢。

**陈昌浩** 毛主席!敌情越来越严重，粮食也很紧张，我们在这 里等下去，这……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吧?

**毛泽东** 是啊!

**陈昌浩** (试探地)如果，左路军还不能来，你们二位有什么打 算呢?

**毛泽东** 这是个难题呀!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陈昌浩** 呃 … …

**毛泽东** 讲嘛，讲嘛，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我们都想 想办法!

陈昌浩 好!我说说!虽然在毛儿盖中央已有决议，左、右两 路军在巴西会合共同北上。可是，情况变化了，恐怕 计划也应该随着变，才不致走入困境。

**毛泽东** 噢?你看，怎么变法?

**陈昌浩** 这个……我也没什么具体想法，只不过是有点担心 罢了。

周恩来 毛儿盖决议的依据，是全国抗日的形势，两路军如果 不能会合，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北上的困难就会更严 重。

**毛泽东** 我们想再一次电催张国焘同志，请他克服一切困难， 迅速带左路军到巴西来会合!

**陈昌浩** 噢、噢……你们忙吧!我不打搅了。(起身欲走) **毛泽东** 昌浩同志!你半夜跑来，是有什么事吧?

**陈昌浩** 噢!你看，一说起话来就忘了，我给你带来两盒“哈

德门”,战利品!(掏出两包香烟) **毛泽东** 呵!这可是好东西!

**陈昌浩** 我走了。 **毛泽东** 好 。

〔毛泽东送陈昌浩出门。

**毛泽东** 我们睡不着，他也睡不着，都有心事啊! **周恩来** 昌浩同志的心事没有完全讲出来。

**毛泽东** 是啊，昌浩同志深夜跑来，到底要干什么? 〔小警卫员上。

**小警卫员** 报告!陈团长有急事向你们汇报!

〔陈团长、宋政委上。

陈团长 主席，根据侦察队报告，蒋军刘湘部正向我方迅速移 动。

毛泽东 噢!到了哪里?

陈团长 (指图)这里。我们不能再在这里等左路军了。

宋政委 是啊，主席!因为等张总政委，我们已经失去了从东

北方向打出去的战机了，要是再等下去 ……

〔外喊声：“报告!” 周恩来 进 来 !

〔何参谋上。

何参谋 报告!(打开公文夹)刚收到的电报：“蒋军胡宗南 部，正向我方逼近。”

(递电报与毛泽东)

陈团长 情况严重啊!老宋 ……

毛泽东 我想再给张国焘同志发个电报，毛儿盖会议的决议

要坚决执行。 周恩来 可以!

〔毛泽东坐下拟电文。 毛泽东 你看看。

周恩来 (指着电文)这句，要讲得再肯定些。 毛泽东 (侧身看电文)可以，你改吧。

周恩来 (改着电文)“目前只有北进 … … 才有出路，北上方

针，绝对……不应改变。” 毛泽东 嗯 。

周恩来 何参谋! 何参谋 有 !

周恩来 马上给张总政委再发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他执行

毛儿盖决议，立即带左路军到巴西会合! **何参谋** 是!(接电文稿下)

**陈团长** 主席……还等啊?!

**宋政委** 主席!再等下去，我们整个红军就 ……

**毛泽东** 莫要慌，莫要慌嘛!敌人正向我们合围，想要堵住我 们北上的去路，然后企图在这里消灭我们，情况确实 是很严重的。可是，张总政委带领的左路军要是不 迅速到巴西来共同北上，他们的处境也是很危险的。

**宋政委** 那我们 ……

**周恩来** 如果左路军立即出发，我们还来得及会合。五个手

指头总是捏成个拳头好! 〔何参谋上。

**何参谋** 主席，刚才的电报还没有发出，就接到张总政委的来 电。(递电文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电文。

**周恩来** (急切地)他说什么?

**毛泽东** 他是下决心不同我们一道行动了!

**周恩来** (接过电文)硬要我们右路军全部南下?这不是给中 央的“最后通牒”吗?岂有此理!我去给朱德同志发 个电报，请他再做做张国焘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 好!请朱德同志对张国焘同志讲，现在，革命需要拳

头，党需要拳头，还是不要分道扬镳的好! **周恩来** 好!(下。何参谋随下)

〔天色微明，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金参谋上。

金参谋 报告!叶参谋长有急事，要向您单独汇报! **毛泽东** 噢?!(对宋政委、陈团长)你们等一下!

〔毛泽东出门，金参谋随下。

陈团长 老宋!叶参谋长深更半夜骑马从前敌指挥部赶来， 又要向主席单独汇报，这……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 情 !

**宋政委** 嗯，(思索地)是不是得到左路军过草地的消息了?

**陈团长** 不像。要是汇报左路军的情况，陈政委为什么不和

他一起来呢? **宋政委** 是啊!是啊!

〔马嘶声由近而远 ……

**宋政委** (推窗外望)看!叶参谋长又走了。 **陈团长** 老宋!主席回来了。

〔宋政委、陈团长迎至门口，毛泽东急步进屋，何参谋 随进。

**毛泽东** 请周副主席快来! **何参谋** 是 ! ( 下 )

〔毛泽东旁若无人，细看地图沉思。 **宋政委** (轻声地)主席 ……

**陈团长** (轻声地)主席 ……

〔周恩来上。何参谋随上。 **周恩来** 主席!发生什么事了?

**毛泽东** 张国焘给陈昌浩发了密电，幸亏被剑英同志发现了， 这就是剑英同志刚送来的密电的抄件!(将抄件递 与周恩来)

**周恩来** (阅看密电抄件，愤怒地拍着桌子)真卑鄙!(肝部一 阵剧痛)

**九斤半** (扶着周恩来)周副主席! **宋政委** 周副主席!

陈团长 周副主席!

周恩来 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

毛泽东 恩来!我想找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谈一

谈 。

周恩来 可以。

毛泽东 何参谋!你去通知一下。 何参谋 是!(下)

陈团长 怎么回事? 宋政委 怎么回事?

周恩来 (递密电抄件)你们看看!

宋政委 (接过急看)“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 军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 "

陈团长 什么!

宋政委 (接读)“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

….:

陈团长 (愤而拍桌)武力!他要把枪口对着自己人! 宋政委 红军怎么能打红军!

陈团长 他真要打，那就打!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团 吧!

毛泽东 你想得倒简单!

宋政委 那他……主席!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陈团长 对，开除他的党籍!

毛泽东 我不同意这个主张。我想周副主席也不会同意的。 周恩来 是的。

陈团长 主席!我真不明白，张国焘搞阴谋，闹分裂，现在他 要武力截击我们，可您……

毛泽东 人家现在还是红军总政委嘛!怎么好动不动就开除

人家的党籍呢?同志们!大敌当前，我要劝你们：还 是要讲团结。

**陈团长** 团结?到现在还跟他讲团结?!我想不通!

毛泽东 想不通也要慢慢地想，总会想通的!张国焘还是同 志嘛，还有八万多四方面军的队伍，他们是党的骨 肉，骨肉不能分嘛!

**周恩来** 主席讲的很重要，党不能分家!红军不能分家! 〔何参谋上。

**何参谋** 报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突然提前起床开会了， 门外还增加了岗哨。

**周恩来** 噢!看来，他们已经接到陈昌浩的命令了。 **陈团长** 主席!他们要行动了，怎么办?

**宋政委** 主席!一旦冲突起来，我们党可就大难临头了!

〔毛泽东望着地图，深深地吸烟 …… **周恩来** 主席!下决心吧!

**毛泽东** 是的，一、三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 **陈团长**

先行北上?

**宋政委**

**毛泽东** 对!根据当前的情况，我们只好先走了。你们带领 队伍立即出发!

**宋政委**

去哪里?

**陈团长**

**毛泽东** (指地图)抢占天险腊子口! **宋政委**

腊子口?

**陈团长**

**毛泽东** 腊子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国民党聚集 重兵把守腊子口。可是，我们脱离这个危险地带先

行北上，只有这一条出路。

周恩来 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那里，你们要赶上去协 同他们作战，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迅速攻下腊子

口! **陈团长** 是!

**周恩来** 部队要轻装，行动要秘密! **宋政委**

是!坚决完成任务!(下)

**陈团长**

**周恩来** 对，何参谋，请林伯渠同志发个通知，以打柴筹粮的

名义，命令全体部队两小时以后立即出发。

**何参谋** 是!(下)

**周恩来** 我们同朱总司令也无法联系了，他和伯承同志的处 境一定是很困难的!

**毛泽东** 那是啊!我也是很为他们担心，为四方面军的同志 们担心哪!我相信我们的总司令和伯承同志一定会 坚持北上抗日决定的。(拿起帽子欲出)

〔警卫员等战士上。 **周恩来** 主席!你去哪里?

**毛泽东** 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正开会吗?我去同他们谈谈 心。

〔何参谋上。

**周恩来** 主席!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毛泽东** 不!我还是要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讲清楚：愿意北 上的就一起走，暂时想不通的就先留下。总之一句 话，要团结，团结是党的生命!

**周恩来** 主席!要讲，我去讲!

**何参谋** (着急地)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快走吧!

毛泽东 大家放心!只要把真相摆出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一定会深明大义的。我看，不出一年，他们都会来

的 。

众 人 主席!

**毛泽东** 何参谋!你去通知担架队，护送周副主席。(下) **何参谋** 是 ! ( 下 )

**周恩来** 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小警卫员** 是!(下)

〔周恩来摇着电话机。何参谋等紧张地收拾着桌上 的文件、墙上的地图和床上的行李 ……

〔幕后人声：

“站住!什么人?” “我们是总部的!”

“干什么去?” “打柴筹粮!” “你是谁?”

“我是毛泽东!”

“刚才谁过去了?” “毛主席!”

“啊?怎么搞的，跟我来!” 〔马队行进声 ……

周恩来 (摇电话机)喂!找邓发同志听电话!邓发同志吗? 我是周恩来。毛主席到红军大学找四方面军干部开 会，你一 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安全!嗯 … … 好!(放 下电话听筒)

〔九斤半与三战士抬担架上。 **九斤半** 周副主席!请您上担架!

**周恩来** 不!我要等着毛主席一道走。

〔马蹄声阵阵传来 …… 众 人 周副主席!

**周恩来** (摇电话)喂!喂 … … 〔马蹄声飞驰而过……

**——幕急落**

**第** **五** **场**

〔一九三五年十月。黄昏时候。

〔阿坝附近的土司官里的一间小佛堂，佛堂两壁装饰 着甚为美丽的壁画，画中的马、象、狮、虎及身穿甲胄 的勇士的形象，说明壁画描绘的可能是佛经中的某 个神话故事。因为红军的到来，佛堂的主人已经逃 掉了。可是佛堂里的佛像、佛幛和铜鼓之类的东西， 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现在，这间佛堂成了第四 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工作人员临时办公的处所。

〔幕启时，康小梅和一个宣传队员正在伏案写标语。 附近的会场上正在开着情绪激昂的大会。演说人声 嘶力竭的叫喊声隐隐约约地传到佛堂里。

〔口号声：“反对毛泽东闹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 行动!”

〔陈昌浩讲演声：“同志们说得对，毛泽东、周恩来等 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硬是拖着右路军的 同志向北逃跑，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

**康小梅** 这是怎么回事?

**宣传员** 对!(念着标语稿)“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动!”快写 吧 !

〔陈昌浩的讲演声：“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 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 结的!”

〔口号声 ……

**康小梅**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宣传员** 陈昌浩政委快讲完了，快写吧!

〔会场上喊声阵阵 …… 〔康小梅急望窗外。

**康小梅** 啊?!朱总司令 … …

**宣传员** (跑过去向外望)喲!对着总司令开炮哪!总司令怎 么一声也不吭啊?

**康小梅**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欲出门) **宣传员** 小梅!干什么去?

**康小梅** 我要提意见。怎么能这么对待总司令呢?(扔下笔， 欲下)

**宣传员** 小梅!(拉住康小梅)你还不接受教训哪?把你放到 连队那么长时间，刚把你调回宣传队，你还去惹祸?

**康小梅** 会师以后，多么好的局面哪!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

样?我……我糊涂了! (坐下，痛苦地捂着头)

宣传员 (拾起笔)糊涂就糊涂吧!咱们这小宣传队员，哪管 得了上边的事?快写吧!(读标语稿)“反对毛泽东 闹分裂!”

**康小梅** “反对分裂”!(欲写)

**宣传员** (阻止)是“反对毛泽东闹分裂!”

〔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传来，佛堂内的气氛顿时变得紧 张了。战士丙走进。

|  |  |
| --- | --- |
| **战士丙** | (对外边报告)报告团长!里边有人。  〔康小梅望着门外，这时，葛木根走进，二人相视，葛 木根感到有些尴尬。康小梅写着标语。战士丙退 下 。 |
| **葛木根** | 你们马上离开这里!(片刻，见康小梅未予理睬，大 声地)我说，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
| **康小梅** | 你们要干什么? |
| **葛木根** | 你别管! |
| **康小梅** | 我们在这里执行任务! |
| **葛木根** | 我也是在这里执行任务! |
| **宣传员** | 团长同志!(拿起标语)我们是执行黄秘书长布置的 紧急任务! |
| 葛木根 | 我也是执行黄秘书长布置的紧急任务!快!离开这 里!我说，你这个宣传员到底是服从不服从命令? 嗯? |
| **康小梅** | 你吼什么?(嘟嚷着)耍什么军阀作风! |
| **葛木根** | 你嘟囔什么?你嘟嚷什么? 〔 黄超上 。 |
| 黄 超 | 葛木根!吵什么? |
| **葛木根** | 她就是不服从命令! |
| **康小梅** | 黄秘书长!你不是要我们在这里写标语吗?瞧!他 瞪着两个大眼珠子非要撵我们走。 |
| **黄** **超** | (笑着)噢!你们两个再找个地方去写标语，首长们 要在这里开紧急会议。 |
| **康小梅** **宣传员** | 是!(收拾起笔、砚、纸张，向黄超敬礼，下) |
| **黄** **超** | 都准备好了吗? |

**葛木根** 准备好了。

**黄** **超** 葛木根同志!你就要执行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特殊

任务!

**葛木根** 特殊任务?

**黄** **超** 对!这个任务就是保卫张主席，保卫党!毛泽东闹

分裂了!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反对张主席!

**葛木根** 反对张主席?谁?

**黄** **超** 等一下，你就晓得了。 **葛木根** 是 !

**黄** **超** (拍着葛木根的肩膀)葛木根同志!任务重大哟!

**葛木根** (六正)请秘书长放心，我葛木根就是头断血流，也要 保卫我们的张主席!

**黄** **超** (满意地)好!不愧是张主席亲手培育的鄂豫皖的老 战士!听我的信号!

〔外边会场上口号声骤起：“反对右倾逃跑主义!”"拥 护张主席!”

“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

〔黄超急忙向葛木根使个眼色，葛木根退下。黄超开 另一扇门，迎进朱德和张国焘。

**黄** **超** (指着正座的椅子，恭敬地)总司令，请坐。

〔朱德如入无人之境，随便找了把椅子泰然而坐，顺 手从桌上拿起草鞋，不慌不忙地打着。

张国焘 总司令!你看刚才的大会开得怎么样啊?同志们的 情绪很激动，有些发言也说了些过头话。不过，这都 是可以理解的嘛!啊?老毛带一、三军团，连个招呼 也不打就跑了，太让人痛心了!他这破坏党纪、军纪 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罕见的呀!唉!

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恶性的发展，才堕落

到如此程度啊!痛心!真是痛心哪!总司令!会上 人多嘴杂，你不好讲话。现在，换个地方可以谈谈了 吧?

朱 德 你人多，我是这样；人少，我也是这样。不管你换到 哪个地方，我也不当墙头草!

张国焘 老总啊!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你德高望重，同志 们无非是希望在老毛造成的危机中，你我携起手来 共挽狂澜嘛!如何处置老毛给我们党造成的这场危

机?老总!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啊? 〔朱德仍在慢悠悠地打草鞋。

〔陈昌浩拿着公文夹子和几个战士、干部上。

**陈昌浩** 张主席!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表示，不愿再承认那

个随同毛泽东逃跑、已失去信用的中央了!

**干部甲** 是啊!为了挽救当前革命的危机，大家要求立即成

立临时中央。我们拥护你当中央主席! 众 人 对!坚决拥护张主席!

〔朱德摔了一下凳子。 **干部乙** 你 !

**陈昌浩** 这是大家联名写的请愿书。 **张国焘** 噢 !

**陈昌浩** 这是我刚拟好的给毛泽东的电稿。 **张国焘** 你把电报稿念给总司令听听嘛!

**陈昌浩** (读电报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你们应自即日 起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的名义行文，不得再

用中央的名义……”总司令!请你过目! 〔朱德仍端坐打草鞋。

**黄** **超** (突然，大吼地)朱德!张主席对你谈了这么多了，你 怎么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呢?

**陈昌浩** 朱德你想干什么?关于成立临时中央的事，你同意 不同意?

众 人 是呀!快说嘛! **黄** **超** 说!

**陈昌浩** 总司令!该你下决心了!

**黄** **超** (跳了起来)你 …… (夺过朱德的草鞋掷于地上)

**张国焘** (假意斥责着)黄超!别胡闹!(躬身拾起草鞋，递予 朱德)总司令，考虑成熟了吧?你总要表个态呀。

**朱** **德** 总政委!我的态度，不是很清楚了吗?你还叫我怎 么个表法呢?

张国焘 很简单，就以你总司令的名义发个声明：一、谴责毛 泽东，宣布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二、谴责那个北上 的错误决定；三、拥护大会关于成立临时中央的决 定!

朱 德 (放下草鞋忿然站起)这个态，我现在就可以表!第 一，你就是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同毛泽东 的关系!第二，党的北上抗日决定，我是举了手的， 我不能反对它!有红军，就有朱、毛，世界上哪个不

晓得。人家绝不会相信我朱德反毛泽东! **张国焘** (拍桌)朱德同志!你 ……

朱 德 不要着急嘛，我的态还没有表完。第三，党中央是经 过党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现在，你们又要成立一个 “中央”,胡闹!这是非法的!你就是人再多，枪再 多，也要听中央的，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规矩!张国焘 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不要当曹琨、吴佩孚、孙传

芳!

**黄** **超** (吼着)朱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陈昌浩** 总司令!你何必这样固执呢?

〔众人吵吵嚷嚷。

朱 德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的肚皮饿了!总政委!还 有什么事吗?要是没事，我就去吃饭了!(转身欲 走)

**张国焘** (大怒地)朱德! **黄** **超** 葛木根!

〔门开，葛木根带一名战士冲进佛堂。 葛木根 (怔住)

啊?!

**朱** **德** 噢!看来，还有事。好，我先不去吃饭。(坐在椅上)

**张国焘** (理屈词穷地)你……好，好!那你就先在这间佛堂

里住下吧!昌浩同志，立即向毛泽东发电!

**陈昌浩** 好!(下)

张国焘 总司令!我要告辞了。你什么时候想谈谈，就叫葛 木根通知我一下，我奉召即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 士是拥戴你的，你可不要违背大家的心意哟!望你 三思，啊?葛木根!你们要精心照顾总司令!

**葛木根** **是** **!**

〔张国焘下。黄超随下。

〔葛木根茫然地望了望朱德，而后，他带着战士们退 出了佛堂。

〔天色渐暗。会场上的讲演声 ……

〔朱德走向窗前，窗外移动着荷枪战士的身影，朱德 气愤地在佛堂内急踱，然后坐下来沉思着。

〔葛木根手托饭盘，轻轻地推门而入。 **葛木根** 总司令。

〔朱德仍在沉思中。 **葛木根** 总司令!吃饭吧。 **朱** **德** 嗯!好、好!

〔葛木根将碗、筷和碟摆在桌上。

**朱** **德** 噢!还有辣椒哩!同志，坐下， 一起吃吧。 **葛木根** (憨笑着)我……我吃过了。

朱 德 (边吃边问)你这个同志叫葛…… **葛木根** 葛木根。

朱 德 葛、木、根!水有源，木有根。好，好名字!大树，因 为它的根牢牢地扎在地里，所以，大风就刮不倒它， 大雨哩，也冲不动它。

**葛木根** (憨笑着)嘿嘿 … …

**朱** **德** 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讲，我们的根哩，也要牢牢地扎在 地里。是不是?

**葛木根** 我们的根 ……

朱 德 是啊，我们的根，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 对不对呀?

**葛木根** (起立)对!对!

**朱** **德** 坐下，坐下。不要搞这一套!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是不是?

**葛木根** 老朋友?

朱 德 在毛儿盖我见过你。 **葛木根** 在毛儿盖 ……

朱 德 是啊，为磨青稞面，你和康小梅同志闹了矛盾……

葛木根 (羞愧地站起)啊!总司令!那天……是我不对，犯

了敌我不分的错误。

朱 德 (风趣地)我看你还是能分清敌我的。比如现在，你 没有把我当成犯人，还在叫我总司令，还照顾我一盘 辣椒。哈哈……好!还和我摆龙门阵嘛!

**葛木根** 是!(欲行又止)总司令 …… **朱** **德** 有什么事?

**葛木根** 我、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朱** **德** 老朋友之间有什么话不好讲呵?讲嘛!

**葛木根** 您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为什么就是不跟张主席走 呢?

**朱** **德** 噢?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固执得很哩!我要跟党走， 走到底!

**葛木根** (鼓足勇气)总司令!我担心，我担心您要是不跟着 张主席走，他们会……

**朱** **德** 他们会怎么样呢?说得天大，也就是砍我的脑壳吧? 你可晓得，我这个脑壳可值钱得很哩!蒋介石曾经 悬赏二十五万光洋，买我朱德的头。张国焘同志要 是杀了我，他就可以当个大富翁喽!哈哈……莫说 是他现在不敢杀我，就是把刀架在我的颈坎上，我也

要坚持党的决定——北上! **葛木根** (激动地)总司令 ……

朱 德 (感情地)葛木根同志!你为我担忧，我很感谢你。 可是，你为不为我们党担忧呢?

**葛木根** 党 ?

**朱** **德** (语重心长地)你、我都是党的一分子，从我们入党的 那天起，就把我们的生命交给党了。我们个人的生 死安危，算不了什么。可是，党的团结是我们的眼珠

子、命根子!

〔会场上张国焘的讲演声：“同志们，我们四方面军的 全体党员和八万官兵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毛泽东他 们的分裂行动!"

朱 德 (激动地)你听!我们党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 地呀!同志!我们和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 把中央从瑞金赶出来，把你们从鄂豫皖赶出来，这一 路上，他们用飞机炸，用大炮轰，我们牺牲了多少好 同志啊?!可是，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中国革命的 希望还在!蒋介石的百万大军没能摧毁我们，难道，

我们能让自己的同志来搞垮我们的党吗? **葛木根** 总司令 … …

〔门外起吵嚷声。战士丙上。

**战士丙** 报告团长!康小梅非要进来取标语。 **葛木根** 康小梅?

**朱** **德** 是那个宣传员吧?叫她进来取好喽。 **葛木根** 是!

〔葛木根及战士丙下。 〔康小梅急上。

**康小梅** (激动地)总司令!您好吗? **朱** **德** (亲切地)我好，你呢?

**康小梅** 他们把您软禁了!我 …… (说不下去，哭了) **朱** **德** 小梅同志!

**康小梅**(急迫地)总司令，大会上宣布，成立了以张总政委为 主席的新的党中央，这是怎么回事啊?听!他们正

在开庆祝大会呢。 〔口号声，锣鼓声。

朱 德 这是另立中央!这是公开分裂红军，分裂我们的党 呀 !

**康小梅** 嗯!他们宣布的中央委员名单里，还有您的名字，您 看!(递名单)

朱 德 (看过名单，愤怒地)卑鄙!卑鄙!用武力篡党，这在 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党的耻 辱!走!

(摘下眼镜，急步又止，思索着) 〔葛木根、刘玉和急上。

**葛木根** 总司令，刘师长要求见您。

**刘玉和** 总司令，张总政委他们另立中央了! **朱** **德** 我知道了。

**刘玉和** 他们还下令要南下，恐怕会对你……你赶快走吧，去

找毛主席，我保护你，我已经准备好了! **康小梅** 赶快走吧!

**朱** **德** 刘师长!我不能走!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

成呢，我劝你们也不要走。 **康小梅** 那怎么办?

**朱** **德** 我坚信，所有正直的共产党员，都会坚决维护我们党 的统一。谁闹分裂，历史是绝不会饶恕他的!

幕 落

**第** **六** **场**

〔一九三五年的深秋，下午三、四点钟。 〔百丈关西南的某高地。临时指挥所。 〔远处枪声阵阵，刘玉和在指挥战斗。 〔枪声中，卫生员扶伤员过场。

**齐参谋** 快撤!快!

〔炮弹爆炸，众卧倒，一战士负伤。 **警卫员** (接电话)齐参谋，电话。

**齐参谋** (接电话)喂!什么?子弹?嗯，嗯，嗯!刘师长!三 团报告，正西方敌人又发起冲锋!他们需要子弹!

刘玉和 (接过电话)喂!我是刘玉和!子弹打完了，你就是 用刺刀拚，也得把敌人顶住!告诉同志们，朱总司令 给我师的任务是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再坚持两个 小时，就是胜利。你们团伤亡有多少?什么?你们 政委……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就是剩下一个人，也 要坚持!(挂上电话)

〔飞机声。轰炸声。 刘玉和 敌机!防空!

〔飞机临近的扫射声。 〔枪炮声响。

**刘玉和** 糟糕，有股敌人在追击伤员!齐参谋!命令葛团长

立即出击，把伤员救下来，快! **齐参谋** 是!(下)

〔刘玉和要电话。

**刘玉和** 二团吗?现在有股敌人在追击我们的伤员，你们要 迅速切断他们的后路，把他们消灭掉。

〔人声嘈杂。几个战士和卫生员搀着、背着伤员们

上 。

**伤员丙** 水 ! 水 !

**战士丁** 连滴水珠都没了!同志!再坚持会儿吧!

**伤员丙** (痛苦地)水!水!(昏厥)

**卫生员** 放下他，放下他!(进行救护)

〔刘玉和提水壶走过来。 **众战士** 刘师长!(敬礼)

〔刘玉和给伤员丙喂水。 **伤员丙** (醒来)同志，你是…… **卫生员** 他是我们的刘师长。

**伤员丙** 刘师长!

〔伤员甲呻吟着。 **刘玉和** 药 !

**卫生员** 首长，药早没了!(哭了)

**伤员甲** (醒来)刘、刘师长!不是说打到天全……芦山 …… 吃、吃大米吗?怎么……

**伤员丁** 唉!吃什么大米哟，净吃炮弹了!刘师长，亏得你们 掩护啊，要不我们这么多伤员，撤都撤不下来!

**战士丁** 刘师长!咱们打到天全、芦山的时候，走到那儿全是 空房子，连个坛坛罐罐都是空的。咱们缺粮、短药，

四面都是敌人。都打乱套了，我们都不是一个团的。 战士戊 是啊!我是八十八师的。

**战士丁** 为什么要到这个鬼地方来呀?

战士已 是啊!刘师长!咱们伤亡这么重，伤号这么多，下一 步往哪走啊?往南?还是往北?

**众战士** 刘师长!刘师长!刘师长 ……

**刘玉和** (对卫生员)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伤员安全地撤下 去!朝西北方向，顺着山沟走。

**卫生员** 是!同志们，走吧。 **众战士** 是!(抬伤员下)

**齐参谋** 刘师长!这回南下，咱们可吃了大亏了。百丈关战 斗要不是请朱总司令出来指挥，伤亡就更大了。刘 师长，听总司令说，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影响了 一些国民党部队都要求抗日了，为什么张主席还总 不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呢?

〔幕后人声：“刘师长!” **齐参谋** 是赵参谋来了。

〔赵参谋上。

赵参谋 刘师长!朱总司令表扬你们师，在执行掩护大部队 撤退任务中，打得英勇，打得顽强!(取出怀表)他要 求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再坚持一个小时。完成任

务后，沿西北方向，到宝兴追赶大部队。 刘玉和 明白了。

赵参谋 好!总司令叫我给你带来他这块怀表，要你掌握时 间。(递过怀表)

刘玉和 请你转告朱总放心，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我们 就是打得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 枪 声 。

**赵参谋** 祝你们胜利! **刘玉和** 再见!

[二人握手后，赵参谋下。

**刘玉和** 齐参谋!你马上去传达总司令的命令，再坚持一个

小时就是胜利!绝不能辜负总司令的期望。

**齐参谋** 是!(下) 〔葛木根上。

葛木根 刘师长，前沿的子弹、手榴弹都快用光了，人也不多 了。再给我 一 个排吧!就是 一 个班也行啊!刘师 长!

**刘玉和** 葛团长，就是一个人，一颗子弹，我也没办法给你。

**葛木根** 嘿!咱们的仗打得真惨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走 南下这条路啊!

**刘玉和** 总司令命令我们，再坚持一个小时就是胜利。 **葛木根** 是 ! ( 下 )

〔枪声。敌人的叫嚷声。 **齐参谋** 刘师长，敌人又上来了! **刘玉和** 命令二团从左翼出击!

**齐参谋** 是。(摇电话) **刘玉和** 警卫班!

〔警卫班战士上。

**刘玉和** 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了，把他们压下去。跟我来!

(下)

〔众战士冲锋过场。

〔另一部分伤员—-预备队上。 **众伤员** 齐参谋，让我们也上吧!

齐参谋 不行，要等刘师长的命令。

伤员甲 ( 跳上高坡)啊?!刘师长负伤了! 〔卫生员冲下。

众伤员 齐参谋，让我们上吧!

齐参谋 (稍一考虑，紧握一伤员的手)好，跟我上!(下) 〔预备队的伤员们冲过，杀声不绝。

〔卫生员扶刘玉和上。 〔葛木根率战士们上。

葛木根 刘师长!预备队一上去，就把敌人压下去了 ……刘 师长，你……

〔幕后声：“刘师长!”康小梅带担架队上。

康小梅 报告!陈昌浩总政委派我们来接伤员!好消息!好 消息!哎，刘师长呢?

葛木根 刘师长他 …… 刘玉和 小梅 ……

康小梅 刘师长!你 … … 刘玉和 什么好消息?

康小梅 这是从俘虏那里缴获的报纸，总司令叫我带来给你 看看。

刘玉和 念……念 ……

康小梅 嗯!(擦泪。读报)“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匪残部窜犯

陕西吴起镇 ……”

刘玉和 (兴奋地)啊!念!念!

康小梅 (读报)“共匪刘志丹、徐海东部在陕北窜犯榆林桥，

国军110师全师玉碎 …… " 葛木根 “玉碎”?

康小梅 就是把国民党110师全报销了!

**刘玉和** 给我，给我，(抢过报纸，如饥似渴地读着)好了，革命

……得救了! **葛木根** 刘师长!

**刘玉和** 同志们!我们……从鄂豫皖杀出来……是多么不易 呀!同志们不要把血流在南下的路上 … … 要把血

……洒在抗日的最前线! **众战士** 刘师长!

**刘玉和** 记住 … … 毛主席在雪山下讲 的：“两个拳头 … … 要 ……要捏在一起 … … "

**葛木根** (泣着)刘师长!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当初不听你

的，我更不该……(扔酒壶)师长，我…… **刘玉和** 葛木根，你是个好同志!(欲倒)

**众战士** 刘师长!刘师长! **葛木根** 担架!

〔众扶刘玉和上担架。 **刘玉和** 葛木根同志 … …

〔众扶刘玉和坐起。

**刘玉和** 这是总司令给我的怀表，(交给葛木根)由你代替我

的职务，一定要把同志们带到陕北 …… **葛木根** 是 !

〔刘玉和死去。

**葛木根** (哭着)刘师长，你不能离开我们，你要带我们去陕北 呀!(扑在刘玉和的尸体上号啕大哭)

**康小梅** 刘师长!(哭着)你不能走! **众战士** 刘师长 ……

〔葛木根解下包枪的红绸，盖在刘玉和的脸上。众垂 首啜泣。

〔枪声又紧。

**葛木根** 警卫员!通知部队，撤退! **警卫员** 是!(下)

**葛木根** (手托怀表，跳上高坡)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总 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

让我们抬着刘师长……撤!

〔众抬着刘玉和的尸体陆续撤下。

**——幕落**

**第** **七** **场**

〔一九三六年七月。黄昏时分。 〔川康边界的甘孜。

〔附近，立着一个帆布制的长方形帐篷，这里，就是红 二方面军的司令部。

〔远处山峦层迭，郁郁葱葱。较近的一座大山上，顺 坡立着呈梯形的寺庙。

〔幕启时，练习锣鼓的声音阵阵传来。贺龙叼着烟斗 从帐篷里出来，忽而，他看看怀表，不安地踱起步来。 小警卫员坐在角落里擦枪，他不时地抬起头来望着 踱步的贺龙。贺龙停步，从桌上抄起把芭蕉扇，哗哗 地扇着。小警卫员赶忙放下枪，给贺龙斟了杯水，贺 龙接杯一饮而尽。接着，他又哗哗地扇起了芭蕉扇。

**贺** **龙** 小鬼，任政委去哪里了?

**警卫员** 他没说。贺军长!您坐会儿，汗就落下去了。常言 道，心静自然凉嘛!您看!这样!(在岩石上盘腿而 坐，闭起了眼睛)

贺 龙 鬼东西!我又不是喇嘛庙里的活佛! (轻轻地朝警卫员头上拍了一掌)

**警卫员** **哎** **哟** **!**

贺龙又拿起扇子，一边扇着一边踱步。警卫员进帐 篷取出一把推子。

**警卫员** 军长!我给您理理发吧!您看，您的头发和胡子已 经连成一片了。

**贺** **龙** 有得功夫。

**警卫员** 军长!一会儿就要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大会了，您 还要上台讲话呢?(拉着贺龙的衣襟)来!我给您理 理吧!

**贺** **龙** 有得功夫嘛!(继续踱步)

警卫员 (撅着嘴嘟囔着)哼!渡过了金沙江，我要给您理，您 说：“有得功夫!”过了云南，我要给您理，您又说：“有 得功夫!”现在，咱们到了甘孜了，已经和四方面军会 合了，您还说……

**贺** **龙** 你叨叨个啥子哟!现在，更是有得功夫了!(扇子扇 得更急了)

**警卫员** 那您何年何月才能有功夫理发呢?

**贺** **龙** (停扇)到了陕北，找到党中央的时候再理!(掏出了 怀表)任政委怎么还不回来呢?(向外喊着)通讯员! 〔通讯员应声上。

**贺** **龙** 你想办法侦察侦察，朱总司令来不来参加大会? **通讯员** 是!(下)

〔两个四方面军的战士抱着红布会标，哼着歌子从门 口走过。他们看见贺龙，赶忙立正敬礼。

**贺** **龙** 你们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吧? **战士庚** 是!(毕恭毕敬地站着)

**贺** **龙** 你们做么子去呀?

**战士辛** 报告!我们去布置会场!(毕恭毕敬地站着)

**贺** **龙** 稍息!稍息!不要总搞这一套嘛! **战士庚、辛** (习惯地)是!

**贺** **龙** 拿的是么子?

**战士庚** 报告!这是一会儿开大会的会标。

**贺** **龙** (感兴趣地)会标?来!打开给我看看! **战士庚** 是!(和战士辛打开会标)

贺 龙 (读着)“欢迎二方面军大会”。(摇了摇头)这是哪个 秀才措的词啊?这个词不好!我们也不是来做客 的!

战士辛 报告!这是我们主席亲自拟的词。 贺 龙 主席?哪个主席?

**战士庚** 张国焘张主席。

贺 龙 哎!不要乱弹琴嘛!张国焘是总政委，怎么是“主 席”呢?

战士辛 他是我们这里的中央主席。

贺 龙 中央?中央在陕北，你们这里怎么能算中央噢!

战士庚 报告!我们张主席说，陕北那个北边的中央不算数， 我们这个南边的中央才算数呢。

贺 龙 我们党只有一个中央，怎么搞起南北朝来了?你们 是哪部分的?

战士辛 警卫团的。

贺 龙 噢!坐!同志，我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战士辛** 谁 ?

**贺** **龙** 朱德同志。

**战士辛** 知道，知道。大大有名的总司令嘛!

**贺** **龙** 你们是警卫团的，那你们一定晓得朱总司令住在什 么地方喽?

**战士辛** 他住在……

**战士庚** (扯扯战士辛的衣襟)报告!不知道。 **战士辛** 是啊!不 … …不知道。

贺 龙 他近来身体好不好啊?

**战士庚** 不 ……不知道。报告!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要 去挂会标了!

贺 龙 好 。

〔战士庚、辛敬礼后欲走。 贺 龙 等一下!

〔战士庚、辛复回。

**贺** **龙** 这个会标先不要挂! **战士庚** (为难地)这 ……

**贺** **龙** 就说我的意见!

**警卫员** 他是我们的老军长，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同志!

**战士庚、辛** (惊诧地)贺总指挥?!(立正敬礼)是!(转身跑

下)

**贺** **龙** 李参谋!

〔李参谋上。 **李参谋** 有 !

**贺** **龙** (在小本上写着，撕下交李参谋)照这个词写个会标。 **李参谋** 是 ! ( 下 )

**警卫员** 军长!一个中央怎么变成了两个中央了?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啊?

贺 龙 所以嘛，我说现在理发，更是有得功夫了嘛!(急步 至门口)通讯员!通讯员!

**警卫员** 他去“侦察”,还没回来呢。

〔贺龙又叼起烟斗，踱起步来。

〔远处，一个女同志在唱歌： “正月里采花无花采， 采花人盼着红军来。 …… ”

贺 龙 (止步谛听)小鬼!你听，哪个在唱歌?

警卫员 四方面军的一个女同志。这个人，这几天每到这个

时候就唱。您正烦呢，我去叫她别唱了。 贺 龙 等等!不要去!(凝神谛听)

〔歌声继续着：

“三月里谷米黄金金，

造好了米酒等红军。 ……"

**警卫员** (轻声地)您看!她为什么总看着咱这帐篷唱呢? **贺** **龙** 是有点怪哟!

〔歌声在继续。

**警卫员** 您看!您看!她后边还跟着 一 个人。

〔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上。 **通讯员** 报告!

贺 龙 打听到朱总司令的消息了吗?

**通讯员** 没有。四方面军的同志到处设卡，我说了半天，他们 也不许我进去。

贺 龙 噢!(点起了烟斗)

通讯员 报告!任政委回来了。

〔贺龙迎上前去。任弼时上。通讯员与警卫员退下。

贺 龙 老任!你这位大政委，怎么失踪了? **任弼时** 我到总部去了。

**贺** **龙** 见到朱总司令了?

**任弼时** 没有。

**贺** **龙** 你又找张国焘同志谈话去了?

**任弼时** 不是。我找向前同志谈了谈，了解了一下毛儿盖会 议的情况，向前同志谈的和张国焘同志谈的大不一 样啊!

**贺** **龙** 噢?你去搞调查研究了。

**任弼时** 我们总不能叫张国焘给蒙在鼓里嘛!刚才，我还到

总部机要室搞了些调查研究。 贺 龙 到那里搞么子调查研究?

**任弼时** 张国焘虽然控制得很严，可机要室的同志有不少是 从中央苏区来的。他们对张国焘很不满，把一些重 要电报都给我看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清楚了，不是 毛泽东同志不打招呼先行北上的，搞鬼的是张国焘!

**贺** **龙** **哦!**

**任弼时** (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你看看!这是张国焘发给陈 昌浩的密电底稿，我抄下来了。

**贺** **龙** (接过电报底稿的抄件，看罢)两面派!

**任弼时** 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大摆筵席款待我 们，向我们讲了好多甜言蜜语，造了毛泽东同志许多 谣 言 。

贺龙 这个张国焘，在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对他已经领教过 了。现在，他又在搞鬼喽!我们红军要拧成一股绳， 他哩，搞分裂，哼!(欲走)

任弼时 胡子!你要去哪里? 贺 龙 找张国焘评理去!

任弼时 这里的形势很复杂，不要性急嘛! 贺 龙那你说怎么办?

**任弼时** 我们要想方设法找到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

贺 龙 到哪里去找噢?每次开会都见不到总司令， 一问张

国焘，他就支支吾吾!他把消息给封锁了!

〔警卫员边喊着“军长!军长!”边跑上。 贺 龙 什么事啊?

警卫员 报告!唱歌的那个女同志朝咱们这里跑来了，后边 还有个人在追她。看!

**贺** **龙** 这里面有文章啊!(思索着)小鬼! **警卫员** 有 !

**贺** **龙** 把那个女同志接到这里来! **警卫员** 是。(急下)

**贺** **龙** 通 讯 员 !

〔通讯员应声上。

贺 龙 去!把那个“尾巴”给我截住。 **通讯员** 是 !

**贺** **龙** 等等，不许打架骂街，要巧妙地截住他。 **通讯员** 是。(急下)

**任弼时** 怎么回事?

**贺** **龙** 那个四方面军的女同志，几天来总是朝我们这里唱 歌，现在，又向这里跑来，说不定她是半路上杀出来 的程咬金呢!

〔警卫员与康小梅急上。

**警卫员** 同志!这是贺总指挥!这是任政委! **康小梅** (哭泣着)贺总指挥!任政委!

**贺** **龙** 莫哭!慢慢讲!

**康小梅** 我是四方面军的宣传员，我叫康小梅。你们来了，我 几次想来报告，可他们把我当成“奸细”,总看着我。

**任弼时** 噢 ?

**康小梅** 听说你们来了，他们总是不让朱总司令和你们见面。 总司令急得都吃不下饭了!

任弼时

啊?!

贺 龙

贺 龙 朱总司令现在哪里?

康小梅 他正在红军大学讲党课呢。 贺 龙 警卫员!

警卫员 有!

**贺** **龙** 备马!我去接朱总司令。(欲走) **康小梅** 贺总指挥!我给您带路!

**贺** **龙** 走!(下)

〔康小梅随下。

〔马蹄声由近而远 ……

〔任弼时不安地踱步，不时地张望着。 〔李参谋从帐篷出。

李参谋 报告!刚才，六军团王震政委来电话，说陈昌浩在甲 洼寺作政治报告，硬说中央北上抗日是“退却逃跑”, 结果被六军团的干部们给轰下了台。

**任弼时** 要王震同志听电话!

**李参谋** (在帐篷门口摇电话机)找王震政委!喂!王震政委 吗?任政委要和你通话。(将听筒交与任弼时。下)

**任弼时** 喂!王胡子吗?你们轰得好啊!对那些胡说八道的 人，就是要把他轰下去!王胡子!我看，你这胡子就 是硬得很哪!硬得不亦乐乎咧!喂!张国焘给我们 二方面军散发了一些文件，我同老贺和关向应同志 的意见是一律不发!张国焘想要我们党分家，想要

我们红军分家。我们呢，要同他来个针尖对麦芒，非 要团结不可!

〔朱德、贺龙持马鞭上。康小梅、警卫员随上。 贺 龙 (高喊着)老任!老任!

任弼时 (激动地)总司令!

朱 德 (激动地)弼时同志!(与任弼时握手) **任弼时** 总司令!你 … … 你受委屈了!

朱 德 受一点小委屈，算得了啥子呢?我们这些人什么苦 头没有吃过呀?和张国焘同志打交道，就是要做牛

皮糖!现在好了，你们来了，这就好了! 〔警卫员、康小梅等下。

任弼时 (把电报底稿的抄件交与朱德)总司令，你看看这个。 朱 德 (看罢，气愤地)我早就料到，毛泽东同志率领一、三

军团先行北上，这定有原因。 贺 龙 总司令!下一步怎么办?

朱 德 张国焘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南下碰壁，百丈关一 仗，就损失了三万多人。蒋介石还在调兵遣将，往这 里逼近，四方面军面临着被围困的危险。现在，不少 同志正在觉醒。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出 这个可能覆灭的危险地区，北上，去找党中央，离陕

北越近越好办。 〔通讯员上。

**通讯员** 报告!张总政委来了。 **贺** **龙** 噢?!

〔张国焘、陈昌浩上。

**张国焘** 贺龙同志啊!大会快开了。嗯?总司令!你、你怎 么先来了?我原准备同你一起来的呀!

**朱** **德**，我等不及了。

**张国焘** 呃 …… (对朱德)你来得正好。老贺、老任哪!大会 快开了，咱们先聚餐，喝两盅。啊?

**任弼时** 嗳，聚不聚餐不要紧。我同总司令是一对老棋手，一 见面就要杀一盘。

**张国焘** 哎呀!先吃饭，都摆上了，开过大会再杀嘛!

**任弼时** 你们先去吃好不好?我们这两个棋迷，不杀一盘，吃 什么也不香。贺胡子，你先去陪张总政委喝两盅。 (与朱德同下)

**张国焘** 那……让他们杀!我们都去观阵! 贺 龙 唉!先去吃吧 … …

〔黄超、葛木根和战士丙上。 黄 超 张主席、张主席……

〔陈昌浩拉贺龙进帐。

黄 超 张主席!我已经查清了，带贺胡子去接朱德的是康 小 梅 。

**张国焘** 又是康小梅!

〔黄超目询张国焘。

**张国焘** 抓起来严办，不要声张!贺胡子这个人不好惹!(故 意大声地)告诉他们，等我们来了再开饭!

**黄** **超** 是。(掩饰地)对，一定多准备些酒菜。葛木根，现在 去抓康小梅!

〔葛木根和黄超、战士丙分头而下。 〔康小梅和警卫员同上。

**警卫员** 你这么忙着走干什么?

**康小梅** 一会儿开大会，我还要唱歌呢。 **警卫员** 那我向贺军长报告一声。

康小梅 别啦!他正和总司令谈事呢。我走啦! 〔葛木根上。警卫员下。

葛木根 别走!快躲起来! 康小梅 怎么?

葛木根 快躲起来，快!他们要抓你。(拉着康小梅欲下) 康小梅 怎么 ……

葛木根 (猛然停步)来不及了，快往那边跑!

康小梅 葛团长? 葛木根 快 !

〔康小梅跑下。

〔黄超带战士丙上。

黄 超 谁?谁在跑?啊?康小梅?!葛木根!你怎么 … …

快把她抓回来! 葛木根 黄秘书长，抓谁?

黄 超 执行命令! 葛木根 谁的命令?

黄 超 (愤怒地)你!(掏出枪来欲追康小梅)

葛木根 黄秘书长!(拦住黄超)红军不能打红军!

黄 超 你滚开!(推倒葛木根。举枪向康小梅去处欲射) 葛木根 (喊着)快跑!(向枪口扑去)

〔枪响。葛本根中弹。

〔贺龙出帐篷。朱德、任弼时和张国焘、陈昌浩急出。 贺 龙 哪个在开枪?黄超!(命令战士们)把他的枪下了!

〔战士们夺下黄超的枪。

朱 德 葛木根同志!(扶起葛木根)

葛木根 ( 激动地)黄秘书长!红军不能杀红军!留着……子 弹……去打鬼子!我们……我们的血……要洒在

……抗日的最前线! 〔康小梅跑回。

**康小梅** (哭着)葛团长!(扑向葛木根)黄秘书长!是我陪总

司令来的，你要杀就杀，要抓就抓吧。 **黄** **超** 你 …… (欲打康小梅)

贺 龙 (暴怒地)黄超!你要敢动她一下，我就毙了你!要 她去找总司令的，是我贺龙!朱德同志是我们红军 的总司令，谁敢不让见!

**黄** **超** 这是我们四方面军的事。

**张国焘** (假怒地)黄超!你搞什么名堂?胡闹!回去，写检 讨!

**黄** **超** 是!(下)

**朱** **德** 康小梅同志，送卫生所。 张国焘 警卫员，快抬回去!

贺 龙 慢!(对康小梅等)走!

〔康小梅、朱德等扶葛木根下。

**张国焘** 昌浩同志，这事一定要严肃处理! **陈昌浩** 是的。

**张国焘** 哎呀!菜都冷了，大家赶快去吃饭吧。 **贺** **龙** 不忙吃饭，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张国焘** 呃 … …

**陈昌浩** 贺龙同志，有什么事吃过饭再谈嘛!张主席给你们 准备了好酒。

**贺** **龙** 张主席?好，我就是要请教这个问题。国焘同志! 你是什么主席呀?

陈昌浩 (不满地)他是我们临时中央的主席!

贺 龙 临时中央?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怎么搞出两

个中央来了?

陈昌浩 那是因为党中央随着毛泽东不打招呼先行北上，搞 分裂，已经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大家选举了以国 焘同志为主席的临时中央。

**贺** **龙** (暴怒地)岂有此理!简直是反党! **陈昌浩** 贺龙，你……

**任弼时** 陈昌浩同志!当时你在右路军，我想，你对一、三军 团为什么先行北上，应该是清楚的。请问你，那天晚

上你接到什么指示?采取了什么行动? **陈昌浩** 这 … …

任弼时 徐向前同志坚持北上的意见，他讲“哪有红军打红军 的道理?”当时你是什么态度?请问你，党中央究竟

是在什么情况下先行北上的? **陈昌浩** 弼时同志!呃 ……

**任弼时** 你不愿意现在回答我们也可以，可是，我们总会弄清

楚 的 。

〔锣鼓声。战士的歌声。 〔 朱 德 上 。

张国焘 哎呀，今天是我们喜庆的日子嘛，何必搞得这么不愉

快呢?有什么误会，开过大会再谈嘛!啊?

任弼时 好，再谈是可以的。国焘同志，不过，我要告诉你，你 要明白，我们二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和毛

主席有很高的信仰，二方面军的干部从来是不盲目 服从的。如果谁要强迫他们反党，那他们可会翻脸 的 。

**陈昌浩** 弼时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

朱 德 好了，好了，那些问题以后再讲吧。陕北来电了，张

国焘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同志联名来 电，通知我们。

**任弼时** (看着电文)“中央已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议抗 日大计。”

朱 德 (念电文)“据可靠消息，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决心消 灭你们，望你们二、四方面军立即一同北上!”(把电 报交与张国焘)

**—** **—** **幕落**

**第** **八** **场**

〔一九三六年深秋的一天清展。 〔通向陕北的路上。

〔战士们在行军，康小梅和宣传员们打着快板鼓动 着。

**康小梅** 同志们，喝碗水，大步流星奔陕北。奔陕北，找中央，

抗日救国保家乡。

**宣传员们** 抗日救国保家乡! **康小梅** 同志们喝碗水吧!

〔宣传员们纷纷把水送到正在行军的战士手上。战 士们道着谢，有的也学着康小梅说快板：“喝了你们 这碗水，一口气就能到陕北。”“只要早日到陕北，日 夜行军不掉队!”

**众战士** “日夜行军不掉队!”

〔突然远处传来枪声。众战士停止行军，做好战斗准 备 。

**齐参谋** 停止前进!什么地方打枪? **宣传员** 右前方。

**齐参谋** 发生了什么情况?

**康小梅** 我们正在做宣传鼓动，突然听到枪声。

〔朱德、张国焘、葛木根、赵参谋及警卫员们上。 齐参谋 总司令，枪声在右前方。

朱 德 赵参谋，你赶快派人把情况搞清楚。 赵参谋 是!(欲下)

葛木根 总司令，我去吧!今天是我们八十九师走前卫。 张国焘 葛木根，你的任务是养伤。

葛木根 张总政委，队伍快到陕北了，我待不住啊! 朱 德 让他去吧，葛木根!要迅速摸清情况。

葛木根 是!(下)

张国焘 命令部队休息待命!司令部就在那个镇子上宿营。 朱 德 ( 劝说地)先不忙宿营，情况还不清楚。赵参谋，命令

部队迅速占领左前方的制高点! 赵参谋 是!(下)

张国焘 老总，住下来再说嘛。

朱 德 总政委，中央多次来电催我们迅速前进，二方面军恐 怕已经到了陕北了，我们不宜耽搁。

张国焘 现在人困马乏，还是先住下来。齐参谋!命令电台 继续和西路军陈昌浩政委联系。

齐参谋 刚才电台报告!自从收到西路军被马步芳骑兵包围 的消息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张国焘 命令电台立即开机，继续联系!命令陈昌浩率部突 围，就是杀出条血路来，也要把那两万多部队带到新 疆。

齐参谋 是!(下)

朱 德 总政委!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会宁会师以后，你 又突然命令过黄河西进，到现在，落得那两万多人不 知下落。

**张国焘** 我相信陈昌浩同志能够打到新疆开辟新的局面的。 **朱** **德** 真正打开新局面的是陕北!我们不要争论了，到了

陕北再好好总结吧。 〔葛木根跑上。

**葛木根** 总司令，前边出了怪事! **朱** **德** 啥子怪事?

葛木根 那边来了一个人，穿着东北军的衣服，向我敬了个 礼。一边敬礼一边说：“辛苦了，辛苦了!别误会，别 误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张国焘** 搞什么名堂么?

**葛木根** 后来，他还掏出一封信来。(将信件交给朱德)交给 我他就走了。

**朱** **德** (看信后大笑)你们看，你们看：“后会有期，恕不具 名。”不是怪事，是好事!

**张国焘** 他要同我们见面，又不愿说出他们的番号，严防敌人 有诈哟!

**朱** **德** 不。他是要你狠狠打一阵子枪，他就放我们过去，还 说要和我们见面。这就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葛木根** 噢!明白了，他是要同我们一起抗日。 **朱** **德** 是的。

**葛木根** 哎，那为什么还要我们打枪?

朱 德 你打了枪，他才好向蒋委员长交待么! **葛木根** 对 ! 对 !

朱 德 通知部队，准备出发。 葛木根 是 !

〔枪声大作，号声急起。

朱 德 听，一方面军的号音!司号员，吹号同他们联络。

**张国焘** 这里有问题!

朱 德 可能是他们派人来接我们了! 〔陈团长上。

**陈团长**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党中央派周副主席来接你们 了!

朱 德 他在哪里?

陈团长 (向后方指)你看，在那里!

〔周恩来出现在桥头。朱德迎上，与周恩来握手拥 抱 。

〔战士们欢呼!

〔周恩来、朱德携手上。后随何参谋、九斤半、炊事班 长、小战士。

众 人 周副主席!

周恩来 同志们辛苦了!

〔葛木根扑到周恩来怀里。 **周恩来** 葛团长，你好!

〔葛木根擦泪。向周恩来敬礼，握手。

周恩来 国焘同志，我们好久不见了，你好哇?(与张国焘握 手)同志们!党中央派我来迎接朱总司令、张总政 委，迎接同志们!国焘同志，刚才的枪声让大家受惊 了，那是东北军放给蒋介石听的。中央和张学良、杨 虎城两将军已经秘密接触，共议抗日大计。前不久 双方达成了协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葛木根** 坚决北上抗日! 〔 众随欢呼 。

**康小梅** 工农红军万岁! 〔众随欢呼。

周恩来 我们分别一年多了。一年来，你们多吃了一些苦，在 路上多绕了一点弯子。但是，你们总算是离陕北越 来越近了!(走至张国焘面前)中央根据可靠的情 报，西路军损失惨重，陈昌浩、黄超等同志下落不明。 中央正在组织援西军去援助他们。国焘同志!当 前，至关紧要的是你们赶到陕北，全体红军团结起

来，开赴抗日最前线!

**朱** **德** 总政委!下命令出发吧! **张国焘** (尴尬地)好、好!

**朱** **德** (命令地)同志们!立即出发，到陕北去! [众欢呼：“到陕北去!到陕北去!”

〔军号声。战士们兴奋地整好队伍。

〔康小梅数着快板：“同志们快出发，到了陕北就到了 家。到陕北，去保安，三大红军要见面。会了师，上 前线，红军都是英雄汉…… "

〔周恩来扶着张国焘的肩膀，望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队 伍走上桥头 ……

**——** **幕徐落** **.剧终**

**金** **子**



田 芬

**前** **言**

《金子》这个剧名，使您想到了光泽、珍贵、价值， 大约不会想到我竟用它来形容待业青年，包括他们 自己怕也未曾想到。但，这的的确确是生活给我的 启示。

青春——是人一生最灿烂的年华。可是，长期 的待业生活磨难了青年们：消沉、抱怨、遛逛、叹息 ……然而，做父兄的长辈们请不要过多地责备吧! 难道没有我们的责任?!

青年就是青年，青春的血液决定了它，不甘于等 待，自己要来安排，分担祖国忧愁，承担社会责任!

青年是时代的金子，社会的希望!

人 物 表

苏秋华女，待业青年。

苏秋种 主人，苏秋华之弟。

唐美玉某国营食堂服务员，苏秋种女友。 唐大娘唐美玉之母。

赵尚泉男，待业青年。

赵婉瑞 赵尚泉之母，老师。 余教授赵尚泉之父。

黄冰大学生，赵尚泉女友。

石老大 男，待业青年。 石小二男，待业青年。 石妈妈家庭妇女。

秦飞男，待业青年，哑巴。 秦爷爷退休老工人。

牛子男，待业青年。

牛子爸外贸局供销处干部。 牛子妈某街道工厂工人。

小 寒男，待业青年。

张倩倩女，待业青年。

**三** **妹** **待** **业** **青** **年** **。**

**序** **幕**

〔现代。

〔北方某城市一条胡同内，后面是新盖的楼群，右侧 有根新立的电杆。

〔幕启：清晨。远远传来车站的钟声，汽车、自行车声 和人们早晨上班的嘈杂声。人们匆匆忙忙地上班穿 场而过。

〔赵尚泉站在电线杆下出神地望着前方，心神不定， 好像在等待着谁 … …

〔秦飞坐在花坛前发愣。石小二边念英语边上。牛 子妈匆匆上，牛子边喊着追出。

牛 子 妈，月票，您的月票。

牛子妈 哎，牛子，在家老实待着，别出去疯跑!(匆匆下) 〔唐美玉上。

**唐美玉** (向院内喊)秋种，快点，去晚了就卖光了! 〔苏秋种应声上，与唐美玉匆匆跑下。

石小二 (端详着赵尚泉)哎，尚泉哥，你一连三天，这么早，在 这儿等谁呢?

牛 子 (装模作样地掐着指头算)我算出来了，等着实习回 来的大学生。

〔赵尚泉被揭穿了心事，却装作坦然地想走。

**牛** **子** 别生气，我给你看个手相，算算你的爱情凶吉如何! 〔赵尚泉不理睬，径直下。

〔小寒扛着煤筐上。三妹、张倩倩上。 **牛** **子** 来，小寒，我给你看看手相。

小 寒 哎!

牛 子 你呀!也别什么爱情线、事业线了，就看看还得在家 蹲几年吧!

小 寒 (缩回手)不，我不看了。(欲走) **石小二** 看看嘛!

〔苏秋华提半袋面粉上。 小寒不!我……我害怕 。

**牛** **子**

小 寒

**张倩倩**

怕什么? 我命苦。 真迷信。

**三** **妹** 小寒准是叫“待业青年”这光荣称号给吓住了。

**牛** **子** 咳!咱这不是一群嘛，天塌了砸大家，你怕什么?

**苏秋华** 我不怕，给我看看。(伸左手) **牛** **子** ；右手，右手，男左女右。

**苏秋华** 凭什么男的看左手?女的看右手?给!(伸左手)

**牛** **子** 好!好!一样， 一样。(认真看苏秋华左手)哎呀!

秋华姐，这回你该转运了，马上要被招工走，而且还 是个高档单位。

**苏秋华** 去你的，谁要我呀，都二十八啦。 **张倩倩** 牛子真坏!专拣人爱听的说。

**牛** **子** 真的，这可是手纹上显示出来的。

**苏秋华** 哎，要是人的命运真能听手纹的摆布，我就不操心

了。(下)

**石小二** 牛子哥，给咱看看，今儿上午的英语能考及格吗?

**牛** **子** 去去去，你跟我们掺和什么。 三 妹 他是美慕咱们的自由。

〔众哄笑。石老大拖拖拉拉地上。 **石老大** (对石小二)快滚!

**石小二** 是!哥。(欲下) **石老大** 不学好的玩意儿。

**牛** **子** 噢!石老大，怕小二跟我们学坏。哼，还是小心您自 己再被请回强劳所吧，那可就二进宫喽。

〔石老大火了，冲过来， 一把抓住牛子的衣领欲打。 一直闷坐在一旁的秦飞猛地站起，过来拉开牛子，打 哑语要和石老大较量。

〔苏秋华被三妹拉上。 **苏秋华** 谁敢!

〔 静 场 。

**石老大** (对石小二)上学去!

〔石小二急跑下。石老大慢慢下。众散去。 〔秦爷爷上。秦飞欲躲。

**秦爷爷** 秦飞，你怎么又没上班去。 **秦** **飞** (打哑语) … …

**秦爷爷** 又歇班?你们厂老连着歇，不对劲吧?!飞儿，你可 是玉器厂的磨玉工人，别跟他们学，整天遛遛逛逛。 〔秦飞下，秦爷爷追下。

牛 子 唉 ! 我 们 遛 遛 逛 逛 。 ( 下 )

〔苏秋华深深叹了口气，进家。

**第** **一** **幕**

**(一)**

〔苏秋华家。

〔苏秋种扛着钢管，唐美玉帮他托着上。苏秋华在窗 外晒干菜。

**苏秋种** 姐，姐。

**唐美玉** 姐，快来!

苏秋种 姐，床架子有了。

苏秋华 喝!秋种，在哪儿买的? 苏秋种 厂里。

**唐美玉** 处理的，便宜，八分一斤。

**苏秋华** 美玉，在这儿吃包子吧，我去打点醋。(下) **唐美玉** 不了，姐，一会儿我还要去饭店接班。

**苏秋种** 你就吃了再去嘛。

〔苏秋种去拿长凳准备做木工活。 **唐美玉** (掏出一叠钱)给。

**苏秋种** 美玉，哪来这么多钱? **唐美玉** 偷的。

**苏秋种** 美玉，你……

**唐美玉** 我的奖金!兴许够大立柜的一条腿钱。

**苏秋种** (感激地)老让你帮着我凑钱 …… **唐美玉** 傻话，还不是咱俩用。

**苏秋种** 我知道 … …

〔苏秋种刚要说，唐美玉剥了个花生米塞到苏秋种嘴 里，苏秋种又想说，唐美玉又塞了一个，苏秋种推开 唐美玉的手。

**苏秋种** 我知道，你不是稀罕大立柜，是帮着我对付你妈。 **唐美玉** 张大嘴。

**苏秋种** …… (只好张大嘴)

**唐美玉** (把 一 把花生米给苏秋种放到嘴里)谁让我看上你 呢!

〔苏秋种腼腆地笑了笑，继续做木工活，突然感到 一 阵头晕。

**唐美玉** 秋种，你怎么了? **苏秋种** 没事，没事。

**唐美玉** 别干了，歇会儿吧。(夺下苏秋种手里的工具，扶他 坐到床上)秋种，你又瘦了 ……

〔苏秋种叹了口气，又拿起灯罩编着。

**唐美玉** 还是你姐姐他们好，登了记就各奔东西，连个家也不 用安。

**苏秋种** 我可想早点和你安个家，安安生生过日子，你、我，还 有将来咱们的小星星。

**唐美玉** 嗯，等我们将来结了婚，不管有个男孩女孩，都叫他 小星星。咱们俩好的那天晚上，满天的星星 ……

**苏秋种** 美玉，我……我盼着 … …

**唐美玉** 我也是。(扑到苏秋种怀里)就是我妈，也太逼人了 财迷转向!

〔唐大娘走到窗下，正好听见，气得故意咳嗽了一声。 **唐美玉** 我妈来了!(紧张地离开苏秋种)

〔苏秋种欲将手里的钱交给唐大娘，却被唐美玉抢 去。

**苏秋种** (尴尬地站起来)唐大娘……

〔唐大娘进门来，不说话，伸出手，苏秋种忙转身去拿 钱。

**唐美玉** (抢先他)秋种，在我这儿哪。(忙掏出钱给唐大娘) **唐大娘** (数了数)不错，有整有零。(对唐美玉)你的呢?

**唐美玉** 什么?

**唐大娘** 这月的奖金。

〔唐美玉为难地看了一眼苏秋种，低下头来。

**唐大娘** (对唐美玉)我都问过了，你得的是一等奖，有整有

零，刚好跟秋种给的这个数一模一样。 **唐美玉** 你 … …

**唐大娘** (掏出存折)快给我，我存上去。 **唐美玉** 我 … …

**唐大娘** 哎!我又没贪污。这上边可写着你苏秋种的大名

呢!

〔苏秋种扭头去开抽屉，取出钱给唐大娘，唐美玉把 钱夺去。

**唐美玉** 不能给这么多。(回头对唐大娘)他还要养活姐姐。 **唐大娘** 那怕什么,有你帮忙呢!

**苏秋种** 大娘!您 … …

**唐大娘** 秋种，我可把丑话说头里，这新房里凑不够四十八条

腿，我家美玉可不能嫁过来。 〔苏秋华进门。

**苏秋华** 大娘，美玉过来以后，家具可以慢慢置办嘛! **唐大娘** 不行!

**苏秋华** 等我有了工作 ……

**唐大娘** 你病退回来都两年了，要再闲上两年呢?! **唐美玉** 妈……

**唐大娘** 甭喊我妈，不知害臊的!还没嫁过来就吃里扒外，赶 明儿该往这儿倒腾我家东西了!

**苏秋华** 大娘。我这好言好语的直劝您，您别把话说得太绝

了 。

**唐大娘** 噢!他们自个儿的事不当紧，倒要我这老婆子月月 给张罗着存钱，我犯得着嘛!

**苏秋华** 说的是!(一把拿过存拆)您不能为了讨个高价钱打

发闺女，把自个的老命也赔上。 **唐大娘** 你 ……

苏秋华 我作主了!从这回起，您就歇着吧，叫他们自己管理 自己，凑够了钱就结婚，凑不够呀，就打一辈子光棍， 唱一曲天仙配。大娘，讹不着您。

**苏秋种** 姐!(欲拿存折，苏秋华不给)

**唐大娘** 好好好!苏秋种，有你姐这句话，从今往后我再也不 管了。可我告诉你，我家美玉都二十五啦，顶多再等 你半年!(欲走)

**唐美玉** 妈……

**唐大娘** 又想数落我?我就是要财礼，就是财迷转向，有本 事，你今晚就搬过来。

〔唐大娘匆匆下，唐美玉随下。

**苏秋种** 美玉!美玉……姐，你快把存折给我。 〔苏秋华不给。

**苏秋种** 你快给我。

〔苏秋华不理睬，径直向厨房走下。

〔苏秋种气得转身躺倒在床上， 一翻身，却把未编好 的灯罩压坏了，赶紧整理着。

〔苏秋华端着蒸好的包子上。

**苏秋华** 哎呀，看你还像个男子汉嘛!赶明儿拿起针绣个花 窗帘吧!

**苏秋种** 我不知道去街上买?买沙发，买立灯，买窗帘，可钱

呢?!钱呢?! **苏秋华** (痛苦地)咳!

**苏秋种** (意识到自己失言，心疼地)姐 …… 苏秋华 拿上包子去上班吧!

〔苏秋种去取盖帘上的包子。

苏秋华 (急忙地)饭盒里都给你装好了。

苏秋种 (拿起饭盒走到门口又返回来)姐，你去看场电影散 散心吧!(还想说什么,看着姐姐难受的样子，转身 欲下)

苏秋华 秋种，(递给苏秋种毛巾、手套)你明明知道唐大娘是 错的，为什么还逆来顺受，为什么要迁就她?你不觉 得这里头有买卖婚姻的血腥味吗?

苏秋种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社会上就兴这个，家家户户都

这样。

苏秋华 我问的是你，你!

苏秋种 我?!我只是个穷工人，动物里头小得不能再小的草 履虫而已。

苏秋华 草履虫再小也是一个生命，为了生存它在顽强地斗 争着。

**苏秋种** 还斗争?!

苏秋华 对!你和美玉要挣脱出来，这种社会风气要改变!

**苏秋种** 哎呀!你还以为真能改变点什么吗?我只求不打 仗，别搞运动，能安安生生过日子，就阿弥陀佛了! (拿起桌上的白菜包子吃着)

**苏秋华** 那还活着干什么?

**苏秋种** 本来就没谁稀罕咱，还得自个疼自个。多吃两个白 菜包子吧!

**苏秋华** 都要像你这样，连白菜包子也吃不上!

**苏秋种** 我怎么了?一不偷，二不抢，勤勤恳恳劳动，本本分 分作人……

**苏秋华** 你混!我说的是你的生活道路，屈从的，麻木的…… 苏秋种 噢!你的生活道路好?!(把包子扔回原处)把青春

献给革命!把热血洒在边疆! 苏秋华 你住口!

苏秋种 我偏要说，大声地说到你心里去!

苏秋华 秋种，不管到什么时候，忘我的献身精神总还是需要 的!

**苏秋种** 需要!为了那几头破羊，你跳进冰窟窿，闹了一身的 病，那也是需要!啊!模范!光荣!可现在呢?!都 二十八了，还没有一个饭碗!(激动中抓起了桌上的 饭盒)懂吗?吃饭的碗!(下意识地把饭盒往桌上一 摔，包子掉在地上，摔烂了。苏秋种发现了什么,赶 忙拾起)肉的?!(忙去拿盖帘上的包子看)

〔苏秋华忙去抢包子。

苏秋种 姐……你……(一阵头晕)

苏秋华 (扶苏秋种坐下)你……你上班累，该吃点好的，我在

家闲待着，吃什么不成?!再说我的身体从小就比你

结实，你小时候害过痢疾、百日咳…… 〔唐美玉跑上。

**唐美玉** 姐，秋种又献血啦! **苏秋华** (一惊)啊?!

**苏秋种** (挣扎着)胡说什么?

**唐美玉** 看，夹在钱里的单据还没来得及扔掉。(取出单据递 苏秋华)秋种，你献血献出甜头来了?!三个月就献 了两次。

**苏秋华** (念单据)“苏秋种献血200CC,六十元整。”这么说 那些钱……秋种，你真混，像个面团任人捏，任人攥， 任人宰割。

**唐美玉** 你冤枉人，秋种和我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叫我答应 他养你 ……

**苏秋华** 啊!我才混，大混球，我怎么就没想到，我应该想到， 应该想到 ……

**苏秋种** 姐，别难过，等你有了工作……

唐美玉 对，等你有了活干，咱们就熬出来了。

**苏秋华** 我想工作，我能干活呀!美玉，秋种，我有的是力气， 我能写会算，我不该让弟弟养活啊 ……

**唐美玉** 姐!别太难过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苏秋华** (喃喃地)让我们上山下乡，号召我们奋勇献身的时 候，谁也没想起我们年龄还太小；可当我们要一个饭 碗，争取工作机会的时候，却都嫌我们太老了。

**苏秋种** 姐 … …

**苏秋华** 难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理想就应该是现在这样 吗?

**(二)**

〔 胡 同 里 。

〔黄冰提着手提包等兴冲冲上。

**黄** **冰** (发观石小二)小二!

石小二 黄冰!黄冰姐，你回来了! **黄** **冰** 半年不见，个子长了。

**石小二** 光长个有屁用!刚下火车吧? 黄 冰 嗯!

**石小二** 嘻，真叫牛子这机灵鬼猜对了。 **黄** **冰** 怎么?

石小二 ·他看尚泉哥一连几天在这逛游，就猜中是你要回来。

黄 冰 小二，(从书包里取出一些书)你快把这些书给他送 去。

石小二 哎!(二人下)

〔石小二拿书欲走。 黄 冰 哎，别说是我给他的。 石小二 哎。(与黄冰下)

〔 赵 家 。

〔赵尚泉一个人在下棋。石小二上，看下棋。 **石小二** 哎，跳马!

**赵尚泉** 绊着马腿呢! **石小二** 炮打车!

**赵尚泉** 隔着俩子儿怎么打?

石小二 完了完了，自己把自己憋死了。 赵尚泉 (感叹地)早就憋死啦 ……

〔石小二故意把书放在桌上。赵尚泉发现书，很有兴 趣地翻阅。

石小二 (故意地)这书没劲。

赵尚泉 好书啊，我找了好久了，你在哪儿弄来的? 石小二 跟同学借的，男同学啊!

赵尚泉 (爱不释手)借我看看。 **石小二** 不行不行。

**赵尚泉** 小气鬼，就用几天嘛! **石小二** 不是我的 ……

**赵尚泉** (突然冷默下来)算了，我不用了。 **石小二** 哎……我就是专为给你送书来的。 **赵尚泉** 给我送书?

**石小二** 我知道，你最爱解难题。

**赵尚泉** 爱有什么用，大学的门再也不会对我开了。小二，你 自己留着，好好拼一拼考大学。来，我帮你选几道 题。

石小二 我?!我跟学校离婚了，瞧，离婚证书都领了。(递 “毕业证书”)

赵尚泉 (读)“成绩合格，准予毕业。”为什么?

石小二 学校说我只能当升学率的分母，当不上分子，把我给 请出来了。(唱)“啊，朋友再见…… ”

赵尚泉 傻小二啊，你知道为了上这个大学，我想疯了，想傻

了，可到头来，嫌我大了，我老了…… 石小二 尚泉哥，这不是你设计的太阳灶吗?

赵尚泉 是啊，它跟我一样，布满了灰尘，爬满了蜘蛛。

**石小二** 你不是说它挺有用吗?怎么又不研究了? **赵尚泉** 没人支持呀!

**石小二** 有，这就是。(递书)这是支持，是爱情! **赵尚泉** 爱情?哪儿来的爱情?

**石小二** 反正不是我和你。这是人家特意为你捎来的，爱情。 **赵尚泉** 你说谁?

**石小二** 你等着吧，一会儿就来看你。

**赵尚泉** (欲奔出又退回)大学生会爱我这个无业游民?我不 需要怜悯，不需要!

〔赵尚泉急速思索一下，匆匆下。

〔胡同里。黄冰、余教授上。石小二从门里出，碰见 黄冰。

**石小二** 黄冰姐，你怎么才来呀?我去找他!(下) **黄** **冰** 小二，小二!

**余教授** 黄冰，他就住在这一带吗?

**黄** **冰** 他就住在这儿，余教授，咱们进去等吧。 〔两人进门。

**黄** **冰** 您随便坐，这半年来他一封信也没给我写，可见情绪

坏透了。

余教授 这两年来，我也接连发出几封信，命运还不如你呢， “查无此人”干脆都给退回来了。

黄 冰 是呀，有时候人的脾气真怪……余教授，要是他有什

么不礼貌的地方，你可千万别见怪呀! **余教授** 不会的。

黄 冰 他们家就他跟他母亲，他妈妈是我的中学老师，脾气 可好啦!余教授，这是他的设计图，您给看看。

**余教授** (看图)很好，很有设想，这个年青人很聪明，而且很

细致，你看，这图画得多么工整。

**黄** **冰** 是吗?可惜呀，自从没考上大学，他的研究工作就中 断了。

**余教授**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个搞事业的人，失去了机 会，那会是很痛苦的。

**黄** **冰** 嗯。半途而废心里舍不得，痛苦；坚持下去吧，困难 重重，也痛苦。

余教授 是呀!这二十年来，我被那个难以查清的历史问题 折磨得忍痛放弃了太阳能的研究， 一度几乎失去了

活下去的勇气 …… **黄** **冰** 余教授 ……

**余教授** 好了，不谈这些。黄冰你放心，我会尽力帮助他的。 **黄** **冰** 我真感谢您。您不知道他的命可苦啦：五岁那年，他

爸爸就丢下他们母子俩走了，再也没有音信 …… **余教授** 为什么?

黄 冰 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当时正受审查，为了不影响尚泉

母子俩的前途，就主动提出离婚，离开了这个家。 余教授 哦 … …

黄 冰 您瞧，这就是尚泉设计的太阳灶。 余教授 噢，很巧妙。

黄 冰 您看这镜面的焦距怎么样? 余教授 这好像是个旧箱子改装的。 黄 冰 是啊。

余教授 这个箱子 ……

黄 冰 这个箱子原来是尚泉的父亲装图纸和资料用的。余

教授您看这镜片的数量是不是太少了? **余教授** (发现赵尚泉照片)黄冰，这就是他吗?

黄 冰 是啊。

余教授 你说，他叫赵尚泉? 黄 冰 对呀，赵尚泉!

余教授 他姓赵?他从小就在这儿住吗?

黄 冰 不，是文化革命以后才搬到这儿来住的。 余教授 他的母亲是位中学老师?

黄 冰 对!是我的中学老师。 余教授 她叫什么?

黄 冰 赵婉瑞。

余教授 (自语)赵——婉——瑞!

黄 冰 她人像名字一样温柔，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有些人老 欺负她。前些年，他们就是借着她丈夫的历史问题 硬是不让她再教书，尚泉也因此失去了招工考学的

机会。这一切拖到现在，似乎都太晚了。 余教授 (自语)原本不该是这样的呀 ……

黄 冰 是呀，他父亲大概以为离了婚，断了联系，是为了他 们好，可他怎么会想到，尚泉除了失去一位分担忧愁 的亲人之外，一点也没能减轻什么。对了，尚泉改装 这个箱子的时候，他妈妈本来是同意了的，可拆开以 后，她却总是说，不该拆开，不该拆开。

余教授 (自语)又怎么能不拆开呢! 黄 冰 怎么?

余教授 (掩饰地)为了孩子嘛!呵!黄冰，我先回去一下。 (匆匆下)

**黄** **冰** 余教授?您，余教授!

〔赵尚泉上。

黄 冰 尚泉，你可回来了!我信上跟你说的那位余教授刚

走 …… (欲去追)

**赵尚泉** 不必了。黄冰，谢谢你的好意。 **黄** **冰**我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赵尚泉** (点点头) ……

〔赵婉瑞上。站在外面听。

黄 冰 那为什么一封信也不回?

**赵尚泉** 我还能给你些什么呢，聪明的小姑娘，你走吧! 〔赵婉瑞进房门。

**赵婉瑞** 尚泉，你怎么这样对待黄冰? **黄** **冰** 赵老师!

**赵婉瑞** 尚泉，你们从小一块长大，黄冰是真心待你好的。 **赵尚泉** 太不值得了。

**赵老师** 孩子，没上成大学，你心里……

**赵尚泉** 我不止一次要求过你，不要谈我的事。

**赵婉瑞** 孩子，谈谈吧，把心里的痛苦都倒出来，不然要憋出 病来的。

**赵尚泉** 为什么非要让我谈?你们不会理解的。 **赵婉瑞** 怎么会呢!

**赵尚泉** 有的时候，我真恨你! **赵婉瑞** 恨我?

**赵尚泉** 对。为什么在我刚懂事的时候就教会我事业这个 词?您带我去看戏、看电影，借了那么多的书给我 读，这些确实唤起了我对事业的强烈追求，成了我的 第一生命。可是命运恰恰做了相反的摆布，我落到 一个无事可做的境地，我闲得都要发疯了!你不会 想到吧?有的时候，我真美慕一头猪，一只鸡，它们 只是为了吃而活着，为了活着而吃 ……

**赵婉瑞** 我可怜的孩子，你不应该这么灰!

**赵尚泉** 这难道怪我吗?小的时候，我所受的一切教育，包括 您给我的影响，全在唱着一首动人的赞歌，里面有悦 耳的旋律，欢欣的礼炮。可当我踏入生活征途的时

候，生活又给了我些什么呢? **黄** **冰** 尚泉 ……

**赵尚泉** 黄冰，你的信我都看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你

想过没有，将来我们两个会怎么样呢? **黄** **冰** 我相信 ……

赵尚泉 我指的是生活本身，你懂吗?譬如我的父亲吧，似乎 是为了我好，他走了，走得远远的，杳无音信，可这副 沉重不堪的重担不是照样压在我们母子身上吗?他 可以从此不再尽作父亲的责任了，一个人无忧无虑



**赵婉瑞** 不要说了，他的心够沉重了。

**赵尚泉** 您的心不是更沉重吗?妈妈，相依为命的年月教会 了我体贴你，心疼你，我不愿意伤害你，可是我必须

告诉你，你那个望子成才的愿望怕不能实现了! **赵婉瑞** 孩子 ……

**赵尚泉** 黄冰，谢谢你的好意，我恐怕……

**黄** **冰** 尚泉，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拒绝余教授的帮助，他看 了你的太阳灶觉得大有发展。你直接去找他吧，他

住在南湖宾馆12号房间。(下) **赵婉瑞** 黄冰!

〔赵尚泉似乎被感动了的思索着。

**(** **三** **)**

〔胡同里。

〔石妈妈从门里出来，碰上牛子爸。 苏秋华闲站在门口。

**牛子爸** 石妈妈，老大的户口报上了? **石妈妈** 还没哪，这不，再去试试。

**牛子爸** 你老千万不要着急，好言好语地央告人家。

**石妈妈** 我知道，求人家，人家还不理哪，哪敢着急呀!

**苏秋华** 求什么!石妈妈，你老就在门口等着所长下班，在饭 桌跟他谈，他要不吐口您就赖着不走。

**牛子爸** 傻闺女，千万不能闹僵了。闹僵了老大的户口更报

不上，人家手里有官印。(下) **石妈妈** 唉 !

〔苏秋华和石妈妈边说边下。石小二出来，看着石妈 妈背影发愣。牛子上，在背后拍了他一下。

**牛** **子** 听说你被学校请出来了? **石小二** 管得着吗?

**牛** **子** 欢迎，欢迎你提前加入我们的行列，这回也可以到处 遛遛逛逛了。(下)

〔石小二哼着《流浪者》插曲进家门。

〔石老大家。

〔石老大正在桌边吃花生米，桌上放着酒瓶子。

石小二 (唱)“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活在人间举

目无亲… …”

**石老大** 又忘了 …… (咕咚咕咚喝着酒)

**石小二** 哥，我再也不唱这个歌了，一定记住!

〔石老大又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石小二** 哥，别喝了，一会儿又醉了。

**石老大** 别管我。

〔石小二欲抢酒瓶子。

**石老大** 好兄弟，记住，别再唱这个歌了，哥哥求求你。 **石小二** 哥，我记住了，记住了。

**石老大** (喝了一口酒，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活在人间举目无亲 …… ”

**石小二** 哥，你也别再唱这个歌了。

**石老大** (抓了一把花生米欲给石小二，又把手抽回来)作业 做了?

**石小二** 没 … … 没作业。

**石老大** 撒谎，现在的学校会没作业? **石小二** 我……我在学校做完了。

〔石老大把花生米给石小二，石小二伸手欲拿酒瓶 子，被石老大打了一巴掌。

石老大 小二，你赶上好时候了，要学好。在学校里好好念

书，尊敬老师，别学你哥。(猛然扒开衣服指着心口) 火红的烙铁烫着这儿，拿不下来，整年整月地烫着



〔石妈妈跌跌撞撞进门来，捂着心口，瘫软地坐在椅 子 上 。

**石小二** (焦急地)妈，怎么了?怎么了? **石老大** 户口又没报上?!(抓过酒瓶)

**石妈妈** 老大，别再喝了!

**石老大** 我叫您不要去碰钉子，您不听，偏要去，偏要去!(大 口喝着酒)

**石小二** 强劳所都开证明了，他们凭什么不给报户口?!

**石老大** 贼!强盗!我从里到外都黑透了，注定要当黑人黑

户了。哈 ……

**石妈妈** 老大，你再去…… **石老大** 再去求他们?!

**石妈妈** 不，去认个错，下个保证。

**石老大** (站起身，拉开抽屉，抓出一堆纸来)检讨、保证，保

证、检讨……有用吗?谁信哪?!(把纸撒了一地) **石妈妈** (为难地)可报不上户口，就分配不了工作。

**石老大** 分配工作?给强劳犯分配工作?!(一阵狂笑。从口 袋里掏出一大把人民币)不用他分，老子有的是钱， 张张都是“大团结”!

**石妈妈** (紧张地)老大，你又……你又 …… (一把抢过钱，往火炉子里填)

石老大 (满不在乎)烧吧，烧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石小二先是愣住了，清醒过来后，忙扑上去抢钱，把 钱上的火苗吹灭，就往口袋里塞。

石老大 (疾恶如仇地扑上去，从他口袋里往外掏钱，大声喊 着)不准你用，这是二歪他们的钱，你不能用。(掏出 的钱里夹着“毕业证书”)

〔石小二忙上去抢，老大怀疑了，不给他。引起石妈 妈的注意。

**石老大** (打开一看，不解地)怎么刚开学就毕业了? 〔小二躲闪着欲跑，老大一把抓住他。

**石老大** (逼问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石小二** 学校说……说我底子薄，又，又扰乱纪律……就，就



**石妈妈** 就怎么了?

**石小二** 就叫我提前毕业了。 **石妈妈** (不解地)提前毕业? **石老大** 变相开除!

**石妈妈** (痛不欲生地)天哪!(昏了过去) 〔石小二忙过来扶石妈妈。

**石老大** (推开石小二，扶起石妈妈，对小二大声吼着)滚!你

给我滚!(一脚把石小二踢倒在地) **石老大** 妈 !

**石小二** (哭喊)妈……

**(四)**

〔胡同里。

〔牛子爸带秦飞上。秦飞欲进门又坐在台阶上。

**牛子爸** 秦飞，怎么了?噢!你的事不敢跟你爷爷说，对吗? 〔秦飞叹气点了点头。

**牛子爸** 没有过不去的河，想开点。要不我跟你爷爷说去。 〔秦飞急忙阻拦，下。

**牛子爸** 唉!这不明明是欺负聋孩子嘛!(进家门)

〔赵婉瑞抱一包棉絮上。苏秋华、唐美玉另一侧上。 **苏秋华** 赵老师，你干吗去了?

**赵婉瑞** 秋华，你说多气人，我跑遍了也没找到一个弹棉花的

地方。

**唐美玉** 羊角胡同不是有一家吗?

**赵婉瑞** 那是独一无二的，棉花套子堆的像山那么高，人家根

本不收活。

**苏秋华** 真没法说，我们在家闲得难受，可社会上有这么多活 没人干。

**赵婉瑞** 多有趣的社会现象，搞经济管理的真该研究研究这 个课题。(下)

**苏秋华** 哎，美玉，我倒想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唐美玉** 干吗?

**苏秋华** 说不定能研究出个就业的门路来。(和唐美玉进门)

〔秦飞家。

〔牛子、三妹、张倩倩、小寒在打扑克；牛子妈忙着家 务；秦爷爷烦躁地来回遛哒。

**牛子妈** 又打扑克，牛子，你们就不能干点正事? **牛** **子** 这就是正事。

三 妹 扣底，我们扣底了。

牛 子 完了，完了，我们又完了。

小 寒 我得走了。(站起来，去挑水捅) 三 妹 不成，不成。

张倩倩 爬一圈，在地下爬一圈。 小 寒我得回家干活。

牛 子 好，我爬两圈。叫他走吧，省得一会儿他后娘又要骂 街了。

〔小寒挑水桶下。

牛子(站起来)有好事，今儿咱几个准有好事。

三 妹 别想耍赖!(欲推牛子)

牛 子 真的，你们看，我这左眼，跳得多厉害。倩倩，你是文

人，说句公道话，看看是不是? **张倩倩** 嗯，右眼跳灾，左眼跳财。

三 妹 哈，财神爷要收你当干儿子啦! 〔 众 哄 笑 。

牛 子 别瞎起哄，这是脑电波告诉我的。

牛子妈 牛子，又瞎扯，忘了上次你爸给你那几拳头啦! 牛 子 他?!老僵化，脑电波都写到书上啦!

张倩倩 真的吗?牛子哥，快讲讲。

牛 子 凡是动物都能放电，人思维的时候放出的思维电波 就会传给接受者，他呢，就会做梦，眼皮跳，耳发烧



〔众青年感兴趣地议论着。

牛子妈 哎哟，这是宣传迷信，牛子你怎么就不会说点进步话 哪。(拿出材料)田主任送来这学习材料你们怎么就 不多学两遍呢?

**牛** **子** 妈，这跟我们是豆腐渣贴对联——粘不上。 〔 苏 秋 华 上 。

**牛子妈** 秋华，你得管管他们，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牛** **子** 我们学习好几遍了，这文章说，有个女工怎么怎么 好，怎么怎么积极，一年干了两年半的活……您说好

不好? **牛子妈** 好啊!

**牛** **子** 我比他还好!我想一年干五年的活哪?可去哪干?

夫哪干? **牛子妈** 你 ……

苏秋华 大妈，牛子说的也是实情。

秦爷爷 你们只要老实、本分，别遛遛逛逛，到处闲逛荡…… 牛 子 您自己也说了，闲逛荡，闲了才逛荡，您有本事叫我

们不闲，我们就绝不逛荡!

苏秋华 闲疯了，跟老头磨牙!找他要路子，他还想开个玉器

厂把你们全请进去哪!成吗? 三 妹 算了，算了。

〔秦飞上。看见秦爷爷要躲。 秦爷爷 秦飞!

〔秦飞站住，不知所措。 秦爷爷 秦飞，回来。怎么回事?

秦 飞 (支支吾吾) … … 秦爷爷 今天又是歇班?

秦 飞 (打哑语急忙解释) ……

秦爷爷 你什么?你今天是什么班?早班?中班? 苏秋华 秦爷，您先别着急。

秦爷爷 不是我着急，一连多少天，我就看着他不对劲，问他 吧，不是歇班就是提前下班。噢!你准是觉得自己 技术提高了，学得不错了，就吊儿郎当不正经干。

〔牛子爸上。

秦爷爷 不成!我得找你们领导去。 〔秦飞拦秦爷爷。

牛子爸 师傅，秦飞上不了班了，厂里把他辞退了，叫他重新 待业。

秦 飞 (打哑语) … …

牛子爸 料石矿矿长的儿子把他给顶了!师傅，厂里需要料

*石……*

**苏秋华** 凭什么偏顶你?!

**秦爷爷** 因为他是哑巴!爷爷都懂了。飞儿，是我错怪了你。 〔静场。秦爷、秦飞进屋。

〔苏秋华踱步沉思。

〔小寒跌跌撞撞上。 一个扫帚飞了出来，牛子拾起， 欲扔回。

小 寒 别摔了，再摔就烂完了。

牛 子 她舍得打你，你倒舍不得一把破扫帚，窝囊废。

小 寒 我娘说，凡是跟我生气摔坏、砸坏了的东西，都得扣 我饭钱，咳!谁叫咱们吃闲饭来着。

**苏秋华** 难道咱们这帮人就真不该活着?

**张倩倩** 刚毕业没考上大学那会儿，我挺高兴，觉得可自由 了，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几 个月以后，好吃的全吃了，好玩的全玩了，整天的闲 着没事干。唉!清早我都不愿意上街，不敢看见那 些忙着上班的人 ……

苏秋华 真难熬啊!成天没什么事急着要你去办，也没谁特 别需要你，你的存在对社会毫无用处，生命没有价 值 。

牛 子 还得受挤兑。

小 寒受不完的窝囊气!

**苏秋华** 这种日子该结束了! **三** **妹** 怎么个结束法?

**张倩倩** 我要是电子学专家准有人三顾茅庐来请我。 **三** **妹** 还是咱们自己没本事。

牛 子 谁说的?!咱们这帮什么能人没有?会做高级家具 的；会修电视机的；会织花样毛衣的；这不，还有会磨

玉的。可就没人用你，白搭，没人用。 **苏秋华** 咱们自个用。

**众** **人** 自个用?!你用我还是我用你?

**苏秋华** 牛子，那回你们几个不是去给人家做了一阵儿家具 吗?

**牛** **子** 唉，别提了，最后人家要给报酬，我们愣是没敢要。 **三** **妹**为什么?

**牛** **子** 怕说搞自搂呀!

**牛子妈** 不要就对了，为了几个钱再弄个什么罪名 ……

**苏秋华** 大妈，这不是前两年了，报上都说了，要想把经济搞 上去，就得活氛点，才能调动积极性。

**三** **妹** 就是。瞧，自由市场都兴起来了。 **牛子妈** 那叫农村贸易市场。

牛 子 我妈就怕说“自由”这个词。

**苏秋华** 现在卖东西都能自由，咱们出力气干活凭什么不能 自由?哎，大妈，你们厂那会儿不也是几个人先拉起 来的吗?

牛子妈 这倒是，田主任挂帅，我们五个大嫂子当骨干，东家 凑钱，西家凑家什……没成想现在买了机器，盖了楼 房，还挣了不少外汇票哪!

苏秋华 哎!你们说这是不是就业最省事最好办的门路?一

不用请客；二不用送礼；三不用磕头…… 牛 子 对!咱们沿街贴告示，揽活儿织毛衣。

苏秋华 对!就用这个办法，揽活儿织毛衣；揽活儿做木工； 揽活儿 ……

张倩倩 那多害臊!你们去揽，我在家里干。

小 寒 怕什么?我去揽。我爷爷就是背个鞋箱子，到处修

鞋养活了我爸，给我爸娶了媳妇才有了我的。

**牛** **子**我跟秦爷学磨玉。秦飞，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 **秦爷爷** 别想鲜点子了，那叫资本主义。

**三** **妹** 您甭那么害怕，现在气候变了。

**苏秋华** 国家有难处，顾不上，我们自个儿把自个儿管起来， 让当官的少操份心，有什么不好?

**牛子妈** 就算好，领导没叫这么干，你也是无政府。

**苏秋华** 这叫帮助政府。您瞧着，要真闹成气候，市委书记敢 发给我们一枚金质奖章。

**牛子妈** 哟?!想的多美。

**苏秋华** 光想是白搭，我就去找街道党委田主任。这个热心 人，说不定会把存折拿来给咱们当本钱哪!

**张倩倩** 他要是不同意呢?

**苏秋华** 我就跟他说，我们待业待够了，待烦了，待腻了，再待 下去人就要发霉了!所以呀，对不起，请求支持。我 们要自谋生路!

**第** **二** **幕**

**(** **五** **)**

〔 胡 同 里 。

〔石老大穿着新工作眼和三妹提着桶拿着刷子上，牛 子爸从院里出来。

**石老大** 牛叔，您早。

**牛子爸** 噢，早，你们这是…… **石老大** 上班!

**牛子爸** 上班?噢!上班，去联社上班?! **石老大** 啊 !

〔牛子、秦飞搬料石上。

牛 子 三妹，找你们刷房子的人多吗?

三 妹 多!都排到下星期三了。(与石老大下)

牛 子 爸!我们磨玉组也开干了，磨的玉猴你们外贸局敢 收吗?

**牛子爸** 敢!别说是玉猴了，就是玉老虎我也敢收!你们是

市委书记支持的新生事物嘛。 **秦** **飞** (打哑语询问) ……

**牛子爸** 放心，我准给你们一个公平合理的好价钱。(下) 〔小寒背鞋箱子上。

小 寒 哪位同志修鞋?咱们态度和蔼，动作利索，当下就得



牛 子 喝，小寒，你今儿开张。

小 寒 是啊，瞧，我爹存的鞋钉全让我借来了。 牛 子 干嘛是借呀?

小 寒 赚了再还他。从今往后宣布独立，不吃他的啦! 牛 子 喝，开天辟地头一回。小寒说话有底气啦!

小 寒 嘿嘿，(腼腆地笑笑)谁知道怎么回事?!跟着联社跑 了一阵，我好像……

牛 子 胆子大了，气势足了，对吧? 小 寒 嗯，对。

牛 子 这就叫自主权，懂吗?自主!

小 寒 哎!自主，自主了!哪位同志修鞋?皮鞋、凉鞋、高

跟鞋 …… (下) 〔牛子、秦飞下。

〔石老大家。

〔石妈妈在收拾房间。

〔牛子妈提着肉上，到了石家门口犹豫着。石妈妈开 门准备倒土，碰见牛子妈。

**石妈妈** 牛子妈，大毛他们家没人呀?

**牛子妈** 不，今天我不是去大毛家，是来你家。

**石妈妈** 来我家?!坐吧。(搬凳子，又换了 一把椅子)哎，坐

这舒服点，来来，再放上个垫子。 **牛子妈**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家老大呢?

**石妈妈** 不在家，去刷房子啦。 **牛子妈** 噢，挺忙的。

石妈妈 您找他?!

牛子妈 啊，也没什么大事，就是…… 石妈妈 (疑惑地) ……

牛子妈 (尴尬地笑笑) …… 石妈妈 您……您直说吧。

牛子妈 这……轻易不来，来了就…… 石妈妈 您别担心我受不住……

牛子妈 不是……

石妈妈 我可不是惯孩子的人，这些年，我可没少打他。

牛子妈 咳!你老说到哪去了。这次我可不是来……我是来 ……干脆，(把肉放在桌上)给，听说你们老大爱吃 馅，给他包顿饺子。

石妈妈 这?

牛子妈 牛子他表哥结婚要刷房子，排不上号，叫我来托个人 情!

石妈妈 大妹子，你可吓了我一大跳，以为老大又闯祸了。 牛子妈 不是，不是，是来走他的后门!

石妈妈 那不是现成的嘛，先去给他们刷就是了。 牛子妈 人家还提了个条件。

石妈妈 什么条件?

牛子妈 点名要石老大给他们刷。 石妈妈 点名要老大?

牛子妈 是啊，粉刷房子咱这“青年服务联社”是独一份，这里

头又数你们家老大最叫得响! 石妈妈 看您说的。

牛子妈 他大妈，这可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哪!瞧，这些日子您 气色可好多了。当初，孩子们吵吵着要自己找活，我

还真提着心哪。没成想街道上支持还不说，连市里 头都来总结经验，还真闹成气候了。刷房这事儿咱 们可是说定啦。

**石妈妈** 放心给人家回话吧。你们这么抬举他，就是夜里加 班也得去刷。可这肉您得带回去!

**牛子妈** 那怎么成!这可是我实心实意的。(下)

**石妈妈** (走到骨灰盒前)孩子他爹，你放心吧，老大这回兴许 真要变好了，有人夸他，有人求他了，你看，还给他送 了礼哪!给咱们老大送的 …… (进厨房-  下)

〔石老大拖拖遢遢地上。身上脸上有好多白点子，手

里提着刷房子用的条帚、桶，进门。 〔石妈妈端着热馒头上。

石妈妈 老大，你饿了吧?先拿个馒头吃，干完了回来妈妈给 你下饺子。你看，这肉是牛子妈送来的，牛子表哥要 结婚，点名要你去帮他们刷房子哪。

**石老大** (冷笑一下) ……

**石妈妈** (拿馒头)给，柜子里有面酱、大葱，我去买韭菜了。 ( 下 )

〔三妹上。脸上、手上都是白石灰点。

石老大看看她，不理睬，洗手。 三 妹 你别洗手呀!

**石老大** 不洗手怎么吃饭?!

三 妹 你，房子刚刷个头，你那算怎么回事?

〔石老大洗脸。

三 妹 你到底去不去了?

〔石老大不语。

三 妹 谁招你惹你了，耍这份态度?!

〔石老大仍不语。 三 妹 倒是说句话嘛?!

〔石老大不语。

三 妹 你……别以为你刷得好，田主任表扬了你几句就翘 尾巴!忘了当初，哪个小组都不要你，秋华姐和我说

了多少好话，大伙儿才同意你来我们组的。 **石老大** 您的情我领了，从今天起我退出。

**三** **妹** 当真?

**石老大** 当真!

**三** **妹** 不后悔?

**石老大** 不后悔。(拿出一张纸)

**三** **妹** (念)“退社申请书”,你，到底为什么呀? **石老大** 什么也不为，老子不干了。

〔三妹匆匆跑下。 〔石妈妈上。

**石妈妈** 哟，老大，怎么不舒服了? 〔石老大推开妈妈的手。

**石妈妈** 噢，是困了吧?那就快好好睡上一大觉，这些日子够

累的了。(帮石老大脱鞋，坐在床边)老大，我还真不 知道你干得这么好，大伙儿都点名要你去刷房子，妈 可熬出来啦!噢，对了，百货店里正卖处理的的卡布 呢，灰蓝色的，挺好看，快，先起来一下，妈给你量个 尺寸，给你也做上一身。(找软尺)

**石老大** 我不要。

**石妈妈** 死心眼子!你现在不一样了，是个有活干的人啦!

上班时候不说，下班可得换洗得干干净净，走到人脸 前儿也是正里八经的个正派人嘛!

**石老大** (受刺激地自浯)正里八经的正派人?!

**石妈妈** 是啊，看你，五尺高的大汉子，长得排排场场的 ……

哎，不罗嗦了，快去买，一会儿怕没了。 **石老大** (拦住石妈妈)妈，你别去了。

**石妈妈** 孩子，你今天是怎么了? 〔苏秋华、三妹上。

**苏秋华** 老大，又炸窝了?这是你的退社申请书?!胡闹。

(撕申请书)

**石妈妈** 什么?老大，你退社了?! **苏秋华** 石妈妈 ……

**石妈妈** 老大呀，你忘了，大伙欢天喜地办社的时候，你一个 人怎么在家里哭来着?是你秋华姐拍胸脯作主收下 的你。那天回来，你偷偷在小本子上写什么来着?

(找出本子) **石老大** 妈 … …

**石妈妈** (打开本子，递给老大)你看看，你再看看。 **苏秋华** (接过本子念)"不痛改前非，誓不为人!"

**石妈妈** “誓不为人”,老大，这可是你咬破了手指头，跪在你 爹遗像前写的呀，孩子，你……你欺负我，骗我都不 说，可万万不该连你那冤死的爹也骗，让他在九泉之 下也不能安神哪……你，你刚好了几天就又犯病了， 我算白疼你了，你……你还算不算个人哪?!

石老大 我，我愿意做个人，做个好人，可谁又把我当个人哪! 他们一边夸我刷得好，刷得快，抢着叫我去刷，争着 叫我去刷；可一边又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生怕我偷了 他们家的东西，连上厕所都要跟着……我受不了，受 不了!秋华姐，饶了我吧!我不光是个好劳动力，我

还是个五尺高的汉子，我想做个正里八经的正派人! **石妈妈** 老大!

〔石老大跑出，靠在电线杆下。三妹追来。

三 妹 刚才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揭你的伤疤。可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退社呀!

〔石老大跑下。三妹追下。

石妈妈 秋华，我懂，老大过去做的那些事难怪人家讨厌他， 恨他。现在他想改，就是真的改好了，一时也难叫人 相信，我不怪大伙，不怪……

苏秋华 石妈妈，您别哭，您应该高兴。

**石妈妈** 高兴?!

**苏秋华** 您想想，过去他偷，他抢，任凭别人怎么打，怎么骂， 他也不在乎，没有廉耻，没有自尊。可今天，他想到 自己是个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要求别人尊重他， 信任他。

**石妈妈** 嗯，嗯。

**苏秋华** 只要老大好好干，坚持干五年、十年，真干出个样来， 就没人敢看不起他了。

**(** **六** **)**

〔 胡 同 里 。

〔小寒，石小二拿电线上。

**石小二** 快点，快点走哇?

小 寒 你着什么急呀!我这 …… (电线缠住脚) 〔牛子骑自行车上。

石小二 人家在带电作业呢，能缩短一分钟就减少一分危险。 小 寒 哎 …… (电线绕在腿上仍弄不开)

石小二 你这笨驴。

牛 子 嘴干净点，他们也是，干吗不等停了电以后再干。

石小二 等停电?那得等十天!你懂吗，这是工人老大哥冒 着生命危险对我们待业青年强有力的支持!

小 寒 好了，快走吧。 石小二 你上哪去?

牛 子 卖玉猴。秋华姐和公园说好了，允许我们摆个小摊

出售玉猴。(下)

**石小二** 盖了。(同小寒下)

〔 秦 飞 家 。

〔牛子妈、秦爷爷在准备给秦飞过生日的饭菜，牛子 爸 上 。

**秦爷爷** 回来了，给你件活看看。(递玉猴) **牛子爸** (看玉猴)好!好!

**牛子妈** 秦飞的玉猴都磨得了，磨得真俏，哎，回头可得给个 好价钱!

**牛子爸** 唉 ……

**秦爷爷** 怎么?遇着不顺心的事啦!

**牛子爸** 您是我师傅，从小看着我长大，这回我真是对不住 您。

**秦爷爷** 怎么回事?

**牛子妈** 出什么事了?

**牛子爸** 秦飞他们磨的玉猴，得压低了价钱收购! **牛子妈** 为什么?

牛子爸 他们联社是小集体单位。

秦爷爷 我懂了，老规矩，一样的货，集体单位要比国营的低 一等。

牛子妈 你们也真忍心，孩子们起早贪黑的整天坐在那儿磨， 手腕都肿了，两个胳膊肘都磨起了一层黑皮 ……

牛子爸 我知道。师傅，要不今天趁着飞儿过生日高兴，就把 这事跟他说了吧?

牛子妈 在饭桌上坑人，糖衣炮弹! 牛子爸 这是章程。

牛子妈 这章程早应该改改了。

秦爷爷 牛子他爸，你也是我徒弟，跟我多年了，你该知道我 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你说

人真得认命吗? 牛子爸 师傅 … …

秦爷爷 我真想找那个画圈把秦飞辞退的领导，还有你们单 位让压价的那个头头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唉! (进屋)

牛子妈 哎，价钱压得不多吧?咱们牛子可也在里头。 牛子爸 不多!不多!

牛子妈 还不如让他们把这批货和那些小猴一块也拿到公园 去卖哪。

牛子爸 哼!恐怕连那些小猴在公园也卖不成了。 牛子妈 怎 么 ?

牛子爸 我们单位已派人到公园交待了。 牛子妈 啊!这么缺德!

牛子爸 收购任务完不成，没辙。哎，待会儿你可不许亮我的 台!

**牛子妈** 你呀，压根儿就不应该同意压这个价!(进屋) **牛子爸** 我又没得一分钱好处，唉!难哪!

〔秦飞兴冲冲上，秦爷爷从屋里出来。 **牛子爸** 飞儿回来了，好，就等你了。

**秦爷爷** 飞儿，你牛叔、牛婶好心给你过生日，瞧，做了香酥 鸭，爷爷也买了鱼。

〔秦飞高兴地笑着，牛子爸、牛子妈忙着摆桌子，大家 入座。

**牛子爸** 秦飞!(递杯子)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咱们给飞 儿过生日。

〔秦飞不好意思地笑了。

**牛子爸** 对，对，你就是大中午生的吧?(看表)好，现在是十 二点整，你整整满二十五周岁，成人啦，成人啦!

〔秦飞高兴地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秦爷爷苦笑一 下猛喝了一口。秦飞主动倒酒，还多倒了一杯，递给 牛子妈。

**牛子妈** 我不喝，不喝。(推脱不过，喝了)

〔大家也陪同一饮而尽。

牛子爸 (被触动地抚摸着秦飞肩膀)飞儿，叔叔不是外人，要 劝你一句，你已经长大成人啦，凡事要想开点，往好 处想，往远处想。就拿你这几个玉猴来说吧，磨得真 不错，就是……

**秦爷爷** 牛叔是怕你不高兴，其实就是价钱上要稍低点。 **秦** **飞** (打哑语)“为什么?”

**秦爷爷** 你们联社是小集体单位。

**秦** **飞** (一下火了，站起来紧张地看着牛子爸) **秦爷爷** 唉 !

**牛子爸** 快，香酥鸭得了，秦飞! 〔无人理睬。

〔牛子提着一个沉甸甸的书包匆匆上。秦飞不安地 走过来从书包中掏出一个玉猴。

秦 飞 (打哑语)“没卖?” 牛 子 公园又变卦了!

**秦爷爷** 那天不是说得好好的，准许你们摆个小摊出售吗? 牛 子 那天是那天，今天他们说什么也不认这壶酒钱了。 秦 飞 (打哑语要去讲理) ……

牛 子 有什么理好讲。人家说咱们这些玉猴是外贸收购公 司打下来的残次品，在那儿出售，外国人买了影响国 家声誉。

〔秦飞气愤欲走。

**牛** **子** (拉住他)别去了，人家压根就不看。 **牛子爸** 是人民公园吗?

**牛** **子** 嗯。

**牛子爸** 怪我少说一句话，让你们白跑一趟。 **牛子妈** 哼

**秦爷爷** 原来说得好好的呀!

**牛子爸** 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嘛!像你们说好了卖给我，我都 和外国人订了合同了，秦飞要不卖给我，不把我也闪 了一下。

**秦** **飞** (气愤打哑语) ……

**牛子爸** 我愿意压价!开始我还以为你们是待业青年，市委 书记支持的新生事物，能照顾照顾，谁知道，顶头上

司非要按集体所有制订价。 牛子妈 忍着吧!

**牛** **子** 你们那辈人忍惯了，我们可不忍!

**牛子爸** 这不成心砸你爸爸的饭碗嘛!我跟外商都订好了合

同，到时候交不上货，就是把你爸爸卖了，也赔不上 那损失钱。

**秦爷爷** 算了算了，别跟你爸爸为难了，反正公园的销路也没 了，就卖给他们吧!

〔秦飞到一边生气地坐下。

**秦爷爷** 飞儿，爷爷知道你难受，可这是没法的事，忍了吧， 啊?孩子!

**牛子爸** 对，牛子，先把这些小猴点给我。 **牛子妈** 你看你，那猴还能长腿跑了!

**牛子爸** (悄声)货到手，我这心才落地。 **牛子妈** 比国营少卖多少?

**秦爷爷** 差不多一千块。

**牛子妈** 什么?少这么多! **牛子爸** 你又掺和什么?

**牛子妈** 你啊，闹了半天你骗我，压价，压价，敢肯压这么狠

哪 !

**牛子爸** 没地方卖不更赔钱吗?

**牛子妈** 谁说没地方卖，在公园不是可以直接卖给外宾吗? **牛子爸** 你……你……快，快去端饭，我们要吃饭了。

**牛子妈** 吃?我可要叫你吃哪!秦爷爷，告诉你，就是他们单

位的人跑到公园去给你们堵的路子。 众 人 真的!?

〔静场。秦飞激动地把几个玉猴一下子推倒在北下， 玉猴掉到地上，滚着，滚着……

牛子爸 唉 !

**(** **七** **)**

〔 胡 同 里 。

〔石小二敲着脸盆上。小寒上。

石小二 过往行人请注意!过往行人请注意!我们青年饭店 明天就开张了，上午炸油条、炒肝、包子，下午晚上饺 子、面条，通宵的。通宵的意思就是二十四小时都有 吃食儿……

〔苏秋华扛箱子上。

小 寒 最后这一句最高级。哎，小二，你不是报名到木工组 了吗?怎么又去饭店了?

**石小二** 秋华姐说我这嗓子亮，借我去吆喝两天。 **苏秋华** 不是借，是长期的了。

小 寒 哈，小二要当广播喇叭了。(下) **石小二** 啊?我得天天站在饭店门口喊?

**苏秋华** 这回不是借你的嗓子，是借你的数学脑袋! **石小二** 我可最没数学脑袋了。

**苏秋华** 没法子，饭店会计偏偏相中了你，让你给他当出纳。

**石小二** 什么,我当出纳?!哎呀!准是你出的馊主意来寒磷 我。你自己说要人尽其用，量体裁衣的。

**苏秋华** 你数学最差，就让你学算账。 **石小二** 你偏心眼，成心逼我。

**苏秋华** 要逼呀!人要逼才能成才!小二，要想法把那张毕

业证书的耻辱找补回来。 **石小二** 我?

**苏秋华** 对!你，石小二!我已经跟会计说了，由他负责给你 补课，你现在就去找他吧。

石小二 秋华姐，别难为我了。这么着吧，只要联社真能成气 候，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辈子!

**苏秋华** 你心甘情愿跟我，我还不心甘情愿要你呢! **石小二** 我哪点儿不好?不吃苦?不听话?

**苏秋华** 你没文化!(动情地)傻小二呀，我真嫉妒你的年龄 呀!好好学吧，到了海边你就知道什么叫辽阔啦!

**石小二** 哎!试试看吧。(下) 〔 三 妹 上 。

**三** **妹** 秋华姐，批个条子，你不是说叫我们买喷雾器吗?会

计说了，得有你这新任大社长的签字。 **苏秋华** 喝!鸟枪换炮了?!

**三** **妹** 我们组发了嘛!(两人进门)

〔 苏 秋 华 家 。

〔唐美玉在教张倩倩勾桌布花样，三妹，苏秋华进门 看着她们。

**唐美玉** 把刚才加的那两针再收了，然后再挂上一根线，喏， 成 了 。

**三** **妹** 可真够复杂的。 张倩倩 这叫什么花?

苏秋华 野菊花。 张倩倩 你见过?

苏秋华 我们农场多的是，一到春末夏初，满山遍野开的都 是。坐到山坡上你就会觉得你简直是在花的世界， 而自己哪，就是花王。

**张倩倩** 花王?那应该编个花冠戴在头上照张相。

**苏秋华** 照了，和我的那个大学生一块照的，(找出照片)你们 看。

众 人 哟，真是花的世界啊 ……

**张倩倩** 野菊花，啊!它有花的媚态，又有菊的韧劲，还有野 的天性，三者对立统一，够浪漫的了。

苏秋华 浪漫，是够浪漫的!农场啊……我们俩管放羊，赶着 一群肉乎乎的老绵羊走啊，走啊，简直要走到天边才 甘心，也不知道害怕，以为把这群老绵羊放好，共产 主义就要来到了似的……哈哈 ……

**三** **妹** 没想到共产主义还这么艰难。

**苏秋华** 也许艰难的课题研究起来才更有意思。

**张倩倩** 怪不得你们俩都报考哲学系。

**三** **妹** 哎，那你怎么没考上呢?

**苏秋华** 别提了，那年，一路去考场，我就想这可是我惟一的，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可不敢砸了，结果到了考场，你 们猜怎么着?

众 人 怎么着?

苏秋华 一听铃声，我吓得先尿了一裤子。 〔众人大笑。窗外露出小寒的头。

小 寒 秋华姐，电话。

苏秋华 哎，别乐了，快跟美玉学吧。(下)

唐美玉 快，你们把这新花样的桌布送上旅游车，准能赚老外 一 大笔。

三 妹 嘿，没的说，等你办喜事的时候，我们小姐妹合伙给 你勾一个。

唐美玉 数你坏，数你坏!说真的，秋种还不知道秋华姐当选

了社长，也不知道你们发工资了，等他一回来准保高 兴 。

张倩倩 那可不，秋华姐挣钱，减轻他负担，他可以早点把媳 妇娶到家了。

〔 苏 秋 种 上 。 苏秋种 谁要娶媳妇?

〔众人一看苏秋种，都笑了起来。 三 妹 谁急着娶媳妇，谁知道。

〔唐美玉不好意思地追打三妹。 三 妹 哟，嫌我们碍事，撵我们走哪! 张倩倩 (拉着三妹)快走吧!(两人下) 唐美玉 我给你看样东西。(拿被面) 苏秋种 姐姐发工资了?

唐美玉 嗯。还有这个。(拿出一套小婴儿服) 苏秋种 啊，我姐想得真周到。

唐美玉 那可不，要不人家当大社长呢! 苏秋种 什么社长?

唐美玉 联社社长。

苏秋种 谁让她当的?

唐美玉 街道党委今天任命的。 苏秋种 这可不大妙!

唐美玉 怎么?

苏秋种 哼，街道上准是看中了她那傻劲，你想想，这帮人是 好领的嘛?!

唐美玉 哟，你不知道，秋华姐真有两下子，这帮人可服她了。 苏秋种 那就更糟!

唐美玉 瞧你。

**苏秋种** 看吧，将来别人一批批招工走了，把她可就扣下了。 **唐美玉** 为什么?

**苏秋种** 当这个头呀，哪儿找这么一个肯卖力气又有能力的 人去。不行，我得劝劝她，把这个官辞了，宁肯在家

闲着，也不能再当这个头儿了。(欲下) **唐美玉** 你疯了。(拦苏秋种)

〔苏秋华从外边气冲冲走进来，似见非见向苏秋种点 点头，直奔桌子，倒了一杯水，咕咚咚地喝完。苏秋 种和唐美玉都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苏秋华** (爆发地)妈的，又闹这一套，以为还是文化大革命那 会哪，糊里糊涂我们就跟着上，呸!没门!

苏秋种 对对对，姐，你可千万不能上 受骗.再给他们出傻 力气了。

**苏秋华** 没错!我把话撂给他们了，这么个闹法联社准垮，我 这个社长没法当!

**苏秋种** 说得好，我这就去给你辞了去。

**苏秋华** 用不着，我自己去。临走，也得把话讲清楚 …… (站 起来欲走)

**苏秋种** 对对，趁热打铁。

〔唐美玉使劲拉苏秋种，苏秋种不理。 **唐美玉** 姐，(着急地)为什么生这么大气?

〔苏秋华站住。

**苏秋种** 甭管为什么,反正咱不干了! 〔苏秋华欲走。

**唐美玉** 姐，你给那病老婆儿的毛衣还没打完哪吧? **苏秋华** 没哪!

**唐美玉** 她要知道你退社，准得掉眼泪。秋种，你不知道，那

老婆儿在床上瘫了五、六年，那件毛衣又是浓又是

血，姐姐愣是给她拆洗干净了…… **苏秋种** 美玉，你……

唐美玉 姐，想想吧，这会儿那老婆儿正等着穿哪!

〔苏秋华似乎又犹豫了，进里屋。

**唐美玉** 你出去一趟是发了财还是怎么的? **苏秋种** 你胡说什么呀?

唐美玉 好不容易减轻点负担，你倒来劲了儿!

**苏秋种** 咳!你呀，不能为了几个钱，把姐姐的前途丢了! **唐美玉** 你!?你高尚，你伟大!

**苏秋种** 你!我也没说你什么 ……美玉! **唐美玉** 甭理我，我就认得钱。

〔苏秋华出门。赵尚泉匆匆上，手拿木料。

**苏秋华** 喝，高傲的骑士，成天躲着我，今天是有何贵干呀? **赵尚泉** 我找秋种帮帮忙。

**苏秋华** 对不起，我弟弟没工夫。

〔赵尚泉进屋。

**赵尚泉** 苏秋华，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

**苏秋华** 我喜欢你!告诉你，你别老躲着我，早晚我要把你调 来 。

**赵尚泉** 我!?哼，对不起大社长，你还管不着我这路段儿。

**苏秋华** 小小年纪，这么僵化，也不睁眼看看，多少人抢着要 入我们社哪!

赵尚泉 苏秋华，我真嫉妒，你的自我感觉总是那么良好。

**苏秋华** 干嘛不好?我们大家从无聊和苦闷中解脱出来，精 神有了寄托，这是天大的好事嘛!

赵尚泉 看你们整天忙三忙四的那股热乎劲儿，真令人美慕。

**苏秋华** 那你就大踏步地跨进来嘛!我们修车组正需要人

哪 。

赵尚泉 不，我怕。我怕跌入更大的失望。不就因为市委书 记来了两趟，报上登了个小豆腐块吗，你们就头脑发 热啦?!

**苏秋华** 热?!一点也不热，我的头脑清醒得很!刚才我接了

一个电话，非要分给我们二十多个待业青年。 **唐美玉** 这不是支持你们吗?

**苏秋华** 他们是支持了，我可没戏了。没有资金马上扩建几 个组，叫他们来干什么活?噢!二十个人排队去卖

大碗茶?两个人赚的钱二十个人去分! **赵尚泉** 这是让你们慢性自杀。

**苏秋种** 怪不得你生这么大气，伤筋动骨了。 **唐美玉** 见鬼，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苏秋种** 好处大了，登报纸，上广播：解决待业青年多少多少， 占多少百分比 … …

苏秋华 一点没错。刚刚就明里告诉我，经验文章已打印出 来了，散发出去了，我要不收下来，落个虚报的名义，

造成影响要我苏秋华负责! **苏秋种** 怎么样，姐，怎么样!

赵尚泉 可耻!这一套都浸透到血液里成为某些人的本能 了!

苏秋种 对，就是这么回事!姐，趁早快撤，压根你就不该接 这个差使。

**苏秋华** 不!我偏要当这个芝麻官，要跟他们要权，企业自主 权，使用人的权力……

**苏秋种** 你还要什么?要不要星星，要不要月亮?

苏秋华 要，要是能摘下来我都要。 苏秋种 狂妄!

苏秋华 这怎么叫狂妄?!噢，光说你们青年是未来，是明天!

没错!但是，我们更是今天，是现在! 苏秋种 现在你是个待业青年。

苏秋华 待业青年怎么了?不管把我挂在天上当太阳，还是 踩在脚下当脚蹬子，我都要放光!

赵尚泉 好!大丈夫，有气魄，可就是有点脱离实际。

苏秋种 可不!我姐这人，就是特别，野心大得很，以为她能 救中国。

苏秋华 我是个中国人，中国的事我就是要管。

苏秋种 管管管，你管得了吗? 赵尚泉 有条件当然应该管。 苏秋华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三人热烈争论起来。 唐美玉 别吵了!别吵了!

赵尚泉 好好!听听她的高见。

唐美玉 秋种，你上回看见那个处理大立灯多少钱来着? 苏秋华 美玉，你样样都好，就是这点我看不上。

唐美玉 我还看不上你们哪!瞎吵吵有什么用?留着点劲儿

奔个一等奖比什么都强。 赵尚泉 有钱难买糊涂涂呀!

唐美玉 谁糊涂涂?我才不糊涂涂哪!叫我说呀，民以食为 天，还得提高人民的生活，叫老百姓手里有钱，劲头 就来了。

苏秋华 那钱从哪儿来?

苏秋种 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干嘛!

**赵尚泉** 光老实肯干那是机器人，要给人创造安排一个好的 条件，好的机会，让他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苏秋华** 光想好事。“创造安排一个好条件，好机会。”谁该给

谁创造，谁该给谁安排?! **赵尚泉** 那让我自己给自己安排?!

苏秋华 对!你应该把你自己安排到我们联社来，这是最好 的办法。

**赵尚泉** 又是你们联社。

**苏秋华** 小心点，早晚我要把你给卷进来。看着吧!哎，你先 来帮忙吧!

〔张倩倩上。 **张倩倩** 我不干了。

**苏秋华** 哈，又来了一个讨债的。

**张倩倩** 你们看，这毛背心打得怎么样? **唐美玉** 不错，又匀又厚实，老人穿挺好。

**张倩倩** 敢情，可那老婆儿吵吵着非要我给她重打。 **苏秋华** 她哪儿不满意?

**张倩倩** 她原先说叫我织小点，要贴身穿。现在织好了，她见 还剩不少线，就又后悔了，非说当初就叫我织件套棉 袄的当外套穿，说我给她弄错了。你看多不讲理?

**苏秋华** 我上回也碰上这么一个主儿，想想人家织件毛衣也 不容易，就重给他织了。

张倩倩 我可没那么好欺负。哼!我爸爸妈妈一个月开那么 多钱，就养活我一个，用得着我整天看人家脸色!秋 华姐，我是在家闲得难受，闲得难受啊!

**苏秋华** 我懂，我都懂。

**张倩倩** 我常想，现在可不能死，死了追悼会都没法开。

**苏秋华** 怎么?

**张倩情** 人家悼词都是一大串，哪年在哪工作，做出什么成 绩，我哪：张倩倩，不幸逝世，享年18岁，没工作过，

也没有贡献，多难为情哪! 〔 众人笑 。

**苏秋华** 我才不想追悼会哪!反正那时侯我早成灰了。我要

的是现在，现在活得好，活得有意义。 **苏秋种** 活得异想天开。

**苏秋华** 反正不像你，得过且过。 **赵尚泉** 哈 … …

**苏秋种** (对赵尚泉)你好，怀才不遇的灰色骑士。

**赵尚泉** (指张倩倩)比她强，不是为了追悼会活着。 〔众人大笑。

( 八 )

〔 赵尚泉家 。

〔赵尚泉兴致勃勃地正在量杯里对着饮料，张倩倩在 一旁帮忙。

**赵尚泉** (加糖，尝了尝)再打开一瓶桔汁。 **张倩倩** 还加桔子汁?

**赵尚泉** 要保证质量嘛。(对桔子汁)再来点香蕉精。 **张倍倩** 再放上三斤白糖好不好?

**赵尚泉** 小丫头片子，目光短浅。

**张倩倩** 把老本都赔上目光才远大?

**赵尚泉** 傻丫头，出道题考考你：两个人卖苹果，小丫头卖一

个赚一毛，一天只能卖两个；小小子卖一个赚一分， 一天就能卖五十个。最后谁赚得多?

**张倩倩** 行了，行了，这谁不懂。

**赵尚泉** 你比那傻丫头聪明多了嘛!倩倩，你就拿这个比例 去对吧!保准有好生意。

〔 黄 冰 上 。 **张倩倩** 黄冰姐。

**黄** **冰** 哎 。

**张倩倩** 尚泉哥，等着听好消息吧!(下)

**黄** **冰** 余教授等你，你怎么没去?尚泉，你不能再这样下去 了!你的勤奋，你的智慧，你的热情都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才能把它们呼唤回来啊!

**赵尚泉** 不必徒劳了。

**黄** **冰** 考不上大学的人多着哪!人们会谅解你的。

**赵尚泉** 够了，你应该记得，我这人是最不能接受别人的谅 解、同情、怜悯……

**黄** **冰** 你也应该记得，这正是我爱你的原因。你……你对

我好一点吧……啊 …… 〔 静 场 。

赵尚泉 是的，在那贫穷的小山沟，冷清的小土窑，我们一同 经受过磨难，也一起幻想过春天。然而，今天现实把 我们的距离拉开了，你已经不能理解我了……大学 生，走你的路吧。

黄 冰 不，我理解你，如果说前些年你痛苦的话，今天，你比 过去更痛苦，因为，原来大家都是无望的，而现在，突 然间，朋友、同志，还有我，似乎步入了希望之途，这 更反衬了你处境的阴影 ……

**赵尚泉** 又让你说对了，聪明的小姑娘。

黄 冰 啊，你又这样叫我了……记得 …… 赵尚泉苦涩的心灵还是关闭着的好。

黄 冰 不，尚泉，打开你的心扉看一看吧，今天比昨天好，一 点点在好。

赵尚泉 那是你们，是你，而不是我。

黄 冰 尚泉，你鼓起勇气自学吧!那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 学。你有智慧、有能力，照样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赵尚泉 噢，我当了专家才能配得上你这个科研人员，对吧?

黄 冰 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成为专家，你应该 成为专家。

**赵尚泉** 我成不了专家呢?聪明的小姑娘。我成不了专家，

你还和我好吗? 黄 冰 我 … …

**赵尚泉** 用你的心回答我。

黄 冰 我希望你当专家，这有什么过错?

赵尚泉 哼，你不敢正面回答我，哈哈……没有高档的工作， 连做人的价值也被贬低了，对吧?我不怪你，这是当 今社会最流行的曲调。

**黄** **冰** 你 …… (出门) 〔余教授上。

**余教授** 黄冰，尚泉在家吗? **黄** **冰** 在家。

**余教授** 他母亲在吗?

**黄** **冰** 赵老师五点才下班。

**余教授** 噢，快带我去看尚泉。

**黄** **冰** 不，您先去，我，我就来。

〔黄冰跑下。余教授敲门。 赵尚泉 进来。

余教授 你……你是赵尚泉吧? 赵尚泉 您?噢!您是余教授?! 余教授 是的，是的。

赵尚泉 余教授快请坐，瞧我这儿乱七八糟的。

余教授 挺好，挺好!(拉赵尚泉坐在身旁，仔细端详着) 赵尚泉 (有点不好意思)我，我应该去看您的。

余教授 一样，一样。

〔赵尚泉拿图纸。

余教授 上次来看了你的设想，回去以后我很不平静，靠自学 而能够得到这样的成果，肯定你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的，不知你是根据……

赵尚泉 是根据我家的老人留下的一些资料摸索出来的。 余教授 能给我看看这些资料吗?

赵尚泉 当然可以。(取出资料交给余教授) 余教授 难得你保存得这么精心、条理。

赵尚泉 可惜已经残缺不全了。

余教授 我带来一些数据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递资料)

赵尚泉 (看资料)教授，这正是我最需要的。 余教授 那就留给你吧。

赵尚泉 不，教授，我知道，资料对您这样的专家来说是多么 重要，而对我来说……恐怕不一定真能起到什么作

用啊。

余教授 为什么?

赵尚泉 教授，像您这样的年纪也许不能理解，我研究这些是 因为它对人是有用的，可是真钻进去以后，又常常怀

疑它究竟会不会有用，有用的东西出自没有用的人 之手，它的前途……说真实话，您有所发现，会是一 种快乐，而我有所发现，常常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余教授** 我理解，因为这种痛苦我也经历过。那痛苦的岁月 几乎等于你的年龄啊!报国无门是我们知识分子最 大的痛苦。

赵尚泉 是的，报国无门呐!(握住余教授的手)当然，我的知 识与您相比简直是文盲，可我渴望知识，我肯于寻 求、探索，学习上苦再大我都可以忍受，可是社会上 的嘲笑、冷漠我很难忍受啊!

**余教授** 首先是我们老一辈人对你们关心不够啊!

**赵尚泉** 我们更需要的是理解、信任!人们天天看见太阳，可 是想不起利用它的能源；正像天天看见我们而不理 会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青春的血液，余教授，这才是用 之不竭的能源呐!

**余教授** 说得真好。

**赵尚泉** 我希望社会对我们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关怀。瞧，见 到了您我很激动，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您不会见怪 吧?

余教授 怎么会呢，相反，听到你这些话，这些心里话，使我这 个做长辈的人感到极大的安慰。因而我想告诉你， 人人都会有不顺心的事，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命运不 公平。可是这些年，我体会到： 一个人在遇到困难和 挫折的时候，固然需要关心，需要支持，可在这样的

时刻最最需要的还是他自己。 **赵尚泉** 自己?

**余教授** 对，自己!不仅仅是自己的自尊，更重要的是有自

信，能自拔，肯自勉，图自强。要自强不息呀!应该 说，一个真正有志气的人是不会被推倒的，因为即使 他倒下去也能靠自己的力量再站起来。

**赵尚泉** 对，不应该被推倒!余教授，我的设想 ……

**余教授** 不要只停在设想上，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用，学以致用 而后是人尽其用啊!

**赵尚泉** 教授，我很早就考虑过应用问题，比如说青年联社的

淋浴室，完全可以利用太阳能…… **余教授** 对，这不是很好嘛。说下去。

**赵尚泉** 我曾几次打报告给市民用机械局，请求他们支持，可 是几个月过去了， 一直没有回音。我的心已经冷下 来了。

**余教授** 不要冷下去，要干下去，拿出成果来，我相信他们会

支持你的。 **赵尚泉** 对。

**余教授** 尚泉，我的……我的这些话…… **赵尚泉** 我都记住了。

**余教授** 这就好!(看表)哎呀，我该回去了。

**赵尚泉** 再坐一会吧!等妈妈回来，吃了饭再走。

**余教授** 不不，那更不好。

**赵尚泉** 那您等一下，我送送您。(进里屋取衣服) 〔余教授留下计算机匆匆下。赵尚泉复出。

**赵尚泉** 计算机?!(念)“留给尚泉用，没有尽到责任的长

辈。"……(追下)

**第** **三** **幕**

**(** **九** **)**

〔 胡 同 里 。

〔赵尚泉追出门。苏秋华上。

**苏秋华** 尚泉，机械局给你来信了。

**赵尚泉** 真的!我正要去找他们呢!(读信，气愤地把信揉成 一 团)

**苏秋华** (把信抢过来，读)“设想很好，社会也很需要，因我们

条件有限，难以支持，望不要灰心…… ” **赵尚泉** 空话，全是空话。

**苏秋华** 尚泉，不要灰心，你暂时还是帮我们联社修理自行车

吧 。

**赵尚泉** 修车，又是修车!我的大社长，目前国外修理自行车 这个行业早就淘汰了。

**苏秋华** 大丈夫有气派，可就是有点脱离实际。尚泉，还是现 实点吧!目前修理自行车在国内还是需要的。

赵尚泉 秋华，你怎么总是误解我呢?修自行车，卖大碗茶， 只要是社会需要我都肯干，使劲地干，拼命地干，态 度好，服务周到，行了吧?可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一 代人仅仅满足于这些?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承担的

全部社会职责吗? **苏秋华** 那你的意思 ……

**赵尚泉** 我的意思，社会绝不仅仅需要大碗茶，就是满街都摆 上大碗茶，四化就会来到了吗?你好好想想吧，历史 的重担终归要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二十年后中 国就要靠我们啦!

**苏秋华** 二十年后中国就要靠我们?!

赵尚泉 建设四化绝不仅仅需要几个劳动力，它需要知识、科 学，需要智慧、人才，懂吗?人才!(欲下)

**苏秋华** 你 … …

**赵尚泉** 我?哼，回家待业!

**苏秋华** (思索着)二十年后就要靠我们 …… (下)

〔秦飞家。

〔秦飞在喂鸟，给鱼换水。场上摆满了花盆、鱼缸、鸟 笼及捕鸟工具。

〔牛子爸拿料石上场。

**牛子爸** 秦飞，秦飞，你看看这料石，看看嘛! 〔秦飞不理睬，仍收拾他的鸟笼等物。

牛子爸 我可是特意给你找来的，做猴山再合适不过了。瞧， 这儿做山头，这凹进去的正好是个山洞，这儿可以做 一个老猴，嘿，这儿正合适做一个小猴。看，这个红

点正好赶在小猴的屁股上，哈……

〔秦飞不理。秦爷爷暗上，看着秦飞。

**牛子爸** 你不想磨猴，磨个鸟也成啊!唉!这些日子你玩鸟，

八成琢磨着磨个黄雀吧! 〔秦飞不满地走到鱼缸边。

**牛子爸** 磨个鱼也成啊!龙并、红帽子，要不磨个热带鱼，神 仙!

〔秦飞气得索性坐下。

牛子爸 飞儿，不管怎么着，你总不能把大叔闪在这儿。外商 的合同都订了，我，我……就算大叔求你帮个忙行不 行 ?

〔秦飞站起来要出门。

**秦爷爷** 飞儿，回来。 **牛子爸** 师傅。

〔牛子兴高采烈地跑上。

**牛** **子** 秦飞，你看，我给你讨换一点粟子来。黄雀呢?你可

真有本事，你是怎么逮着它的?

〔秦飞用哑语告诉牛子捕鸟的经过。

**秦爷爷** 秦飞，你这两天丢下活不干，抓鸟，养鱼，疯跑着玩 ……好了，快去把磨玉凳搬出来练练手吧!啊!你

要是把手艺丢了，爷爷我……我 …… **牛子爸** 牛子，快去搬磨玉凳。

〔秦飞猛站起，欲进屋又犹豫。 〔牛子搬出磨玉凳。

秦 飞 (看着磨玉凳激动不已，把工作服扔到地上，打哑语 表示愤恨)

**秦爷爷** 这事你顶得了吗?飞儿，你就认命吧!练好手艺养 活自己要紧。

**秦** **飞** (打哑语表示自己有力气可以干别的活儿) **秦爷爷** 不争气呀!

〔苏秋华上。

〔秦飞激动地走到苏秋华面前。

**苏秋华** 秦飞，你放心，这个仗我们要干到底! **牛子爸** 看样子，这是冲着我来的。

**苏秋华** 对了。原来说好了按国营定价，现在你们又按集体 压价，出尔反尔你们说话还算话吗?

**牛子爸** 我有什么办法。 **秦爷爷** 忍了吧!秋华。

**苏秋华** 他们欺人太甚了。秦爷爷，你不知道，有些人真可 恨，吃着我们包的饺子，穿着我们织的毛衣，反过来 又歧视我们，挤兑我们，我真受不了……秦飞够能忍 的了：他老实听话，不招谁惹谁，从小坏孩子老欺负 他，把书给他弄脏，笔给他弄断，可他不发火、不生 气，还是乐呵呵地跟他们玩。可这回……牛叔，少赚 点钱没什么,你看把秦飞气成这个样子，你们真忍 心，把好端端的小伙子给毁了吗?

牛 子 那批玉猴我们是不给磨了。你们就死了心吧!

**牛子爸** 秋华，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能不疼你们吗?可这是 没办法的事啊!秋华，你就帮帮你大叔这个忙吧，我 念你一辈子好处!

**牛** **子** 这会儿您又说这个了，忘了那天怎么在饭桌上坑人 了?

**牛子爸** 你们不交给我们公司那批玉猴，我们公司就得和外

国人撤销合同，国家就得赔款一万元呢! 众 人 什么?

**牛子爸** 撤销合同，赔外国人钱，你们不知道? **牛** **子** 那也不用赔那么多呀!

**牛子爸** 多?!两万元也买不回来国家的信誉。 牛 子 知道这个你们还压价!

**牛子爸** 这不是过去留下来的老规矩嘛。 **苏秋华** 错了就该改!

**牛子爸** 复杂的事多着哪，牵一发动全身，眼下还得按这个章

程 办 。 **苏秋华** 唉 !

〔秦飞拿起料石，走到磨玉凳前坐下。 **苏秋华** 你又想忍了?

**秦** **飞** (打哑语) … …

**牛** **子** 就你爱替国家想。

**苏秋华** 我算服你了。 **牛子爸** 好!好!

〔苏秋华感动地拍拍秦飞。众人围着秦飞。秦飞笑 笑，飞快地磨起料石来。

( 十 )

〔 胡 同 里 。

〔小寒从侧幕抱着两个新暖壶上。牛子爸下班回来。

**牛子爸** 喝，小寒，新买的暖壶? **小** **寒** 嗯!

**牛子爸** 这回你后娘该冲你乐了吧?

小 寒 打我挣钱那天起，我妈就老冲我乐。 〔小寒下。苏秋华上。

**苏秋华** 牛叔，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晚?

**牛子爸** 刚开完会。唉!秋华，关于玉猴压价的事，我们公司 挨批了。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

**苏秋华** 牛叔 … …

**牛子爸** 对了，我们领导叫我告诉你，我们支援你们几个小马 达，按在磨玉凳上，也算搞个机械化嘛?!

**苏秋华** 太谢谢了。牛叔，以后需要你们的地方还多着哪!

**牛子爸** 没说的。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嘛。(下)

〔石小二、石妈妈上。石小二抱着新买的电视机。 **苏秋华** 电视机买回来了?

**石小二** 啊!十二寸的。(拿出学员证)

**苏秋华** “电视大学学员证”,我的好小二啊! **石小二** 你可把我推到海里了。

**苏秋华** 那你就痛痛快快的游吧!石妈妈，将来你们小二该 看不起我们了。

**石妈妈** 他敢!看我不砸断他的腿。他们哥俩要是没有你们 那有今天呐。

〔苏秋华、石妈妈、石小二边说边下。

〔石老大家。

〔石老大、三妹在修喷雾器。石妈妈来回忙着。

**石妈妈** 秋种的新房你们可要好好刷，他这婚可结得不容易。 **石老大** 苏秋种这回可真造反了，不等丈母娘同意就把事办

了 。

**三** **妹** 本来嘛，要我早办了。哼!你不是要卖闺女吗?我

一分钱不给，悄悄登个记，把人接过来，看你怎么办! **石老大** 说得轻巧，真到事头上就难了。

**三** **妹** 不信你瞧着，只要是我看上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数落 他，瞧不起他，我都敢爱，使劲的爱……(忽然意识到

什么,脸涨得通红，顺手把喷雾器拉过来，猛一开开 关，石灰水喷了老大一脸。三妹忙掏出手帕帮老大 擦，从口袋里掉出一把钥匙。

**石老大** (拾起钥匙关切地)马大哈!仓库里七七八八值不少 钱哪!

**三** **妹** 我哪是拿钥匙当保管的料。(收钥匙)

**石老大** 学嘛!将来发展成建筑公司，你还得当经理呢!

**三** **妹** 经理?!我还当经理!(笑)将来——将来到底会怎 么样?

**石老大** 像秋华姐说的，成立个大服务联合企业，吃、穿、住、 行，咱全包了……

**三** **妹** (打断地)我说是咱们自个儿?

**石老大** 咱们自个儿?!长大了，长老了呗!

〔小寒喊声：“三妹，仓库等你开门呢。” **三** **妹** 哎!(匆匆下)

〔石妈妈与石老大耳语。 **石老大** 哪跟哪呀，您真会瞎猜。

**石妈妈** 我看是那么个意思……嗯，准是那么个意思，要不她

紧问你将来是什么样干嘛! **石老大** 妈 ……

〔石小二吃着豆从屋里出。

**石妈妈** 小二，别看你哥俩都挣钱了，也不许糖呀豆的瞎买。

攒点钱，这回兴许能给你哥说上个媳妇了! **石老大** 我不要那个。

**石小二** 我要。 **石妈妈** 没羞。

**石小二** 我要个嫂子。我哥这么个好小伙子，凭什么娶不上

媳妇?

〔苏秋华上。

**苏秋华** 说得好!老大，看上谁了?我给你当红娘。

**石妈妈** 秋华 … … **石老大** 妈 !

〔众笑。石小二下。

**石妈妈** (拿出 一个窗帘)秋华，看我给秋种绣的这个帘子怎 么样?

**苏秋华** 哟，鸳鸯戏水，真鲜亮。石妈妈，别着急，这回是秋

种，下回就轮到你们老大了。 **石妈妈** 那我可要跟你要样大物件。

**苏秋华** 什么? **石妈妈** 房子。

**石老大** 妈，您想得太远了。

苏秋华 怎么,不该想?连我都想了。放心，石妈妈，再过两 年我们自个买地皮、盖房子，给你家老大分个带套间 的新房娶媳妇。

**石妈妈** 哎!那我就等着抱孙子啦!

〔众笑。石老大害羞欲走。

**苏秋华** 老大别溜，我有正事要跟你说。你们组仓库里还有

地儿吗? **石老大** 干吗?

**苏秋华** 百货组添置了不少东西，没地儿放，想先放在你们仓 库里。

〔门外小寒、三妹上。 小 寒 走!找秋华姐去。 三 妹 找谁也白搭。

小 寒 我就不信秋华姐管不了你。 三 妹 去找吧，我就在这儿等着。 苏秋华 什么事?进来说。

〔三妹与小寒进屋。

三 妹 秋华姐，他们百货组把货拉到我们门口，非逼着我要 钥匙，要把东西放在我们仓库里。

苏秋华 你们仓库里不是还有地儿吗?

三 妹 仓库里是有地儿，可我心里没谱。 小 寒 瞧这话说的。

三 妹 他们百货上电视机、录音机、皮鞋、毛线一大堆，值那 么多钱，我可不敢当这个保管。

小 寒 那总得有人管。 三 妹 你革命你管。

苏秋华 三妹，越说越不沾边了。

三 妹 本来这个保管我就不想当，这回冲他们这狂劲…… 石老大 你经点心管不就成了。

三 妹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小 寒 瞧这劲儿。

三 妹 你劲儿好，给你。(把钥匙交给小寒，下) 小 寒 唉!这怎么成。(把钥匙交给苏秋华，下) 石妈妈 三 妹……

石老大 别理她，想不通的事怎么说也白搭。 苏秋华 三妹倔起来比我还倔。

石妈妈 我倒喜欢这倔劲儿。 石老大 妈!这是讨论工作。

苏秋华 唉!总不能叫那些东西在外头过夜呀!虽说联社现 在发了，闹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唉!没想到三妹唱

了这么一出，真把我给难住了。(欲下) **石老大** 秋华姐，这个保管我来当吧?

**石妈妈** (急拦)不行，不行，可不行!秋华，他没上几天学，数 目字都弄不清。

**石老大** 瞧您说的。进进出出不就是加加减减嘛，我还不 会?!

**石妈妈** 他丢三落四的，哪天再把钥匙丢了。

**苏秋华** 这好办，拴个长长的绳子挂在脖子上。

**石妈妈** 别再说了，这事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同意。

**石老大** 妈，您不是成天叫我多帮秋华姐给联社出力吗?

**石妈妈** 孩子，你加班加点吃苦受累妈再心疼也不拦你，可这

事你就依了妈，千万不要干。 **石老大**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

**石妈妈** 傻孩子，别看你力气大，这钥匙你拿不动。 **石老大** 您越说我越糊涂了。

**石妈妈** 唉呀!那里头尽是值钱的东西，万一有个差错，你就

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 〔石老大、苏秋华愣住了。

石妈妈 孩子，不是妈想惹你伤心，是妈(指心口)这儿刀口太 深啦。当初人人都指着你脊梁骨，我心里像是一把

把刀子在砍、在扎呀。孩子，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让 妈这心舒坦舒坦吧，啊?再要有点什么缠不清的事， 妈可是受不住啦!秋华，别怪你大妈说这么多落后 话 。

苏秋华 不!不是落后话，是我这个当姐姐的，没您这个当妈 妈的想得周全。

**石老大** (十分痛苦地)也许，我是不大合适!

〔 静 场 。

**石妈妈** 老大，人要知足，别想得太高了。你能老老实实干 活，安安分分作人，过两年娶个好媳妇，生个胖小子， 就一百一啦!

**石老大** 我在强劳所的时候倒是常常这样想!可今天 … … 也 许人天生就是不知足?!

**苏秋华** 人天生就是不知足?!对!类人猿觉得爬着走不舒

服，就试着直起了身子，一来二去它就变成了人；可 猴子却安于爬上爬下，所以到今天，它还是猴子。

〔 静 场 。

**石老大** 秋华姐你说得好。妈，你反过来想想，也许正因为我

有糖儿，最经不得事，当保管才最牢靠。 **石妈妈** 老 大……

石老大 过去的污点逼着我更得尽心，别人尽十分，我得尽十 五分、二十分，连睡觉都得睁着眼，仓库不就万无一 失了吗?

**苏秋华** 老大 ……

**石老大** 秋华姐，这些天我总琢磨着，干吗市委书记来蹲点， 报社电台要来采访?咱们到底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了?!

**苏秋华** 他们说我们是在困境中创业，在为四化作贡献。

**石老大** 妈，您听见了吗?我们也在为四化作贡献!您就别 拦我了。秋华姐，快决定吧!

〔苏秋华激动地把钥匙交给石老大。

**石老大** 秋华姐，我现在就让那些东西入库。(跑下)

**苏秋华** 石妈妈，你看，老大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了。

**(十** **一** **)**

〔 胡 同 里 。

〔赵尚泉又在电线杆下百般无聊地踱着步，手里拿着 那个电子计算机。石老大手拿着一串钥匙急匆匆 上 。

**石老大** 尚泉，看见秋华姐了吗?

**赵尚泉** 没看见。什么事这么着急?

**石老大** 机械局本来答应拨给淋浴室一台小锅炉，可刚才拉 来了一车铁板，我没敢收。

**赵尚泉** (笑笑)这是叫你们发挥能动性，铁板焊起来不就是 锅炉嘛!

**石老大** 我估摸也是这个意思。

**赵尚泉** 我跟机械局打过交道，他们办事就是这样，这多省事 呀!

〔 苏 秋 华 上 。

**石老大** 他们倒省事了，可咱们玩得转吗? **苏秋华** 什么事玩不转了?

**石老大** 机械局没给锅炉，给拉来一车铁板。我…… **苏秋华** 啊!真是说到做到!好，收，先入库!

**石老大** 秋华姐，咱联社可没这号技术人。

**苏秋华** 这你就放心吧!喏，这位不就是吗?!

(指赵尚泉)

**赵尚泉** 大社长，您别抬举我了。(下) **石老大** 你捣的什么鬼?

·299·



**苏秋华** 自有用场。老大，入库! **石老大** 好，入库!(下)

〔黄冰手提两包糖上。

**苏秋华** 黄冰，买来啦?(接过糖)太好了! 黄 冰 秋华姐……(二人进门)

〔赵尚泉家。

〔黄冰在门外犹豫着。

苏秋华 黄冰，进来。尚泉，拿个盘子来。

(一把撕开手里的糖袋) 赵尚泉 这是干什么?

苏秋华 你们请吃糖，我给你们道喜呀。 一会儿还有客人来 呐 。

**赵尚泉** (看黄冰 一 眼)莫名其妙!(进内屋)

**黄** **冰** 秋华姐，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哇?你让我买 这些 ……

**苏秋华** 有喜事，傻妹子!尚泉虽说是研究太阳能的，可他对 热度还有点不适应，还得咱们慢慢地给他加温。

**黄** **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可我 … … **苏秋华** 不光是你，是我们，包括老一代人。

〔余教授敲门。

**苏秋华** 瞧，来啦!科学家是最遵守时间的。请进! **余教授** 秋华同志我来了。黄冰你也在。尚泉呢?

〔苏秋华指里屋。 **余教授** 尚泉……

〔赵尚泉出。 **赵尚泉** 余教授，您?

·300·

**余教授** 我是找联社主任同志报到的。 **赵尚泉** 报到?

**余教授** 对。市委书记亲自交代的任务，说是秋华姑娘点的

将，我当然要来。

**苏秋华** 余教授，太感谢您了。

**余教授** 这是我应该做的，责无旁贷呀! **赵尚泉** 秋华，这是……

**苏秋华** 尚泉，这得感谢你!那天，你冲我发了一顿火，我回 去一夜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清早，就跑到市委书记 家里，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地向他说了。

赵尚泉 好哇!小汇报的结果呢?

**苏秋华** 市委书记说：“这个姓赵的小伙子，戴着一副望远镜 咧!"

**赵尚泉** 望远镜?

**苏秋华** “要不怎么比我看得远哪，年轻人有亲身感受，这是 有感而发呀!"

余教授 对，他还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习惯于平地稳步而 行，年轻人却喜欢上台阶，一步跨两蹬、三蹬才过 瘾!”尚泉，你看老一代人还是理解你们的吧?

赵尚泉 对，理解，太理解了! 苏秋华 还有叫你高兴的事哪! 赵尚泉 快说!

苏秋华 他当下和我商量：要是咱们青年服务社研究生产“太

阳灶”,有什么困难? 赵尚泉 他支持搞“太阳灶”?!

苏秋华 对，他说这不仅是搞“太阳灶”,里面还包括我们联社 将来发展的方向问题呢!他答应调拨给我们原材

料。这不，铁板都运来了。技术上嘛，亲自给我们聘 请了一位太阳能专家来当顾问。

**赵尚泉** 谁呀?

**苏秋华** 余教授! **赵尚泉** 太好啦!

**苏秋华** 你说这糖该不该吃! **赵尚泉** 该吃，该吃。

〔赵婉瑞上。

**赵尚泉** 妈妈，这就是送给我电子计算机的余教授。

〔两位老人面面相觑。 **赵婉瑞** 谢谢!

**余教授** 不，您作为母亲，为尚泉付出的心血是难以用计算机 来计算的。

**赵婉瑞** 这是我的责任。您对尚泉 …… **余教授** 作为一个长辈，我做得太少了。

**赵尚泉** 余教授，这是关于淋浴室利用太阳能的设想。(递上 图纸)

**余教授** 太阳的热能也像亲人之间的情感，它应该是永恒的。

**赵婉瑞** 对，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延长而消失，更不会因为外界 的冰冻而减退。

**赵尚泉** 余教授，妈妈鼓励我研究太阳能的时候，总是用这两 句话来启发我。

余教授 要记住这两句话，它是很深刻的。我完全理解。

〔余教授打开图纸，落出几封没有发出的信。眼快的 苏秋华抢到几封。

**苏秋华** (念)“黄冰亲启，黄冰亲启……黄冰亲启…… ”

〔黄冰接信，激动地跑下。余教授示意赵尚泉。赵尚

泉追下。

**余教授** 年轻人呐!

**苏秋华** 真是意外的收获!(下) **余教授** 真是太意外了。

**赵婉瑞** 并不意外，这是历史的必然。

**(十二)**

〔胡同里。

〔黄冰、赵尚泉深情地并肩而行。苏秋华故意咳嗽 一 声，二人跑下。余教授、赵婉瑞出大门。

**余教授** 婉瑞，告诉我们的儿子吧，叫他去找我。 **赵婉瑞** 我和儿子一起去。

〔余教授下。

**苏秋华** 你们的儿子?噢!又 一 个意外的收获!赵老师祝贺 您!

〔赵婉瑞、苏秋华进门。 〔唐美玉、苏秋种上。

**唐美玉** 秋种，姐夫又来信了。 **苏秋种** 啊!又来信了?

**唐美玉** 怎么?姐夫真的变心了，不跟姐姐好了?

**苏秋种** 可不!姐夫来的那几封信，都是这么写的。 **唐美玉** 你亲眼见了?

**苏秋种** 发现姐姐情绪不对头，我就把那几封信，偷偷看了。 〔苏秋华上。

**唐美玉** 姐，我们到处找你。

苏秋华 什么事?

唐美玉 天大的好事!

苏秋种 你看，招工登记表。 苏秋华 谁的?

苏秋种 你的，特殊招工，就你一个。 唐美玉 小点声，快到屋里说去。

苏秋种 快点填上，明天就得交。

唐美玉 可熬出来了，快点填吧!

〔苏秋华、苏秋种、唐美玉下。

〔苏秋华家。

〔石老大忙碌着刷新房。三妹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他。 石老大 (回过头来)你老傻看着我干吗!

三 妹 你才傻哪!

石老大 还为那仓库的事生气哪? 三 妹 你，你就真的不明白?!

石老大 我，我不敢明白…… 三 妹 我跟我妈都说了。

石老大 你妈说什么?

三 妹 说举着探照灯也难找着你这样的好人! 石老大 我，……我不好!(欲走)

三 妹 你好!回来! 石老大 我不好!

三 妹 你就好!

〔唐美玉上。

石老大 我不好!(发现唐美玉，匆匆下) 三 妹 就是好。(下)

〔唐大娘边嚷边上。

**唐大娘** 美玉，美玉，你们真的登记了? **唐美玉** 嗯 。

**唐大娘** (发现新房)唉!房子都粉刷了。 〔苏秋种兴冲冲地拿着礼物上。

**苏秋种** 美玉，美玉，看，师傅送的。

〔唐美玉递眼色。苏秋种看见唐大娘。

**唐大娘** 喝!礼物全收下了?!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当娘的 吗?

**苏秋种** (忙鞠躬)娘!

**唐大娘** 不成，我没点头，这个婚就结不成! 〔苏秋华上。

**苏秋华** 大娘，他们俩都不小啦!

**唐大娘** 沙发哪?大立柜哪?说好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吗?

**唐美玉** 娘!你干脆给我头上插个草，拉到街上去卖了吧! 换回电视机、录音机、沙发、大立柜!够你用三辈子 的啦!

唐大娘 (气得发抖)你……你……娘还能活几天?我要那大 立柜干吗?还不是心疼你们!要是你们年年能长工 资，我还用操心吗?可现在难指望呀!你们结了婚， 再有个孩子，一个月几十块钱，什么东西也难买下。 娘逼着你们现在把东西都置办齐了，是为了你们将 来日子过得松快点，富裕点……可你们……你们还 怪我，怪我……

(委屈地哭着下) **唐美玉** 娘 … …

**苏秋华** 唉!错怪了她，她是穷怕了才想出这么个笨办法!

**唐美玉** 姐，招工表填好了吗?

**苏秋种** 你别犹豫了，这么好的单位你还不满意?

**唐美玉** 姐姐不是不满意，是舍不得离开联社那一伙。 **苏秋种** 这可是铁饭碗。

**唐美玉** 你走了联社照样办得挺好!

**苏秋种** 天底下少有这号傻瓜——放着这么好的单位你不 去，非要卖一辈子大碗茶。

**唐美玉** 没办法，社会就这样：同样是穿白大褂，可是当炊事 员的比医生就低三等。

**苏秋种** 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会这么看。给，姐夫又来信了。 (递信给苏秋华)

**唐美玉** 你快填了交上去吧!就凭你的本事，去了几年就能 混上去，和姐夫就平起平坐了。

**苏秋华** (感叹地指着招工表)这么说，我的身价命运就由一 张纸来摆布?!(长叹了一口气，进里屋)

**苏秋种** 姐 … …

**唐美玉** 别说了，他们来了。

〔张倩倩、牛子、秦飞拿椅子上。 **张倩倩** 美玉，你看。

**牛** **子** 怎么样? 唐美玉 真不错。

**秦** **飞** (向苏秋种打哑语说明椅子的来源) **苏秋种** 牛子，你是到仓库里挑的?

牛子咱不就有这点权吗!

〔小寒拿布娃娃上。石小二随上。 小 寒 听说秋华姐要被招工走?

唐美玉 小寒，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吧?你们看，小寒还真有点

艺术眼光呢!

**石小二** 说真格的，秋华姐是不是要招工走?秋种，秋华姐真

的要走吗? 苏 秋 种 … …

〔苏秋华上。

**苏秋华** 是真的，你们看招工登记表。 〔众人惊异，议论。

**小** **寒** 几个名额?

**苏秋华** 一 个。

**唐美玉** 这是特殊招工，人家点名要秋华姐。

**张倩倩** 怎么?把大社长抽走!

**牛** **子** 拔萝卜呢，专捡大个的挑!

**小** **寒** 秋华姐，要可以，你给他们提个条件：再搭上两个。 **张倩倩** 把你带上。

**牛** **子** 对，西红柿搭葱头——把他也带上。 〔众人笑。

小 寒 我娘看着咱们这摊不放心，怕不长远。 **石小二** 又是你后娘。

**苏秋种** 小寒说的也对，要是万一下了一道命令 ……

**张倩倩** 你们没听说，国家、集体、个人是社会主义经济三条 腿!

**苏秋种** 说是说，万一……

**石小二** 你还想国营一条腿闹金鸡独立呢?!小心嘴啃泥! **张倩倩** 我们舍不得你走。

**三** **妹** 秋华姐，你别走! 〔众人议论纷纷。

**唐美玉** 你们高抬贵手让我姐走吧!要不然，我姐夫就真的

不要她了!

**苏秋华** 美玉，你胡扯些什么?

**苏秋种** 你别再瞒着了，姐夫来的几封信我全看了。 **苏秋华** 你，你怎么偷看我的信?!

**唐美玉** 他是心疼你。别看你在外边有说有笑挺高兴的，自 己回家来偷偷流眼泪。

我知道你心里受不了，受不了!

**苏秋种** 姐!咱爹妈死得早，这些年就没过过几天舒心的日

子。好不容易生活上富裕点了，可姐夫他又 …… **苏秋华** 秋种你别说了。

**苏秋种** 我姐可是个好人哪!我求你们大家就让我姐 ……

〔苏秋华进里屋。 〔静场。

**秦** **飞** (打哑语表示同意) **苏秋种** 秦飞，我谢谢你啦。 **张倩倩** 我也同意啦!

**石小二** 秋种，咱是铁哥们，没的说。牛子，快表个态。爱情

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个朱丽叶为这都自杀了。 **石老大** 秋种，把你姐夫地址给我。

**苏秋种** 干什么?

**石老大** 我找他算账去。

**三** **妹** 哎!这可不是用拳头说话的事。

**石老大** 我是去找他说理。我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听，叫他 重新认识认识秋华姐，也认识认识他自己。联社社 员怎么了?咱们哪点比他差!?

牛 子 对!我也去，非跟他讲讲这个理不可! 〔苏秋华上。

**苏秋华** 你们找他干什么?

**石老大** 秋华姐，我是想问问他：凭什么看不起你，看不起大 伙 。

苏秋华 与其问他还不如问我。因为是社会上对我们的偏见 在他的头脑里起了作用，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我们 也就门不当户不对了。

**张倩倩**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看不起我们集体经济，人家可不 认为我们干的也是一番事业!

**石老大** 也真怪!中央一再发文件，连市委书记都亲自出马 了，还是不行。

赵尚泉 从根本上说，有些人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一代青年人。 牛 子 对!好像他们就没从青年时代过过， 一落地就长胡

子 。

**苏秋华** 没错。

小寒 你们这么几句话就能说服人家?我说句老实话吧!

你们可别跟我利害啊!我要是你姐夫 ……

**三** **妹** 变得更快! **石老大** 败兴。

小 寒 这不是明摆着吗?人家计算尺一拉，显微镜一看，论 文就出来了。可咱们呢?

苏秋华 咱们怎么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咱们这些人照样能 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小 寒 什么精神财富?

苏秋华 把这些旧的道德观念，彻底给颠倒过来! 赵尚泉 别赌气，要赌志!

苏秋种 怕没那么容易。

赵尚泉 没那么容易也得干!要不是当时中国妇女自己解放

自己的话，恐怕到现在你们家美玉还襄着小脚呢? 〔 众 人 笑 。

**三** **妹**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就能把社会风气改变了?

苏秋华 总是要有人带这个头嘛!要是咱们全国的待业青年 坚持把这个事业干下去，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就会 来个彻底地变化。

**石小二** 对啦!这就是咱们创造的最高级的精神财富。

**石老大** 我看能行。全国像咱们这样的待业青年有上千万 呢!

〔众人议论纷纷。

**唐美玉** 别吵了，别吵啦!到那时候都改变了，我姐夫也想通 了，我姐姐呢?早变成老太婆了。

**苏秋种** 今天可是我姐的关键时刻，你们大伙可别不仗义



〔众人大声吵吵着。

**尾** **声**

苏秋华 (走向观众)瞧，又吵吵上了!我们这些人哪，就是这 么吵吵着过来的。吵吵就是思索、寻求，就会前进、 发展!就能拂去灰尘，闪出金子的光泽!这大概就 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特点吧?!(向侧幕)小伙子， 姑娘们!

〔众人出，排成一排。

苏秋华 (对观众)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怀!

**全剧终**